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29 冊

DUXI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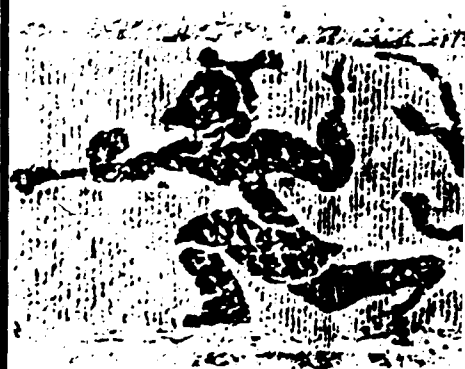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29 册



第二十九冊目錄

朱子年譜考異卷三至卷末	一
重訂朱子年譜	二八七
朱子年譜	三五三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四七九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李本有正月條奏救荒事宜一條注云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等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租秋苗丁錢并行住催按此復回紹興官次所奏在二月非正月也救荒事宜條奏甚多非止此奏僅載其一亦爲太畧洪本系於辛丑視事西興之下今亦不取

奏劾衢州守李嶧

按奏狀言其親戚方在政路此謝廓然也廓然以辛
丑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壬寅六月罷正月間正在政
路或疑指王淮朱子上時宰書王淮言按劾不行反遭
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詳其語意則非王
淮也洪本後云先生在浙東陳賈謝廓然趙彥仲首
攻之此語必有所據疑爲廓然所攻而朱子去官以
俟朝命自劾狀云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又狀云
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蓋婺衢爲還閩之路由
此去官以還家也行狀年譜皆不及劾李嶧事故不

可詳考而輒以意擬之如此○已亥在南康答呂伯
恭書云李嶧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或與此同名抑此
誤也文集目錄作李嶧當更考○朱子初奏衢州守
倅皆已逼替其後守沈宥一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赴
任則李嶧自以任滿解罷非別有處分也按救荒事
宜全在得人而號令州郡又在按劾官吏畏懼不爾
則百方措置皆爲具文矣朱子於浙東多所按劾而
於李嶧事未蒙施行屢以爲言行狀叙救荒太畧而
於按劾皆不之及年譜視事西興注大概本之行狀

增人賈祐之朱熙績而其他亦未及今依文集悉載於譜而并及留趙善堅許令令佐自陳嶽廟兩條以見救荒之所重至於措置事宜科條詳密有不可以或遺者乃備載其目於後云

永康陳同甫來訪

李洪本皆系於王子今據兩家文集改正○按朱子於壬寅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父來見朱子則在巡婺州時也壬寅通書卽在其後朱子與同父第一書可考同父壬寅書亦言之壬寅歸後有見顧之約

丙午亦有來春命駕之語其至否則無可考若壬子
之來訪則兩家文集俱不之及同父以癸丑第朱子
有書與之亦不言壬子之來也年譜蓋誤以壬寅爲
壬子而未詳考其實耳○龍川集與朱子書凡八自
壬寅至丙午歲月皆可考其通書在壬寅相見後以
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見但同父每歲遣使丙午以
後不應無答書疑其皆通問語故不載文集耳朱子
文集與同父凡十三書其丙午以後丁未癸丑兩書
皆答同父不知龍川集何以缺之也又有戊申兩書

見二十八卷辛亥一書見續集較龍川集爲詳而王子來訪則俱無所見年譜之誤蓋無疑也

夏六月早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蝗災在七月修德政狀在其前故狀言旱而不言蝗行狀蝗旱相仍蓋概言之文集編次小誤年譜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誤也今改正

條奏諸州利病

年譜本之行狀而刪去差役一條中亦間有不合今從行狀○行狀云奏免台州丁錢年譜據奏台州許

納半丁錢半絹與奏免丁錢不合故并存之又考救
荒狀有許將台州等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
與蠲放行狀亦或指此然半丁錢半絹爲永久之利
而蠲放丁絹僅五等以下人戶又止一年其利小行
狀所載未明似當從年譜年譜又云其奏免台州丁
錢至今台州小民言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此必
元本年譜所有而所指亦未明也○又按行狀總敘
五狀所言之事年譜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則
似是一狀非其實矣洪本更增與帥守同上首言云

云次言云云考紹興和買狀與本府同上其他四狀
皆自言之其二云首言次言尤非是今並削去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會稽縣蝗蟲傷稼其災爲小而同奏御筆則其事重
矣其打撲焚埋亦皆可爲後法故不可以不書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送紹興鞫實無司理院三字據文集補入乞令
浙西無礙官體究據文集本傳作提刑司委清彊官
體究○按年譜本之行狀兼用本傳補之行狀所載

章十上十字當作六刻本誤也行狀又云事下紹興
府鞫之與文集不合本傳都司陳庸乞令浙西提刑
司委清彊官體究文集劾唐仲友第六狀云九月回
准省劄唐仲友罷新任已蒙朝廷委別路監司體究
卽其事也而十一月十日辭免進職狀云并不差官
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官會人蔣輝等已得明旨
盡行釋放是并未嘗下紹興府鞫之也行狀蓋小誤
其云紹興府已勘云云則提舉司送司理院根勘非
浙西提刑司下紹興府也

毀秦檜祠

秦檜祠在温州永嘉縣學朱子巡歷未嘗至温州此
移文毀之未詳其時年譜載於直徽猷閣之前亦無
所據今姑仍之李本不載移文今從洪本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按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
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某備賑糶九年七月辛巳出
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某備賑糶此兩條
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

一云臣備使浙東又蒙
聖慈賜緡錢三十萬貫

以給一路賑糴一云臣昨奏請給降緡錢一百萬貫已蒙開允應副三十萬貫續通鑒止載

九年而八年則缺蓋疑其重出刪之此通鑒之誤也

又朱子巡歷至台州奏奉行事件狀云七月十五日

準尙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

五萬貫此卽九年七月所出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

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文

元價一千五百文今減作五百文亦見奏狀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并

官會十五萬貫合之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

奏狀所云湊成二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

不知後來應副如何本紀無考○鄒本年譜云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岷縣劾奏密克勤十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劾朱熙績十七日哭呂東萊墓由蘭溪入衢州劾李嶧及張大聲孫孜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次自劾五月劾沈宥一六月奏修德政疏七月奏蝗蟲回奏御筆奏救荒畫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至岷縣十九日至新昌縣劾唐仲友奏巡歷沿路災傷事宜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劾王辟綱奏

救荒事宜畫一狀二十三日到台州續劾唐仲友八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準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縣界準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卽日解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準省劄令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十一月七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并免回避辭是日降到直徽猷閣告命復辭十二月十四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卽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

文集諸狀序次日月最爲詳悉然於體例不合故附著於此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年譜畧同而小異故併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李洪本無今據鄒本補人

十一月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洪本同李本載答呂子約劉子澄兩書洪本增答

潘恭叔一書

潘書今削去

○按此條語雖本之答呂子約

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齋元本否也浙學指
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有不滿焉年
譜竟似以浙學爲東萊矣今雜採諸論浙學語而附
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曉今削去○辨浙學
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凡辨浙學者悉附
焉蓋以年分則散而不可以紀故類聚於此後辨陸
學陳學皆仿此例○朱子早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
至見於兩家文集蓋不後於南軒先生其歿後深爲
悼痛而歎吾道之衰蓋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

狀云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思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指分

明可按也至果齋則謂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溺於徑約自指金谿驚於該洽則似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知何指而同父則不一及與勉齋所云殊以別矣魏鶴山作年譜序言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著述靡竟蓋同勉齋之說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汪

張劉呂為一類陸陳為一類界畫判然獨黃子洪語

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而東萊自為卷與陳葉一

卷陳謂君舉葉謂正則而同父附焉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

矣今李本年譜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鵝湖

之會則載三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

書解下畧敘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來訪畧載

數語並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末載朱子語江西

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辨論此道無由得明則元

本當有辨陸陳之學等語而為李氏所刪矣

李氏古冲為陽

明之學自爲陸氏諱其序中亦言之不知同父何以不及然果齋語不及同父豈元本止有辨浙學陸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知也朱子之辨浙學專爲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言之而推其所始不無遺議於東萊者又云名爲伯恭而實主同父故辨浙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東萊與同父同類而並譏之也如湖湘學者胡季隨輩後來盡從君舉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弊又豈可以上及於南軒耶李本之謬蓋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後出其敘浙學陸陳大畧皆同

其太極解下亦不載諸書惟於聞東萊訃

其下則有大畧洪本於李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似見
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於此不能推類悉正其誤甚
爲可惜然洪氏所見之本亦未必是果齋元本也

十二月乙巳五十六歲 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
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象山答書云立之墓
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
一書敘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及
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見之其書疑

甚長譜記其畧耳所言勅局輪對及王謙仲袁機仲
語頗悉末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書雖不以墓表爲
然而於來書語一一酬答未嘗有激怒之意也其謂
因曹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之揣度之辭耳未必其
盡然也○論象山輪對五劄象山答書云奏劄獨蒙
長者褒揚獎譽之厚懼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
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
轉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以金注之昏耶
按此書象山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畧也洪譜

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畧其自慈嶺帶來句則削去此固爲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不及誠之書則誠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闢錄學部通辨皆以爲癸卯非是又續集答劉晦伯有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道陸譜載朱子不以爲然之語閑闢錄以頗不能平爲指象山亦非是至誠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部通辨又以爲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第四書以答誠之書

寄之項書在丁未則誠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
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輪對奏劄在乙巳
七月傅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
子淵在丙午誠之見象山不知何時必在乙巳七月
後也見陸集象山之激怒或因葱嶺帶來之云或因力
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曹表爲辭其實距此已
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文集無答書至丁未朱
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至有勢力不能
相敵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

辨焉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

○語錄云象山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

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湯泳此說得之文卿

按象山卒於壬子十

二月二十四日其聞訃當在癸丑正二月間也湯泳

錄乙卯固不值其時竇文卿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

事不見於從周錄恐傳聞之誤閑關錄云哭之者故

舊之私情譏之者斯文之公議此語固然然謂其學

同於告子而辨之則可謂可惜死了告子則語太輕

必非朱子語矣年譜不載今錄於此而附論之
辨陳學之非

按李洪兩本同父以壬子來訪而年譜云云系於其
下今考兩家文集同父以壬寅見朱子於婺州而壬
子則無其事故於壬寅補同父來見而壬子來訪則
削之其年譜云云則移於此年譜有往歲二字末又
有至是來訪四字今削去洪本以風切之下畧載與
同父第六書今亦刪去○按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
術之弊一條不見於文集語類此自公晦先生所記

載於年譜者以此推之則年譜當有辨陸學辨陳學
兩條而辨陸學則爲李古冲所刪耳

古冲序亦
自言之

其辨

陳學不知何以亦竟刪去豈若劉元城所謂子產立
良止之義耶抑竟以浙學當之耶永康事功自明指
同父浙學則爲呂子約孫季和輩言之雖云名宗呂
氏而實主同父亦畧有不同而或遂以歸之東萊愈
非其實此洪本皆不能有所是正也勉齋行狀敘此
最明正本朱子語朱子文集以汪張呂劉問答爲一
類陸陳辨爲一類亦自較然分明獨黃子洪語類頗

有異說而果齋敘次朱子書實與行狀亦有不合豈以浙學爲呂學自果齋已失之乎今其元本不可得見姑記所疑於此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啟蒙成

李洪本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於世四

十字李本刪去爲當今從李本○易五贊元附啟蒙

後

見與呂子約書

而編集者多遺之今錄以附於啟蒙序之

後○著卦考誤辨郭子和之失行狀本傳皆以列於本義啟蒙之後而未詳何年所著年譜皆缺鄒本附

註於啟蒙成之下而曰郭雍卒於丁未其成書當在
丁未後此亦未然今存其目於此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詆子澄爲之編類其中
有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敘古蒙
求亦太多兼與澀難讀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
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諷詠易入心最
爲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
六篇則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類矣凡此可見

其次輯之意又歷丙午丁未而後成也又按語類陳
淳錄云或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
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爾又黃義剛錄云安卿問曲
禮外言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一條甚切何以不
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
敬處少說那防禁據此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
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
不屑屑尋究也今并附載於此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按本傳周必大相除某提點江西瑯嶼獄年譜云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皆以爲周相之功也續集與黃直卿書云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甚可疑怪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則與本傳年譜皆不合行狀敘再除江西於周相頗有遺議或本此也據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罷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淮罷是丁未七月王淮尙在相位然淮已不主此除而書

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本合
李本刪楊萬里封事薦六字只云上諭宰執朱某久
閒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卿書以
記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
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行本傳十四
年以疾辭不許遂行此誤也據辭免狀以十五年三
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十月遂行蓋承本
傳之誤今削去○按壬寅改官宮觀告命丙申祕書
郎告命辛丑直祕閣告命壬寅直徽猷閣告命此皆

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
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者如知漳州進告封婺源男落職罷祠皆無告命
以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
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啟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
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為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辭
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道凡兩請祠一
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至五月促入

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兩次遣人復申前請凡
歷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明證也行狀
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而不及促行似爲闕畧今定
從年譜而於在道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事
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刪上慰
勞甚渥五字與清要差遣下有不復勞卿州縣獎諭
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有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

其二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五劄讀至洪本作其五
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字盡用行
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因循
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
欲爲言規諷切至與洪本不同其下又言置將云云
皆與李錄同未有是行也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
洪本又有時曾覲已死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錄
李錄及行狀本傳而年譜異同則附載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

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敘甚明行狀但言以足疾請祠似少曲折洪譜云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官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繼聞有劾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敘與辭免狀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呈非指林栗章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孝宗自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畧爲改正已載奏狀故洪譜亦

不重載也○按延和奏對孝宗褒予甚至而實未能
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盡其用者卽如封
事所云豈一兵部郎官所得言哉朱子之移疾當亦
以此而遽有林栗之劾孝宗雖云栗言似過而亦不
以爲非也周相蓋微窺上意而又度朱子之未必就
職故依舊提刑江西爲兩全之策迨後葉適之辨胡
晉臣之劾於是孝宗知公議之所在而以前出之之
太遽也乃復召封事之上遂有經帷之命然一辭卽
許而不必其來也詳觀前後所謂受盡言而不以爲

忤而實未有嚮用之意朱子所以徘徊而不敢遂進
行狀專以歸咎於周相似未盡然至於指道學爲邪
氣則自施蕭輩所言而周留必無是語矣廟堂之上
賢姦雜用如此又豈得君行道大有爲之時哉於此
見朱子之辭疾亦有所不得已也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
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李本止載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而其

全言未具卷三
二

餘皆畧之其云七月是也洪本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
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十月受職名較
李本爲詳而多舛誤其在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
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
奉郎卽轉官非兩事洪本蓋用行狀而失之今辨正
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兵部郎官十日依舊
江西提刑其啟行之日無考大約一兩日間耳在道
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也又辭免提刑狀三在七

月而云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兩京崇福宮亦在七月與周丞相書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所謂兩罷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當在九月召赴行在以九月二十六日而辭免狀言遷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矣又已酉正月辭免祕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

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以是逆計
 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召命之前必不在十月也
 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譜所敘較行
 狀本傳為詳皆本之李閔祖錄此條注上與周相論
 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未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
 適上疏以下則具於本傳胡疏又增數語晉臣本傳亦無之而敘次
 亦不合其詔某人對等語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晉
 臣之疏林栗之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
 閣亦七月故云為兩罷之策本傳敘次極明行狀除直寶文

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栗亦罷蓋畧相前後也
而年譜倒其次今依本傳

改正
葉適以下定從洪本李本僅云葉適疏極言栗以私意劾某所言不實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

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餘俱同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除主管西太

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李洪本趣入對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

日則趣入對當在十月非十一月也朱子準省劄九

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辭免當在十月不允再辭即

與封事并上據續集與黃直卿書乃十一月初七日

也今改十一月趣入對爲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說書之除以十一月三十日準省劄則具狀辭免在十二月至己酉正月十一日又準省劄可依所乞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文集不合又行狀明云疏入之明日除說書宋史之誤蓋無疑也○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無不諳悉聲色貨利無所污染但以惑溺近習不能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爲之志此爲根本之蠹

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應辰張
栻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其用龔茂
哀以首參迄不得相而一與會覲忤遂至貶死朱子
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云臣之得事陛
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閒得見陛下數不過三
自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
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言又不過此臣邈方下
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
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

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陛下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逾邁數語則不過年

往歲徂之歎而於忠月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高弟
豈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所不能
深曉故姑誌於此以俟質焉○李本延和奏事大槩
用李錄與洪本同除兵部郎官以下則比洪本有所
刪削而大指則不異至戊申封事則朱子所云雖爲
一時而發實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以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其重也
如是李本刪削僅存數語其庸謬無識蓋不足論洪
本依行狀爲得之今定依文集全錄封事故不更及

所附楊復語頗有發明李本刪去今仍附入除說書注自先生當孝宗朝至孝宗內禪矣洪本悉載行狀語李本亦刪去今載行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此在二月後題甚明年譜置於後者以正月三月皆敘趣奏事事各以類敘故系之於後耳增是歲二月四字其義方明○通書以丁未作後記非必成於丁未而學者傳習亦未必定在丁未以後也戊申二月始出兩解則見於後題然重在使廣其傳且其意亦

有爲而發非學者前此皆未之見也年譜因之增通
書二字未有所據今從鄒本刪去○兩解題後蓋爲
陸子美林黃中發黃中辨論在戊申六月而其論易
西銘寄朱子已在戊申前矣至象山辨論則在戊申
冬也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旣歿求其說
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
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
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

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逮
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
與呂士瞻書乃明言延平之說爲有偏戾申答方賓
王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沈廖諸錄皆確然可考自
永樂性理大全畧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
及此者學菴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
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
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
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云朱

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所發明則固昔人之所未及也當表而出之○答呂士瞻書不詳其年其及南軒集後本自在甲辰後與答方賓王書其先後則未可知也方書在戊申今以方書爲據載於戊申而語錄楊葉陳沈廖諸錄皆以類附焉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按辭免祕閣修撰狀云除祕閣修撰仍舊宮觀辭免
江東運使狀云臣今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
本止云除祕閣修撰蓋失其實洪本依行狀仍奉外
祠今據文集補正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與張呂書則甲午乙未大學中庸已有本矣與詹
帥書在乙巳尙云所改極多距甲午乙未十餘年矣
詹帥書已及中庸序則兩序作於乙巳前至己酉而
後定耳詹帥刻語孟集註於廣西而大學中庸章句

則未之及不知兩書刻於何時度必不至己酉而後
刊行也是時門徒各有傳錄書坊中必有不告而刊
者但於文集無所考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按奏狀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祕閣修撰告命年
譜不載以其力辭不受故刪然至辛亥始受祕閣修
撰職名亦不云更有告命也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李本刪先生以江東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今從洪

本○按朱子自被召以及歷任本傳皆言其由而此
除獨無之是時留正爲右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胡晉
臣簽書樞密院事必留王兩公薦引之力也傳蓋失
載考其時則可知矣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 奏除屬縣上供罷科
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一千八百一
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實一也故
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錢七千六十四
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
上煩朝廷別行應副其所乞除豁者止經總制錢四
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錢元不會除而本州

自行解發不更派諸縣是在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兩言之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今依文集改正○按此條洪本最詳而亦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行於泉漳汀三州奏言當作申諸司言未疏於朝久之未報七字亦當刪去今俱改正○按紹興中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見經界諸狀故臣僚奏請專以三州爲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在是年二三

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比四月朱子至任三郡各上議

泉汀之言畧有異同

泉州以爲可行汀州以爲不可行故但云得泉州回報

而

朱子建議最力其申諸司當在五六月間後奉旨令

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界

計其期當在六七月間

八月朱子具

奏經界狀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經界先行

措置次年正月九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

月中旬故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初打量此其前後次

第確然可考者也李本統敘於奏行經界法之下其

語畧而不明又謂幸其有是奏亟啟從之則不知其

所指又前無所承於文義亦有所不通矣

此蓋因陳安卿錄而

誤

今俱削去洪本後別立冬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
爲得之而注語則複疊不可解至幸其有是奏則又
仍李本之誤此皆後人竄改必非果齋元本也

九月奏劾黃炭罪狀

按劾黃炭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令
丞簿尉皆一縣之官然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不可
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補此狀
之闕而狀內言已將黃炭與龍巖縣主簿陸槐對移

以尉而對移主簿乃陞遷非罷黜也其狀及書內所云官吏弛慢不虔及州郡差使不行等語似非僅爲一尉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洪本皆無此條鄒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畧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按語錄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覺得今年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

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錄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晚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爲非是而削之矣李爲陽明後人其刪削年譜卽道一編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之此本旣行而元本遂不可見洪刻似見舊本畧有異同而亦不能致辨近聞新刻尤爲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康所申乞頒賜禮書

原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儀鄂州見有印本故禮部符下只祭禮儀式其朝廷以州縣祭儀臣民禮儀並行鏤板則禮部之請而朱子所欲增修者釋奠數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鏤版頒賜故莫之省李本刪此條而洪本所敘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雜其中非其實也今以文集參考改正○按南康有請頒賜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兩狀畧有不同此所考正則漳州所上也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但言列上數

全言考卷之四
事而不條析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今無
所考故年譜止云數事姑仍之而以漳州一狀系於
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洪本另立此條爲得之但注語雜採本傳及
李譜語複疊不可解其敘經界後事爲詳今亦刪取
數語而別系於辛亥回申轉運司之後○按經界十
事行狀所敘爲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蓋
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敘吳禹圭蓋畧之也

本傳最爲謬誤吳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敘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刪其申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削去○按尙書省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經界奉旨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尙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

卽轉運司故朱子回申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奉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先行漳州經界省劄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又按辛亥七月十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回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

請殆必爲此然周漕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
陳憲之請卽欲畧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送轉運司
而前指揮專委陳某監督是陳憲非漕司也朱子之
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則
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然亦以意擬之不
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
打量

李洪本無今依鄒本補入李本總叙於奏行經畧法

全言身身身
之下畧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經界一條而
以明年春早無及語附焉亦復不明故錄申司狀及
與留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庚戌到任之後按狀
言今幸踰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從洪
本而改置於此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李洪本無今補入○李本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

軍募江成一條洪本附注於與陳君舉論學之下今按趙書乃極論招州軍募江戍之不可行其行否不可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刪去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陳錄最明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錄末卽爲允之依李洪本作亟啟從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嘗申孝宗是命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與留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語錄五月二日脫十四二字刻本之脫誤多如此讀者當參考而互證之不可執一說以爲據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甚深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卜上意至光宗元未有召用之意其除命皆由留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蓋以爲之兆耳年譜云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除又云長沙

巨屏得賢爲重似皆以得衷語而後受之雖皆本之行狀然揆之朱子之意疑未爲合今亦刪去○李洪兩本皆於四月去郡下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爲諷而不錄其書按與留書反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其言甚切不能盡錄錄四月七月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君舉書年譜在辛亥春按書云老病幽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葉錄在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

也今作是歲○按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
後書想亦不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
未之考今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文集又與黃直
卿書云君舉門人曹器之來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
誤又生一秦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
深不以爲然故置不答又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
之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
之云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材不
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軋已權姦

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固始終不合也○按黃子洪語類以陳葉爲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則附焉年譜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王子書其來訪畧載辨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錄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與吳伯豐書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本刪

六月落成句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辭

與留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留丞相薦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畧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畧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語錄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尙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
到建寧辭免狀敘次最詳他狀有不詳敘者可以類
推矣故詳錄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本之語錄行狀本
傳俱不載語錄亦云聞朋輩說非有所據或傳二字
蓋疑之也閩本刪或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本而並
載王過錄於後○據與留丞相書則此條留丞相所
薦而語錄所云未盡確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注自詔長沙巨屏至遂拜命餘俱刪
今從洪本其平列詔語則可仍之

奏劾將官陸景任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從○按嶽麓書院
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
建安劉共甫知潭州重建悉還舊規南軒爲之記朱

子至潭牒委教授與黎鄭二君同行措置別立員額
增廩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
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
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會一往而亦不
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爽塏之地未詳
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刪去○又按
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雲右手背負亭脚面
對筆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未言代者乃毀
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去郡二日卽聞移鎮玉謙仲

非毀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
得賜一言又云湘西區榜饒宰寄示別集與劉智夫
書云饒宰爲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勅額卽
改建不容別爲之名又不容別有區榜豈嶽麓未改
建而饒宰別爲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
附載蔡三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文集答蔡季通
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
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腳面對筆
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

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
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來當別
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
與王謙仲云熹以收召去郡曾未兩日卽聞大燾移
鎮是邦又云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
遂其役千萬之幸續集書云湘西區榜饒宰寄示得
以仰觀別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爲作湘西精舍已成
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誤今改正○洪本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此必元本所有李本刪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洪亦不能補也洪本較李本爲詳而於訛誤缺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則率以意刪改故今多

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著也

秋七月光宗內禪甯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甯宗卽位至先生行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立忠節廟

從洪本李本刪又考譙王本傳以下二十九字非是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李本畧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僅畢而行下僅
有則字無闕文也洪本誤

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必有惡衣服至非吾之敢當七十六字又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刪削故語意不完今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年譜超躡不次之除恐有昌昧之譏句不分明今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祇受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

不詳今據文集補

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按上饒語見語錄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必年譜元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南內朝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筆指輝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果齋元本何如也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申省狀在己丑入國門後年譜系於十月朔誤今改

正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李本太畧洪本爲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亦不悉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爲奏狀矣蓋以從便兩年譜旣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今載申省狀

並行狀李洪兩本畧同俱不載○文集係銜供職狀其敘御筆於經術淵源崇儒重道等語皆畧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及此手札云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恐與朱子之意不合姑誌所疑於此洪本於手札下增皇此恐拜命句尤非是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意已明洪本據山陵議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爲得今載行狀

更化覃恩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講郎誤賜紫金魚袋從

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合後省看詳封事

按李洪兩本皆系於乙巳晚講之下文集元注十七日著沈有開劉光祖看詳十七日甲辰則此奏在甲辰前非乙巳也宋史亦云甲辰與文集元注合今改正○又按此事元系面奏後兩日入劄子面奏當卽在辛丑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宋史胡紘傳甯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徙紘爲太常少卿草定其禮旣而親饗太廟 禮志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甯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適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

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
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尙書葉荔等言孝
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
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
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
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九日元本作六日誤大祥禮畢皇帝
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
來禫祭合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
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

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
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
按宋史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
禮官條具典禮以聞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
閏十月去國而趙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蓋追用朱
子之議禮志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當在
此時也禮官條具必有定議不知葬後用孝宗布衣
冠視朝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
皆無明文可考胡紘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語

畧而不明禮志所載爲詳葉翥等議從絃所請參以典故於六月九日大祥後皇帝百官皆純吉服則是大祥以前但不純用吉服而未嘗用孝宗白衣冠之制也其禫祭令禮官檢累朝禮制施行則明言不用孝宗之制似小祥大祥仍用孝宗成法然亦皆無灼然可據之文也竊意追用朱子之議必始於汝愚汝愚去位韓侂甯用事羣小洶洶以攻僞學爲急如此等處所不暇及因而不改而甯宗亦未必如孝宗實行三年喪特存其名

如詔言只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又言羣臣所議雖合禮經

然於追慕之心有所未安皆欲存其名也至胡紘葉翥等議而釋服耳宋史本紀僅一語而不詳其典禮禮志止言百官以涼衫視事而不云甯宗何服皆爲闕畧今姑錄奏狀本紀禮志以備考而年譜所云與本紀禮志皆不合或元本所有亦錄以傳疑若胡紘之請葉翥之議則依胡傳禮志所載以具事之始末云○年譜云詔禮官討論行狀初無其事而朱子書奏彙後及文集語錄皆未嘗言之當以本紀爲正其云後不果行以禮志考之亦未嘗不存其名也今姑錄以傳疑若聞本云

年譜考異卷四
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文公
言也此後人以續通鑒改入者今削去

瑞慶節奏乞却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李洪本俱作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今改正○按宋
史丙午以朱某奏請却瑞慶節賀表文集劄子便令
權免其表亦不交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
此例又留身奏四事劄子貼黃前日賀表雖蒙退出
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
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是日所請專爲却賀表而

三年之內以例推言之至四事劄子方專以三年之內言年譜合兩劄子爲一非其實也今改正○按劄子云瑞慶節前一日百官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則上劄子在乙巳李洪本皆誤宋史丙午却賀表以瑞慶節概言之耳今據劄子改正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劄行狀所載最畧李本依行狀畧有增入惟洪本爲詳今定從文集補入而前後則依洪本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李洪本俱無晚講次日四字今從閩本其注語則從洪本而以進德疏補入末後數語李本刪是日講至盤銘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洪本附注於戊午朔晚講下今立一條閩本無早講李本俱闕

上論災異劄子

李洪本無據鄒本增入注語則以文集補此在閏月五日後不詳何日當敘於上廟祧議之前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廟祧集議在六日癸亥按議狀云昨日不及預
議則上議當在次日甲子也今補正○行狀云廟堂
持之不以聞又曰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年譜云宰相
不聽復奏疏論之及入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
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與行狀不合今考面
奏劄子云已申尙書省不知已未達聖聽否乞宣問
詳賜覽觀並下此奏付外詳議又議祧廟劄子云未

將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進擬詔意云廟議劄狀並圖皆以議狀與劄子並言至辭免待制奏狀云蒙恩特賜宣問卽以臣所進議狀並劄子並行降出則尤爲明白矣蓋議狀之上廟堂初不以聞及上有所聞則亦以議狀進呈矣

面奏劄子已未達聖聽蓋初被宣召未見上之語也

年譜

榻後取文書一卷與李閔祖錄文字旣上與出所進文字皆指議狀非別有奏疏行狀語畧而不詳遂啟年譜之疑又因李錄文字旣上之云因謂更有奏疏奏疏旣不見於文集而面奏劄子議祧廟劄子皆無

及此者則年譜之誤增無疑也閩本刪復奏疏論之
五字爲是今從閩本刪去今並載年譜行狀而附論
於此李闕祖錄亦附於後 語錄先生獨建不可祧
僖祖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
旣上有旨次日引對上出所進文字曰高宗不敢祧
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爲不可旣退而政府
持之益堅竟不行惟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說乞且
從禮官初議爲樓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

李闕

戊辰入史院

洪本有按語錄云李本刪此四字據洪本則年譜以語錄增非本文也今載語錄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李本無洪本注於除寶文閣下今立一條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李洪本皆不載而注於丙戌除寶文閣之下今依文集改正注從洪本而以閩本參補○汝愚因求罷政不許閩本李洪年譜無越二日韓侂胄徑遣內侍亦

閩本李洪年譜無申省乞放謝辭得與放謝辭李洪年譜無閩本作申省照會今依文集改正○中書舍人以下皆用閩本李洪年譜止云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年譜云丙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李洪本同按此條合兩辭免爲一而因以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綴於丁未還考亭之下最爲

在言身集卷四
三
謬誤閩本已正之今悉依文集改○年譜注亦分爲
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
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奉御批已卯庚寅間已行至
壬子乃除寶文閣待制是亦道塗也遂行二字誤今
刪去○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日戊寅奉御批具狀
奏謝卽申省乞放謝辭奉旨與放謝辭卽已起發前
路聽候指揮是啟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
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則

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
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
誤今考文集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
一條○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深
味之二句而別云抵家遂力辭新命按末二句未知
卽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頗指示本體之語與此
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

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
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
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
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
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
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力
辭新命亦不在抵家後李本亦誤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考其詞意

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

甯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
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爲正月也考奏
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
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
文集刪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

年譜遇遜之同人行狀同按別集答劉德修書云得

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若遯之同人則止占遯尾矣行狀年譜蓋傳聞之誤今改正○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爲無義今刪去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按此奏狀專以議攢陵自劾乞賜處分其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祇受文集題乞追還待制職名以六狀例言之耳李本刪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許乃批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

誤今俱依文集改正○洪本又云九月乞鑄職名考
文集無之今刪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
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嘗妄議
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鑄職則文集無此語又
言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
李本統敘於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允祕閣修
撰宮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鑄職名蓋爲李注所
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正李本之失李本刪
七月十一日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凡李本之以

意刪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傅伯壽行詞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一月歲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下聞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禡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年譜省闡闡之闡字或是衍文之當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葉翥劉德秀倪未詳

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葉倪劉以下至並行除毀
四十四字又無臺諫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
系於從之之下○按洪本疑是年譜元本李本畧刪
削耳蔡季通之貶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
命同下語錄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
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某並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
與語錄小異洪本系於丁巳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
非是今從李本○按行狀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
章誣詆落職罷祠本傳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某

十罪詔落職罷祠年譜以沈繼祖橐爲胡紘所授所
載爲詳宋史胡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
又加詳焉選人余嘉上疏乞斬見於宋史而語錄亦
有某如今頭似粘在頸上之語至沈繼祖疏宋史所
不載今所傳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
罪不合而續通鑿漫採入之聞本年譜乃據續通鑿
以改李本甚爲疑誤後人今並削去沈繼祖余嘉兩
疏皆不知所據
竊疑爲陽明後人依倣撰造以詆朱子者近人
無識輒以附之年譜中愚陋至此亦可憐也○聞
本先是臺臣至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續通鑿

並載沈繼祖疏而改續通鑒大罪有六爲論大罪十
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去○李本
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宋史本傳今
錄行狀本傳此削去第四條載董銖語亦可刪惟第
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知所據今存其大
畧而附辨之 洪譜云先生在浙東時謝廓然陳賈
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入人恐其涉清要唆林
栗極論之其後韓侂胄秉政則林采施康年詆爲僞
學胡紘與沈繼祖共詆先生之罪汪義端余嘉又特

請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 按朱子在浙東時詆僞學者鄭丙陳賈謝廓然乞無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自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非爲人所唆者其敘林采施康年京鏜何澹俱與史不合又載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未爲待制此皆傳聞之誤今悉不取

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五卷鄉禮三

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
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
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註者卽此書舊名凡十
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熹後來未及刪改
陳氏曰其子在刻於南康一切皆仍其舊 按通解
刻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藝文志所云亦本之跋
語也但今刻通解本不載跋語不知鄒本從何得之
豈猶及見舊本耶或余家所有今刻偶脫漏耶今依
鄒本錄入而並載通考於此 乞修三禮劄子以去

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按文集與應仁仲書云
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
及開口而罷據此則年譜所載爲是凡年譜所增入
有在於行狀本傳之外者未可以爲無據而畧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則謝表卽在正月
也李本不載而附注於別蔡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
又云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李本無據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云遞到月日告

命一道則未嘗無告命也今從李本刪去表云闕時
既久祇命惟新又云懃懃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
則告命之下當在戊午正二月間○閩本於戊午冬
別立一條云落祕閣修撰依前官按此卽落職罷祠
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方有告命省劄落職罷
祠告命則兼及依前官故兩謝表語有不同非兩事
也且又不在戊午冬今削去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李洪閩本皆作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今改正

五言詩集卷下
三

○按語錄朱子別季通於淨安寺不言會宿寒泉其
時問參同契卽在淨安寺中宋史蔡本傳亦只言餞
別蕭寺而無會宿寒泉之語寒泉精舍在後山天湖
之陽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縣防衛甚嚴未必與朱
子共宿寒泉也今據蔡本傳語錄改正○年譜自州
縣逮捕至兩得之矣皆用蔡本傳而以語錄會別淨
安寺增入之今錄蔡本傳語錄而年譜則刪去明日
獨與季通會宿寒泉仍載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
於春陵以下皆從洪本 按拜命餞別兩條李本與

洪本大異李本刪拜命謝表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
系之於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
至其後竟無告命則以李本刪去爲是自時州縣逮
捕甚急至爲之哀慟李洪本同自季通從先生遊以
下李本止載數語而義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
與季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季通以沈
繼祖疏李本悉刪去又末一條時黨禁益謹則李本
與洪本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過有刪削然洪本
亦係後人增入未必果齋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

本傳不同今大概從洪本而其繁冗處則一切俱削去○續通鑒載此皆雜採諸書而不無舛誤聞本以補年譜非也今畧不載而附辨之 按續通鑒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疏則不知出於何本宋史無有也信州明改爲廣信府宋時止名信州今疏云廣信鵝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余壽上書見於本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甫傳有余壽者上疏乞斬朱某以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

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蟻蝨小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續通鑿本此而稍改其文且移之逮捕季通之前以語錄考之落職罷祠與竄季通皆以沈繼祖疏文集亦可考續通鑿所云多不合閩本大概與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鑿語以補之是皆後人改竄並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四月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刪去今從李本○按蔡

氏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
集書傳於戊午意朱子先自爲書傳未成而後命蔡
足成之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今滕召
誥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親藁百餘段則文集無
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親藁百
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按文集答潘子善書論書
解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亦朱子所命其書不傳
當是戊午己命門人分爲之至己未冬乃專屬之仲
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楫之言婉而深故錄之李

本云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
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而刪楊跋蓋
節取楊跋也按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在韓
文考異之前考文集與方伯謨書云今子聞已歸韓
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
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
詳細矣又有楚辭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
誤可歎也據此則楚辭集註之成在韓文考異之後
與年譜不合及考文集韓文考異凡例書韓文考異

前楚辭後語序楚辭集註序皆無歲月而文集編次則以韓文居楚辭之前又楚辭辨證前題署云慶元己未三月集註辨證皆一時之作決非乙卯成集註而已未始作辨證也以此考之則年譜之誤無疑矣楫爲門人不見於文集語錄其言要未可據年譜爲楫跋所誤耳沈莊仲錄在戊午或者異之成在戊午今姑從年譜系於丁巳而楚辭集註則據方書及辨證前題移之己未而年譜所載並皆刪去○楚辭辨證前題署慶元己未三月此其確然可據者楚辭集

註序無歲月疑後人以與年譜不合而刪之集註或
成於戊午而後語辨證當在其後今無所據仍依辨
證前題而統系之於此○李微之語錄序謂楚辭集
註韓文考異皆成於慶元乙卯以方書考之亦未然
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洪本大書三月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李本無
今從李本削去○洪本說太極西銘注云己未之夜
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

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明矣李本無此條而注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云云洪本改誠意章注同而去先是爲諸生二句闕本皆同洪本大抵皆後所增修未必果齋元本也按蔡伸默夢莫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粘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己未夜說書至太極圖

庚申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
意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還至
樓下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辛酉之前每夜爲諸生
論說其縱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洪本
乃大書已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前知其
將終而以此書爲末後傳付之祕者又截爲學之要
數語於改誠意章後明與記文不合勉齋行狀止載
改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而於太極西銘等語皆
不之及足訂年譜之誤而世皆未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請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爲元本祝穆父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書先後以行狀爲據今兩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一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又李本從夢奠記明與行狀不合而穆父之辨畧不及此豈洪本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錄洪本而附李本於後並存之以俟

考焉○李本無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與黃
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及十七字補緝二字作踵字當用書儀乎下云朱子
搖首無曰疎畧三字當用儀禮乎下有亦搖首然則
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十四字下接乃頷之又有就
枕誤觸巾曰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
退二十二字洪本較李本多增入而無刪削此條刪
削爲多亦不可曉○又按周氏復家禮附錄曰復按
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請曰先

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畧范元裕
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沈復請曰儀禮書儀參
用如何乃頷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夢奠記而疎畧
二字則用行狀今李本大概與元本合而詞語則異
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所
改而非其真矣然李本爲近之而考之祝穆父所辨
則又不合凡此異同當悉著之而不敢以質也○按
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榦書敬之與
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卷論事書中

此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手書囑其子在
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惓惓以勉學及修在邊書爲
言與此書較之相合夢奠記所記最詳而於此書則
畧李洪兩年譜本畧同其云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
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
式則又較書爲詳也宋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並
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此本之書而寄深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
託兩語與宋史同而洪本無之抑未知孰爲元本今

錄文集書語而附論之如此○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言其於孔門之顏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與人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論程門諸公未有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祭文言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考此書却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每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親見此

年譜考異卷四
三二
境界也其書在戊午己未間祭文蓋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不敢謂已得其傳也蓋古人必審慎如此至宋史言以深衣爲寄考之一無所據蓋暗用禪家衣鉢之說其爲附會無疑年譜雖未之及而後人必有舉是以爲證者不可以不辨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洪本年譜本之宋史本傳而正言施康年則又用續通鑒補本傳止云言者未嘗指其人也李本止云會葬者幾千人○按續通鑒載右正言施康年疏凡數

百言宋史止舉其畧不知續通鑑所載出於何書也
康年疏前後皆云會於信上信州今之廣信府鵝湖
寺在焉蓋浙江入閩必由之路也又續通鑑云以是
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葬視
封窆不少怵與年譜會葬幾千人又不合宋史李燔
傳某旣歿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
續通鑑所載似本之此而又有增改不知何據也考
之行狀言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
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而公

季子敬之謂家禮久亡葬之日有士子攜來因得之
亦可知會葬者固多人矣續通鑒雖本志本志傳然
恐非其實當以年譜爲正

果齋李氏語見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譜原序李本不
載其首言居敬窮理反躬三條後止言居敬窮理而
缺反躬一條向每疑之考新聞本乃知纂大全者所
刪而洪亦不能補也後兩段亦不當刪今並據聞本
補入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得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學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

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

息之停哉

此書以河叔京書
參於白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
皆懇切明白但能虚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
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
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
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
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此書未詳何時
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

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縱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

也

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

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甲心神空費日力又云
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

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

如看論語今日

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
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
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

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

何按伏得下

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此二三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

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閒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

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

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

此必來書舉程子語

至於格物則伊川夫

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

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

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

日新矣

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

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

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

後却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取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

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

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

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

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

明

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

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

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

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畧以病後世之學

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

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

矣

甲午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

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矣。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

全言附錄卷一
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卽所謂依本子
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
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書證
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
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
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二者當卽改易也

此書及濂溪祠
記按文集濂溪

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 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
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
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
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
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
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

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眾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

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閒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閒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閒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似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

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閒亦有舊病此閒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會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

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

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
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閒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
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
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
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
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專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
勞把握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

庚子後

三
傳
子
民
一

一
傳
雅
堂
叢
書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
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
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閒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
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

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

旺耳

壬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

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

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

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 按此說似淺却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卽所謂考之事爲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

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卽不會說等待尋

討將來做此工夫也

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

最宜深玩之

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

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

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

其說之不明方畧改定正與來喻合

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

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

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

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
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
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
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
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
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
下而經世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

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甲辰
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

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閒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旣曰各具一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

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里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闢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 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

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閒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真是

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

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

己之實也

乙巳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乙巳
後

丙午

答潘公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

全言附錄卷一
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眞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

丙午
後

考異

答劉子澄 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

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 按此兩書鄒譜皆載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已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此

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鄒譚僅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

乃覺看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閒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其實無二物也

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

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
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
似亦未離窠臼也

丁未
後

考異

答潘恭叔 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尙書鄭
景望陳正己諸書畧可考而已丑之悟則中和舊說
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
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
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

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
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
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
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
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
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

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誤要純熟直

待元本作得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

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

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

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躐所以凡事草率粗

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楸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

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

自見其益矣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諭為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

三傳寸錄卷一
三傳雅堂叢書

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實處却無欠缺

耳

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諭存養工夫甚慰但此亦是依本

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
著胸懷將世閒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
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
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
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
與老佛無以異矣

戊申
後

答陳抑之云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
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奇
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

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
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
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

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體此心者蓋謂涵
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
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
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

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
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

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序耳非是以今日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人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閒斷耳

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

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
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
則其得失亦可見矣

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
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
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

自爾也

戊申後

己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

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
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
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
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
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
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
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

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閒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
妙不過如是擎斝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
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閒意思
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
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
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
不可以不戒己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
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

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己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閒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閒斷耳又云罷却許多閒安排除

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
更下註脚已酉後

答林伯和云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
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昧如賢
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閒務
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
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
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
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

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
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
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
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
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
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
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已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
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

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
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
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
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
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
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
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
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
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

則力自進持之以久鹽鹽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
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
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
第盡在此矣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

後

語錄 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
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
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
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

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

楊道夫
己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

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
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
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
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
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
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
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
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

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
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
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持守
得定而不馳騫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
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
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
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眾理自著日
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

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

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
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
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
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
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
不可不察

庚寅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
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
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

不是用力處矣且能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

計也

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註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

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
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
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
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
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
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
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
某覺得今年始無疑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澈無有不盡真

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
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
可易爲人子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
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
然必不肯做淳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
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
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

始行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

陳淳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煞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會教人煞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閒看

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

君只日用閒看甚事來便做工夫

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處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

全言附錄卷一
三

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脈只是安
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
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初未嘗言
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
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非
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
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
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共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

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閒講論省察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
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
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
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
有安穩受用處耳千歧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
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
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閒是亦何能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

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

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
別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
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
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
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
未必能真有益也

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
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
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

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却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

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辛亥後

語錄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

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

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鄭可學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

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
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葉賀孫
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 此云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為伯豐言
之末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
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 果齋李氏所論
似本此書而末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
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
指也

壬子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比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

全言附錄卷之二
三
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
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癸丑

答鄭仲禮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
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
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
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論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蠶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
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
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
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
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
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
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
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
安則亦不待他求而耶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

謂甯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
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
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論則人
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
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 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
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
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道理說今就
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

得隔一膜

孫葉賀

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日
不要討甚病根但知到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
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
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潘時

舉癸丑後

考異

答許中應 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
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卽是力行非有二

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未有不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
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
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
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
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
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
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
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
之閒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

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
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甯
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真實
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故朱子
但譏其顯著處多所閒斷而不謂其有不睹不聞之
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共見之過而反
以不睹不聞欺世其不睹不聞之地真有無所不至
者而於陸氏之學迥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
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遺書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甲寅
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閒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閒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

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遇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甲寅後○按此書與五十四卷答王

季和第一
二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
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
閒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
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
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

純熟矣

甲寅
後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
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

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
動靜閒都無走失耳

甲寅
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諭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
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
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
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
法其閒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
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

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殛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諭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閒本不須

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曰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

礎其閒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曾景建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

後卽吾日用之閒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閒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景建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

難爲之甚難

元本作易誤

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

切提撕不令閒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

全言附錄卷之二
三
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
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
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
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眾理之是非乃可以自
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
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
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

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
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
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
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乙卯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

元木作但誤

務存養者

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
躡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會仔細玩索義理不識
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
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

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也又云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更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

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

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

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

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乙卯後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

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

也

乙卯後

答陳衛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

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閒不容畧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閒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

毫疑礙所以纔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

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閒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

乙卯後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若學者能盡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孫敬甫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
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元本作使有所據依以爲致
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
今設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
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 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
蓋多有之若妄意躐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

而人亦不敢輕有訾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
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戒於
此也

丙辰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
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
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
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
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

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諭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

閒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諭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知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旣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

言問錄卷之二
三
磋恐此意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

又答劉季章云熹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閒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又

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寶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却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又云舊書讀之覺得平

淡著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
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
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
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
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
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
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

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厯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

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

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攷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 按此書剖斷直截最爲分明但前與劉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記所疑

丁巳

語錄 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閒

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慮且須自去思量
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

輔廣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

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

林夔孫

又諭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
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
外面許多義理方爲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
明不然更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

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
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
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
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
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
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
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閒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

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

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戊午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
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
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
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
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
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
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季章云來喻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
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

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閒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林德久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答林正卿云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遍便可隨

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
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諭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
此又是病根不會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閒說只
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
取勝也又云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趾
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
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
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

也

已未

跋南軒主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贅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未詳何時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語淳曰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

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
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閒事變無窮一身有
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
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
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

陳淳

先生語淳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
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
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
那箇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

陳淳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會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

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顛破放那邊也恐顛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沂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

陳淳

先生曰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

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
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必揀
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閒粗底書如何地
看得又曰而今且云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
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
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
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
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
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

都是好笑近來看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陳淳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至故訓語最多所謂倒廩傾困羅列而進者其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累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重在四面湊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每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脈中未免轉却朱子意旨也

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曉之無令久自拘繫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者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者有不同者而

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 安卿初意
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
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湊合只
成一件事物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
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湊合一件之地所重不
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
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爾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
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語自分明
却又曰致知就這事上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

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每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樣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閒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所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再闕文學

全言附錄卷之二
三四
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冉閔游夏
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姑舉其
槩如此俟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
藥殊不見効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
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閒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
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閃

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
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
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
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
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
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
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
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
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

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

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分別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

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
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
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
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
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
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
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
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
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

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工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論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二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

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語錄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

黃義剛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諱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黃義剛○按此條又

見一百十七卷
不知何人錄

考異

黃義剛錄 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確故
附著之 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暮至建甯未久辭
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
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真所謂晚年定論
者安卿在建甯時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
義剛錄在癸丑以後據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淳
錄在己未義剛錄多與淳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
卿舉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

一作答
劉公度

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

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厯厯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會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

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擡眉努眼喝罵將去便

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攢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祿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未詳何時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己丑至庚申爲年譜附錄既纂集盈帙適會有疾浸劇竟

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尙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
盡脫橐也蓋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
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匯爲大觀今敬因其舊
附刻於年譜後分兩卷男箴聽謹識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年譜汲業師王白田先生纂訂也汲童子時卽受業先生之門先生不徒授之書習其句讀已也嘗書朱子白鹿洞學規粘之壁間諄諄提示自慚駑駘下乘鞭策罔濟獨是從學多年竊窺先生博覽羣書尤於朱子文集語類反復觀誦考核精詳蓋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學凡屢變其提掇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答呂伯恭劉子澄者乃乾道庚寅朱子年踰四十後至七旬凡與人書問往來大旨皆不出此此班班可考者至答何叔京江元適諸書則乾道甲申朱子年未

四十也異學爭鳴往往取其早年論議與已稍合者著
爲晚年定論又爲道一編混淆其間此年譜不可不作
而向有李氏洪氏二本皆訛舛滲漏淄澠莫辨先生憂
之遂據李洪二本而缺者增之誤者刊之并擇朱子晚
歲論學切要語以附於後比之閑闕錄學部通辨意則
同而纂訂加詳也未第時卽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
閣汲於都門侍側每退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
迨歸田里誦賓筵凜抑戒以至勗勉後進罔非朱子義
蘊而年譜屢易其槩直至易簣前數日釐正乃成蓋數

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向已鏤板行世今汲秉鐸吳邑
竊謂人文勝地汲之謫陋何以爲教然同思先生曩所
以教汲者汲愧躬行不逮而述其所教轉以教人猶爲
補過先生之教不出朱子年譜一書乃從芑貽雜師諸
世契取板攜以行意欲廣是書於吳學俾濟濟多士咸
知朱子之學始終本末確有可據不至惑於異言是亦
先生纂訂之意當今

聖朝之表章朱子可謂至矣既升十哲之列又頒其全
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

賜詩褒美此今日人文之所由盛乎則是書也存於世
或亦於教化有所裨補云爾因備述所以附於卷末時
乾隆己卯孟秋受業門人喬汲百拜謹識

右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 國朝王懋竑
撰案先生字子中號白田寶應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
乞就教職補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 召引
見授編脩 上書房行走二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
內府白金爲喪葬費居喪毀瘠旋以老病乞歸生平身
體力行刻勵篤志精研朱子之學是書 四庫提要已
著錄阮文達 國史儒林傳稿稱其白田雜著八卷於
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
人依託非朱子所作其說爲宋元諸儒所未發嘗爲朱

子答江元適書薛子龍書考根柢全集語錄鈎稽年月
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其言尤允當
又稱其歸里後杜門著書校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
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卽此書也蓋先生生平以朱子
爲依歸是書專爲衛道而作雖未盡合年譜體例然竊
謂卽以當朱子全書節要觀可耳吾粵陳清瀾建管著
學菴通辨以挾陸學之隱謂新安姚江之學如薰蕕黑
白之不同亦爲顧亭林陸清獻藍鹿洲諸君子所稱然
盛氣以相詆其去是書不啻上下牀之別矣咸豐癸丑

仲秋上丁日南海後學伍崇曜謹跋

重訂朱子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望朱子生於南劍州
尤溪鄭氏之寓舍按先生乞致仕與宰執劄子云始
生之年號紀建炎歲紀庚戌又先生父韋齋公與祝
公書中有小五孃九月十五日午時生男子幸皆安
樂之語先生跋云某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
是生之年月日時也先有伯仲而天先生為季故小
名沈郎而小字季延 曾祖絢妣汪氏祖森贈承議
郎妣程氏贈孺人父松字喬年號韋齋本貫徽州婺
源縣永平鄉松源里人宣和末以同上舍出身授建

州政和縣尉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內艱服除補秘書省校書郎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員外郎領史職如故預修哲宗實錄秦檜當國唱和議公與同列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上疏力爭為所忌出知饒州遂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遷吏部府君墓記云十三年三月辛亥卒於建州城南寓舍年四十有七又攷韋齋公與祝公書言婺源先廬所在興寐未嘗忘來書相勸以歸俟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細玩其辭蓋

有至尊僻處偏隅臣子亦不忍返其故土之意焉悲而婉矣妣祝孺人贈碩人同郡處士確之女後韋齋公二十七載卒

考韋齋與祝公書建炎三年冬方攝事建州聞有金寇因棄所攝攜家止政和四年五月聞龔儀叛兵欲入龍泉遂挈家下南劍寓尤溪既復盡室深避七月還寓九月生先生然則尤溪乃避亂暫寓耳蔡九霞因其曾尉尤溪遂牽合為一時事而云生於尤溪縣尉之旁舍誤也

紹興二年壬子年三歲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

也先生問天之上何物以是奇之

四年甲寅年五歲始入小學韋齋公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五二以行稱也七年丁巳年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是便不成人偶從羣兒嬉獨危坐沙上畫八卦

十年庚申年十一歲韋齋公書東坡昆陽賦授先生時韋齋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先生侍問何以能然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欣然領解韋齋喜遂書東坡昆陽賦以付至慶元戊午歲補跋其後

十三年癸亥年十四歲韋齋公卒疾亟時手書以家事

屬劉少傅

名字羽
字彥修

及卒遺命令先生受學於胡籍溪

名憲字
原仲

劉白水

名勉之字致中
先生外舅也

屏山

名字翬字彥
冲少傅弟

三

先生之門戒之曰汝事三人如事父少傅為築室於里第之旁遂寓居而依屏山蓋崇安縣之五夫里也屏山字先生曰元晦故先生自名堂室記云某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胡先生草堂屏山二先生之門飲食教誨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華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云云又晚歲自書門符云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誌不忘也其作少傅神道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

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某如子姪故自

幼得拜公左右云云因與共父珙平甫
珙平甫子珙出繼屏

山為總角交考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及監潭州

南嶽廟劉君墓銘先生蓋少共甫六歲而長平甫八

歲也

十四年甲子年十五歲葬韋齋公於崇安縣西塔山靈

梵院旁

十七年丁卯年十八歲寶文閣學士劉子羽卒挽詩中

有向非憐不造那得此深藏心折風霜裏衣沾子姪

行之句蓋追感其撫教之恩也越三十一年補撰神

道碑時以子貴贈少傅矣十二月屏山先生亦卒後二十一年而作墓表中叙屏山屬疾時因侍疾問平日入道次第答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訣也汝尚勉哉某頓首受教云云是歲舉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為朝廷措置大事後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年十九歲登進士第案辭免改官官觀申建寧府狀云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又雜說云文公登第係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五甲第九十人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年二十歲劉白水先生卒後五十年補作
聘士劉公墓表自稱門人而不稱壻尊父命重師傳
也

二十一年辛未年二十二歲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同
安縣主簿是歲始編牧齋淨稿

二十三年癸酉年二十四歲七月丁酉長子塾生是月
之同安簿任按一經堂記云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
余來同安又癸酉歲有同安官舍夜作詩到後即作
講座立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日教諸生以聖賢
修己治人之道有講座及四齋銘更其軒名曰高士

為之記黃勉齋行狀云泣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
吏事倚以決選邑之秀民充弟子負訪求名師以為
表率

二十四年甲戌年二十五歲仲子堃生

二十五年乙亥年二十六歲建經史閣有泉州同安縣
故書目序及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立故相蘇子
容頌祠於學宮有蘇丞相祠記牧齋淨稿詩訖是年
中如苧溪道中諸詩皆癸酉于役登眺之作也登羅
峰諸詩皆甲戌于役登眺之作也

二十六年丙子年二十七歲三考滿代者未至因奉檄

言
旁郡便送家人歸崇安

二十七年丁丑年二十八歲春反同安解宇摧壑不可
居假陳氏館拚除以寓顏曰畏壘庵蓋取三年大穰
教化自行之意有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詩
畏壘庵記十月罷任士民相與立祠學宮按申建寧
府狀云到任四年省罷歸鄉而宿劇頭舖詩乃云一
官今是五年期蓋實四年以首尾計則五年也

二十八年戊寅年二十九歲乞奉祠差監潭州南嶽廟
葺牧齋以居因題辛未至乙亥所著詩曰牧齋淨稿
越三年又自作牧齋記

二十九年己卯年三十歲三月校定謝上蔡名良佐語

錄作後序八月以執政陳長卿原伯薦名赴行闕辭

疾不赴同被召者徐度呂廣問韓元吉

三十年庚辰年三十一歲春聞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從

羅仲素先生從彦遊得河洛真傳遂徒步往受業焉

考先生與范直閣名如圭字伯達書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

問忠恕一貫之說而范之卒在是年六月故知從遊

在春又讀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

冬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惟可師之舍以朝

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然則庚辛之交常寓

延平也初見時問以禪學曰不是且看聖賢言語因
取而讀之日漸有味遂覺釋氏之言罅漏百出延平
因稱之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時籍溪除秘書省正
字共父除御史而先生卧病不出朝士有以書招之
賦兩絕以答今詩題云寄籍溪丈及劉共父想係後定云先生去上芸香

閣閣老新裁獬廌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
人看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
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名宏字仁仲見之謂此
人庶幾有進惜其有體無用吾詩以箴之庶令聞而
有發因有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

未幾五峯下世越五年先生感之追記其事

案先生從延平年月集中與范直閣書及達觀軒詩序甚明勉齋行狀亦言同安罷後從延平綱目與行狀同李譜編在癸酉未到官前誤也

三十一年辛巳年三十二歲六月金遷都於汴八月金主南侵遇弒有感事聞捷諸詩又與黃樞密祖舜書謂今中原棄地敵力未能取如欲取之勞費緒廣必有以大慰來蘇之望深結同濟之心使藩籬密而有恃然後可議復舊京云云

三十二年壬午年三十三歲四月籍溪先生卒為作行

狀自言事籍溪為最久又挽詩云先友多淪謝惟公
尚典型向來深繾綣猶足慰飄零蓋并感二劉之徂
逝也六月祠秩滿再請仍舊任孝宗受內禪應詔上
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變使
纖微畢照則意誠心正於以應務而皆得其當次陳
修攘之說極論誨和之害謂徒使敵人窺見底蘊而
益無忌憚失中原事機之會沮忠臣義士之心今日
急務惟有閉關絕約任賢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
後國富兵強俟釁而動則中原故地可復又言四海
之利病在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在守令之賢否

監司為守令之綱朝廷又為監司之本其端在於正君心以正朝廷朝廷正則萬事無不正凡反復數千言不報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年三十四歲輯論語要義又纂論語訓蒙口義序之曰要義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讀之茫然迷眩因為刪錄以成訓蒙口義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藏諸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故未行世十月延平先生卒為作行狀稱其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

下之大本真有在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
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云云其挽詩復
有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之語蓋述其淵源所得
也十一月召赴行闕入對陳聖學復仇遠佞三事其
論復仇詞尤激切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凡有君臣
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情非戰無以復
讐非守無以制勝若釋怨講和則三綱淪九法斃子
不知有父臣不知有君天地否塞禽獸繁多逆理之
禍必至於此遠佞一條蓋為曾覲龍大淵而發也有
延和奏劄為宰臣湯思退所忌僅授武學博士需次

間適洪景伯造為相論復不合罷歸先生與魏元履
書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答
如響讀第二第三奏不復聞天語矣是歲有與汪尚
書應辰書論楊龜山名時字中立語錄

二年甲申年三十五歲八月太保丞相魏國公張浚卒

字德遠

為作行狀叙其先後奏疏最詳是歲困學恐聞
成序之曰余嘗以困學名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
曰困學恐聞又取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
為困而學者用力宜如是也

乾道元年乙酉年三十六歲省劄促就職既至執政錢

端禮等主和議請祠復監南嶽廟

三年丁亥年三十八歲八月訪張南軒

名棧字敬夫

於潭州

道經邵武謁端明殿學士黃通老中於其家至長沙

留兩月十一月離長沙有拜張魏公墓下詩遂偕林

擇之用中南軒遊南嶽登祝融峰絕頂五日得詩百

四十餘首有南嶽唱酬集游山後記丙戌宿櫛州別

南軒與擇之范伯崇念德自櫛州歷宜春汎清江泊

豫章涉饒信之境而歸十二月十九過鉛山逢立春

賦六言絕句二十日抵家有東歸亂藁及序

案先生訪南軒之年李譜編在丁亥亮因集中祭

敬夫殿撰文有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櫛州今十五年之句謂應編在丙戌然頗疑長沙地暝丙戌冬至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庚申逆推庚辰在十月十一方立冬六日不應遇大雪值嚴寒且立春在丁亥正月初八歸途所歷僅二十八日亦不應在道逢立春今細攷南嶽倡酬東歸亂藁諸詩所題月日更叅之與石子重齋劉共甫兩書知的在丁亥無疑蓋是歲有閏冬至在十一月初三丙寅立春在十二月十九壬子先生於八月起程九月到長沙即與子重書所云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

而後至及酬敬夫詩中所云辭家仲秋旦稅駕九
月初也仲冬初六離長沙南軒相送同行即與共
甫書所云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及子重書所云
留兩月也初七庚午發嶽麓以後諸詩入南嶽唱
酬集矣十四十五兩登祝融峰十七庚辰唱酬詩
止此故記云南嶽唱酬訖於庚辰也癸未發勝業
丙戌至櫛州乃別南軒而歸是後詩入東歸亂藁
矣十二月朔經袁州初八宿豫章上藍寺呼燭作
書寄共甫十九日過鉛山逢立春二十日癸丑抵
家自丙戌至癸丑越二十八日即于歸家明日作

序故云首尾凡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祛
其稿掇拾得二百餘篇而與石書所云在道繚繞
四十餘日亦合也至於與劉書中所言時事亦實
在丁亥歲蓋是年冬至合祀園邱上因雷變免左

右相葉顥

字子昂

魏杞

字南夫

而以陳俊卿

字應求

參知

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故書中有參貳樞筦及
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與伏讀十一月五日詔
書奴詬大臣丞視庶位見之三日寢食不安之語
以此數條參考知在丁亥不在丙戌矣然則東歸
亂稿序所題丁亥十月二十一日應是十二月蓋

傳寫者於十字下脫去二字而年本不悞也祭文所云丙戌之冬或係筆訛或偶誤憶其年也亮恐讀者因祭文而悞移訪張之年因詳識之

丁亥係閏七月

四年戊子年三十九歲以陳俊卿劉珙薦除樞密院編脩官上狀辭免不久先生以闕期尚遠可徐商進退遂拜受與石子重書云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四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後聞闕期尚遠是以逡巡引避旋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預為計矣崇安是歲饑先生奉縣

令書偕耆長劉如愚等勸富戶賑貸復請於府得粟
六百石以接賑全活甚衆明年應還所給粟更請留
里中以貸貧民歲斂散之是年編程氏遺書及附錄
案陳劉之薦在三年冬除命在四年春李譜編于
前年今移正所編程氏遺書不志歲月其附錄後
序題乾道四年故李譜編在茲歲今從之其伊川
年譜即在附錄中

五年己丑年四十歲樞密院編脩官施元之改官去朝
廷促先生供職會國錄魏掞之因論曾覲罷遂上狀
辭免并與陳丞相及汪尚書書辭免間九月戊午祝

孺人卒時年七十後先生申建寧府狀有急於祿養復乞嶽祠一次未滿間准教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之語是歲始編家禮自序之然是書屢有損益至晚歲尚未定

六年庚寅年四十一歲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寒泉塢自作壙誌七月遷韋齋公墓於崇安白水鷺子峰下自作記言卒時窆五夫里之靈梵院側懼體魄之不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焉又祝孺人壙誌言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墓隔兩縣相去百餘里觀此可破後人必宜合葬之

說後因韋齋公墓地勢卑濕復遷於寂歷山是冬建
寒泉精舍侍郎胡邦衡銓以詩人薦先生及王庭珪
辭以未終喪先生嘗曰僕不能為詩平生僥倖多類
此

七年辛卯年四十二歲前所斂散粟本息漸廣建倉貯
之出貨量收二分之息小歛捐息之半大饑盡捐其
息民無缺食且主以鄉人故行之久而無弊

八年壬辰年四十三歲召赴行闕

十二月旨
正月奉到上狀辭免

云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
促其行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

希微祿本以為親禍罰之餘荒蕪益甚伏乞敷奏寢
罷原降指揮有旨不允適有叔母服復援此辭是年
編資治通鑑綱目自序大指略曰表歲以首年因年
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又纂八朝名臣言
行錄自言掇取其有補於世教者語孟集義亦成序
言以二程之說為主而附以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
九家焉初曰精義尋改今名又成西銘解義

九年癸巳年四十四歲朝旨仍促行力辭狀至五上宰

相梁克家

字叔子

謂宜允而褒錄之有旨朱某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

居住先生以為欲求退而反得進義所不安上狀辭
宣教郎京秩而受宮觀之命秋遣子塾至婺州受業
於呂東萊名祖謙字伯恭有與長子受之書是歲成太極圖
傳通書解編程氏外書作後序言於遺書外取諸集
錄得十二篇名曰外書學者當精擇而審取之

淳熙元年甲午年四十五歲辭京秩狀四上不允始於
六月拜受有與沈侍郎及呂伯恭書

二年乙未年四十六歲夏東萊訪先生於寒泉精舍同

編近思錄為之跋遂偕伯恭與陸象山兄弟九齡子壽九淵

子靜會講於鵞湖陸主尊德性先生主道問學互相辨

言卷之三
難學者因有朱陸異同之論七月游百丈山及雲谷
各紀其勝并為詩誌之又於雲谷立草堂曰紫陽曰
晦堂堂旁兩夾室曰敬齋曰義齋作名堂室記因自
號晦菴或稱雲谷老人

三年丙申年四十七歲二月如婺源省墓三月端明殿
學士汪應辰卒祭文中有學貫九流而不自為足才
高一世而不自為名之句又挽之云祇今還一慟即
此是窮途蓋由平日砥礪情深故感切如此參政龔
茂良字薦先生廉退召為秘書郎先生以為如是
則美官要職可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矣卒辭不

受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允其請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冬先生配劉孺人卒與呂伯恭書云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為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痛又女已誌銘云朱氏女生癸巳年四歲呱失恃是劉卒在丙申也

按先生祭汪尚書文首云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然則汪卒在三月矣焉得有七月致書之事李譜誤今削之

四年丁酉年四十八歲二月葬劉令人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自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順寧十月詩

經集傳成序之周易本義亦成

按周易本義無序莫考成時歲月姑從李譜載在
此年

五年戊戌年四十九歲七月知建康府劉珙卒有祭劉
樞密文及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又挽之云久矣
身無用前恩歎莫償猶追念少日依劉事云八月以
丞相史浩字直翁薦差知南康軍上狀辭免有與呂伯
恭書因東萊南軒交相勸駕乃應命

六年己亥年五十歲三月末到南康任有謝表及與史

丞相王樞密

名淮字季海

表寺丞

名樞字機仲

書到即乞蠲減

星子縣稅錢立周濂溪祠配以二程其東立五賢祠
以祀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屬尤延之
表為記詳見與李濱老呂書又尋得唐李渤白鹿洞
故址在廬山下與兄涉借隱此構屋數楹為諸生講論之所
屬東萊記之有尋白鹿洞故址議復興建詩

七年庚子年五十一歲正月乞宮觀言去年三月三十
日到任今滿十月不久當書一考緣衰病愈侵心力
凋耗難勉強任職上狀不允知江陵府張栻卒祭之
云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面誨而未窮又
書傳而不置蓋繳紛往返者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

致後與東萊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
嘗不酸咽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海內
惟尊兄為同此懷也三月白鹿洞書院落成言於朝
得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著白鹿洞賦列規
約於講堂并為文告先聖先師上狀乞以泗水侯伯
魚從祀先聖及加封陶威公侃時詔監司郡守條具
民間利弊上聞四月應詔上封事言為政之要在恤
民恤民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必親賢臣遠小人
誨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君心可得而正今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人所喜則陰為引援懼

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擿排使號令黜陟不出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斷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此并君上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語甚切直奏上孝宗頗怒有解之者乃得免五月更定太極通書為後序是歲大早有奏南康軍旱傷及乞放免租稅撥錢米充軍糧賑濟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等狀因申嚴鄰邦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周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少蓄積虛實通商勸分措施有方饑而不害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風輒壞即募飢民築堤杆之民賴以食舟患亦息與東萊書

云某前被不允指揮今已三月方再上祠請適此旱
災祈禱未能感格早禾已不可救更數日不雨大段
必致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駑力若以曠敗抵
罪無可奈何耳十一月於三峽之西葺卧龍菴畫諸
葛武侯像於壁間祀之屬西源隱者崔家彥董其後
并記以文

案先生到南康任在己亥三月乞祠在庚子正月
不允欲再請適會求言遂於四月應詔上封事旋
因早不果去集中所注上封事年及與東萊書所
云彰彰可考宋史本傳移封事於六年誤也綱目

因之亦誤李譜編在七年今從之又按行狀所云
明年指到任之明年即七年也而宋史不據之

八年辛丑年五十二歲二月建壯節亭以祀劉凝之陸

子靜訪先生於南康先生率僚友諸生聽誨於白鹿
書堂有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書堂誨義後同產妹卒

誌其墓云予寡兄弟先君之遺女惟此妹今病死而

余適從吏役歸則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

字子翔先
生妹壻

相持大慟云云三月差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辭
免不允閏月受代歸需次其治南康也視民如傷而
姦猾侵暴撓法害政者亦不少貸故人皆畏其威而

懷其惠有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及觀康王谷水
簾諸詩又與陳師中守書云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前
月十九日到家江西敕告尚未被受七月以先生知
南康軍救荒有績效除直秘閣先生因前奏納粟人
未推賞上狀辭職名著作郎呂祖謙卒為文祭之有
道學誰使之振經說誰使之繼君德誰使之復斯民
誰使之福我之愚孰為之箴過孰為之督之語蓋南
軒與東萊先生稱為畏友自相繼云亡而益有道窮
之歎矣浙中大饑故相陳俊卿過闕力薦先生丞相
王淮亦薦之九月命提舉浙東茶鹽入對極論刑政

未舉君子未用小人未去大臣失職賤者竊柄貨賂
上流而澤不下究約有七事皆切中時弊有延和奏
劄救荒事宜狀到任謝表未至先移書他郡募米商
而蠲其征不日間來皆輳集民賴以不饑鈎訪民隱
單車屏從按行境內深山窮谷靡所不到政有不便
者悉釐革之一路肅然至有自引去者上謂宰相曰
朱某政事卻可觀為下其社倉法於諸路

九年壬寅年五十三歲夏行部至紹興是郡灾傷尤甚
奏乞三事一速推獻助之賞以勸富民出粟一減度
牒米數使牒易售而米易集一懇更降錢會三十萬

貫以資收糴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并住催各州縣積年舊欠又奏救荒畫一事件狀言雖懇切周至朝廷未能悉如所請因貽書宰相責之七月至台州有奏免納台州丁絹狀又劾守臣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及贓私款蹟仲友係王淮姻親持之不下先生論益力前後凡六上時仲友已遷江西提刑淮不得已乃奪其新命以授先生先生謂何異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有辭免江西提刑狀尋加直徽猷閣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復以祖籍徽州婺源應行迴避力辭免進職及江東

提刑狀中云臣自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
妄有論次數年以來草稿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
今若少寬原隰之勞更竊升斗之祿假以歲月卒成
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所以仰報大恩者
固不在簿書期會間也吏部尚書鄭丙御史陳賈請
嚴禁道學孝宗惑之道學之禍始萌於是故辭狀中
又有賊吏黨與加害於臣不遺餘力遠至師友淵源
亦復無故橫肆觚排變亂黑白云云

讀此狀知請禁道學事在壬寅而綱目誤編在癸
卯又知通鑑綱目草創於壬辰非即成也

十年癸卯年五十四歲春朝廷以先生止受職名而辭
提刑乃命主管台州崇道觀是年築武夷精舍從學
者益衆有精舍雜詠并序言武夷溪凡九曲精舍在
第五曲蓋最深處又於石門之塢列屋其中以待來
學者命曰觀善齋

十二年乙巳年五十六歲六月監潭州南嶽廟劉珥卒
為文祭之首云自我少時來託君家君時未斲蘭茁
其芽又云蓋自卜居逾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
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跼伏窮山別稀會久蓋歷叙少
日依劉及平昔過從情誼尤篤之意云是年祠祿滿

上狀復乞一次得華州雲臺觀

十三年丙午年五十七歲三月著易學啟蒙自為序署

曰雲臺真逸後或自號雲臺隱吏

跋周元翁帖

或號雲臺

子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八月成孝經刊誤有序又編小學十

一月丞相福國公陳俊卿卒為作行狀又為文祭之

正獻公蓋屢次力薦先生復令其子若孫受業者故

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間闕遂托知己之語

案先生所編小學有題辭不著年月其目在易學

啟蒙後學庸章句前又考與劉子澄書屢及小學

論編門類規模而中有張吕云亡及去冬奏對之

語似在淳熙九年後始編後又與書云小學刊行
亦佳則在劉守袁州時已酉庚戌間矣然則編始
壬寅成於丙丁間刻於己酉後也李譜編入茲歲
今從之

十四年丁未年五十八歲三月改主管南京鴻慶宮賦
詩云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
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七月以丞相周必大字子
充薦差江西提點刑獄待次上狀辭不允九月高宗晏

駕著君臣服議

十五年戊申年五十九歲趣令奏事之任辭又不允因

於六月赴行闕有要之於路者言正心誠意上所厭
聞戒以勿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回
互欺君及入對論今急務有六輔翼太子也選用大
臣也振舉紀綱也變化風俗也愛養民力也脩明軍
政也六者之本在君心君心正則萬事無不正孝宗
納之廷對之間面論甘昇漏洩文書挾勢作奸為盛
德累上稱其才對以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為惡
上曰知卿剛正今處鄉以清要官遂除兵部郎官辭
疾未拜侍郎林栗前與先生論西銘不合有宿嫌遂
借此抨擊誣為浮誕宗主妄自推尊遷延道塗邀索

高價陞對除郎輒懷不滿傲睨弗肯供職望將其停
罷以為事君無禮者戒賴周益公言其足疾未瘳力
為調護乃仍申江西提刑之命先生上狀力辭又與
益公劄子言不可就之意於是以直寶文閣主管西
京嵩山崇福宮尋轉朝奉郎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言
栗以私意誣劾所言不實御史胡晉臣亦劾栗喜同
惡異出栗知泉州上尋悟先生去國之故九月復召
赴行闕辭不至以前延和奏劄未盡曲折因投匭上
封事反復申明其說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十二
月除主管西太一宮崇政殿說書蓋感其忠蓋將為

燕翼謀也復上狀力辭乃命以秘閣脩撰主管西京
嵩山崇福宮是年與陸象山移書往來辨論通書無
極而太極之義

按益公薦在丁未七月王淮罷相在戊申五月先
生入對在六月或謂益公之薦在王罷後者非

十六年己酉年六十歲二月光宗受內禪擬上封事十
條或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不果奏是月成大學章句
三月成中庸章句及或問并編輯略閏五月以覃恩
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運使上狀辭免并與
留丞相名正字志仲劉子遂改除知漳州辭不允

案淳熙二年與東萊書云附去中庸大學得條示所未安者幸甚又一書云恐未成之書流布不免誤人又與南軒書云中庸章句一本納上此是草本張呂之卒在七年八年據所與書則是兩書之成已久至其後頻加論定故於是春始作序至易箒時猶脩改誠意章注也輯略蓋取石子重塾中庸集解原本而刪定之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年六十一歲四月到漳州任有謝表到即條奏乞蠲減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約千餘萬有狀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以揭示之

禁婦女之為尼居菴者俗以大變教習諸軍弓射分
作三番及格者賞之不及者留習及等而止閱時皆
成精伎時朝廷議行經界因上狀極陳其不可不行
言版籍不正田賦不均貧者無業有稅則輸納欠負
私有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無稅則隱瞞失隘
公家有歲計不足之憂又言此法行貧民下戶所深
喜而豪民猾吏所不樂必巧為詭辭以相沮撓切勿
惑其浮言言之甚切然朝廷陰持兩端講究年餘迨
先生離漳而事遂寢矣有與留丞相書漳浦迪功郎
高登以直言忤秦檜竄死容州上狀請加褒錄薦知

龍溪縣翁德廣有懇懇愛民之實請加晉擢俱報可
又與趙帥子直汝愚書論舉子產因革利病昔先生
守南康時建壯節亭以祀劉凝之既去十年而亭毀
知南康軍曾致虛更創之因為記其顛末并作冰玉
堂記十月因地震又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請祠不
允是歲刻四書五經於郡

二年辛亥年六十二歲正月長子塾卒於婺州上狀乞
解職歸治喪并與留丞相書命以秘閣脩撰主管南
京鴻慶宮復上狀辭職詔諭論誤之職以寵名儒乃
拜受因自號鴻慶外史四月受代罷郡與留丞相書

云區區賤迹自四月十六日解罷郡事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書未猶以經界事為言而并及求賢別邪之意十月除荆湖南路轉運使三上狀辭免十二月差知靜江府復上狀辭此兩辭蓋因罷經界之議有激而然故與趙子直名汝愚書云某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復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禹圭蓋沮格經界事者也尋又以經界不行自劾

按辭免靜江在壬子正月因順文終言之

三年壬子年六十三歲詔趣赴職再辭乞祠從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以居承韋齋公之志也人因稱為考

亭先生十一月葬子塾於天湖作亡嗣子壙記

四年癸丑年六十四歲十二月差知潭州使金人回言

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上狀辭免不允白云

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可疾速赴任遂拜命有與留丞

相書

在明年
正月

五年甲寅年六十五歲五月到潭州任有謝表洞獠有
滿來矢者侵擾郡境遣人諭以禍福降之創立晉譙
閔王司馬丞及紹興年死事之臣孟彥卿等祠廟并
上狀乞賜廟額湖湘士子頗知學日伺先生公退請
質所疑為之講說不倦劉共父張南軒曾建嶽麓書

院其宇已廢擇爽塏地重建之以處生徒六月壽皇
晏駕光宗稱疾不執喪中外皇皇知樞密院趙汝愚
與太皇太后定策立寧宗持服尊光宗為太上皇而
相趙汝愚上在潛邸已聞先生名趙又首薦先生八
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入對便殿即言陛
下寅紹丕圖權而不失其正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
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念能充是心以盡吾負罪引慝
之忱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則人倫正而大本立又因
天變言進退人才合公論而不啟私門則聖德日新
天人之應不違釁孽之萌不作矣有行宮便殿奏劄

及請免待制改說書寧宗降御筆云卿經術淵深正

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隆儒重道之意

始拜命十月進經筵講義自大學聖經至誠意章止至此章先生罷講矣又

有請逐日聽講并進德劄子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

陵以為水淺土薄下有水石孫逢吉乞別求吉兆有

旨集議先生上言當博求名山不宜偏聽臺史委之

水泉沙礫中不報十四日差監實錄院同脩撰辭免

不允有除待制待誨脩撰謝表以覃恩授朝議郎賜

紫金魚袋奏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及瑞慶節罷朝

賀皆從之又因講經筵留身奏四事一罷脩葺東宮

二脩定省之禮三詔左右勿預朝政進退人才委之
大臣四另卜新兆以安孝宗體魄閏月上祧廟議時
將祔孝宗詔議祧廟許及之等請祧僖宣二祖而以
太祖居第一室趙丞相主其議給舍樓鑰陳傅良等
皆附之先是治平間僖祖主已祧夾室神宗從王安
石言僖祖與稷契無異仍祀第一室趙不以為是故
主許議先生上言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歲祖廟夾
室之法而無祖考遷主下藏子孫夾室之文若別立
廟以奉祀則祫祭不得合食宜仍以僖祖居第一室
祫祭則正東向之位又有面奏劄子并繪圖貼說寧

宗稱善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當祧高宗壽皇時
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先生
因乞降原奏劄子付外施行而所奏終寢旋罷諤職
除宮觀時韓侂胄浸用事啣丞相留正以內批罷之
右正言黃度將劾之又以御筆出知平江府先生因
請畢進諫侂胄聞之大怒讒於上前遂出御筆云憫
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宮觀先生奏謝即
出國門趙丞相諫不聽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先
生皆不報先是先生趨召時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
首相留正有憂色至六和塔永嘉諸賢各陳所欲行

之策先生獨曰彼方為几我方為俎何暇議及此哉
至是果驗尋有以寶文閣待制差遣州郡之命上狀
辭免不允除知江陵府復上狀辭免并懇追還原帶
煥章閣待制職名凡六上狀逾年乃以秘閣脩撰提
舉南京鴻慶宮有謝表十一月還考亭路過玉山邑
宰司馬邁請為諸生講學有玉山誨義是年以明堂
大禮恩補季子在為承務郎有第三男授官告家廟
文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禮有告先聖文後更
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年六十六歲轉朝奉大夫因去冬

議祧廟事趙丞相持之不下貽書誚之而趙適去位矣初寧宗之立往來傳語侂冑與有力焉先生屢以手書勸趙當優以厚賞不可使預朝政趙謂其易制不納後卒為所陷誣以大逆貶竄窘迫中道暴卒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希侂冑意陰疏姓名授之以次斥逐始加以偽學之名繼直誣為逆黨右正言劉德秀又上疏言乞考核邪正真偽由是毒痛善類自公卿以至韋布無得免者

二年丙辰年六十七歲正月丞相趙汝愚竄至衡州暴卒為文祭之有云矧予衰鄙素所知憐推挽彌縫期

於國定何悟反復接踵言歸我罪未行公行先邁云
云蓋叙其知遇汲引而同罹憂患之意已預知國事
之不可為矣因欲上疏極論佞胄姦邪且白趙寃子
第友朋交諫謂必速禍筮之遇遯之同人嘿然而止
因遂自號遯翁八月禁用偽學之黨十二月削先生
秘閣脩撰職名罷奉祠依前官
明年正月二
十七日奉到謝表云
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年齡晚晚雖悲
後効之無期肝膽輪困猶冀孤忠之有在先胡紘未
遇時謁先生於建陽待以脫粟飯紘不悅後為御史
欲劾以洩忿疏稿已具會遷官未果遂授其稿於沈

繼祖沈謂富貴可立致遂上之疏誣先生十罪且云

朱某倡偽蔡元定

字季通

實為羽翼因竄之道州先生

與從遊者百餘人往與訣別坐客感歎有泣下者先

生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

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即見

黜落

三年丁巳年六十八歲以知縣州王沈言籍偽學逆黨

宰執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

字謙仲

為首次列先生

及徐誼彭龜年等五十九人時偽學之禁日急而先

生與其徒講論不輟留衛公貽書微風勸之答曰彼

以是心至不忍却之耳是歲著韓文考異

案韓文考異蓋因南安軍方氏本而叅以諸本異同凡十卷序無年月攷諸與方伯謨士孫書屢及之中一書云某忽聞鑄職罷祠之命知成在丁巳正月後也李譜編在茲歲今從之

四年戊午年六十九歲蔡元定卒於貶所為文祭之作書集傳脩儀禮經傳通解二書皆未就故蔡仲默書集傳序有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定之語及易簣時書囑勉齋續成儀禮經傳通解十二月狀乞致仕

五年己未年七十歲正月允致仕請令守朝奉大夫致

仕有謝表及告家廟文是年復遷葬韋齋公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補作皇考贈通奉大夫吏部朱公行狀著楚詞集注

案楚詞集注目錄編在諸書之末序雖無年月可稽而自言疾病呻吟之暇粗定為八卷又云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玩其詞旨作者其有憂患乎其借離騷示與靈均同志乎則此書洵為先生之絕筆無疑也李譜謂是書為趙丞相作而編於乙卯歲趙竄在乙卯十一月卒在丙辰正月則此書

不成於乙卯明矣即云為趙而作亦應編在丙辰
後也

六年庚申年七十一歲三月己未先生屬疾門人問為
學之要曰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久之心與理
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應萬物直
而已矣庚申猶講太極通書卒酉改大學誠意章注
甲子命移寢中堂正坐整冠衣就枕而終葬於建陽
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卒後二年弛黨禁詔與華文
閣待制致仕恩澤先生歿時守臣傅伯壽不以聞故
朝廷猶以生存命之伯壽故人子也因未薦之蓄私

憾焉嘉定元年始詔與遺表恩澤二年賜謚曰文三年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嘉熙二年建寧守王埜建朱子祠御書建安書院扁額賜之淳祐元年詔與周子張子二程子並從祀孔子廟六年徙祠於江東道院御書紫陽書院扁額賜之

朱子年譜纂於其門人光澤李果齋臨邛魏鶴山為之序然建寧李氏默謂其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所增益而非果齋原本因偕朱子之裔孫名河者互相參稽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削其不合存十之七復益以本傳行狀及褒典合為四卷刻於前明嘉靖中此即梁溪高氏愈所取以為節錄之本也李氏此譜詳審精密洵為紫陽功臣矣然細攷之間亦有與行狀齟齬之處蓋行狀所載往往不著年月且或先事而預書或從後而補記行文之體則然而譜中未盡深考又或所傳聞異詞因訛襲謬弗遑一一

改正至於行事出處之間師友親屬離合存沒之際大關係處尚有略而弗書不無遺憾亮自束髮即好讀先生文道塗之間未嘗不攜以行然每以其文按之於譜時有抵牾輒至茫昧廢卷因不揣愚蒙復取全集紬繹而參伍之即本先生之文以審定先生行事著書作文之歲月或從宋史本傳或從勉齋行狀或從李譜不主成見期於覈實而後已其有李譜未詳必當入者間為補綴一二至於書疏所陳文集具在撮其要語略觀指歸庶免繁蕪體裁亦稍異舊譜編既竣題曰重訂朱子年譜明因二李原譜頗有移

易增損云爾後之賢者讀先生之集無置是編以為
左證則每展一篇其中所云自覺瞭如指掌而於高
孝光寧四朝時事亦不啻躬逢而目擊矣由是察言
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外則先生忠君憂國之心難
進易退之節守先待後之學息邪距詖之功所以遠
紹孔顏曾孟之心傳近集周邵張程之大成者不益
可深信而無疑也哉昔先生私淑程門其撰伊川年
譜猶自謂不能保無謬誤况如亮之末學淺識去先
生之世盖五百八十年竭力討論敢信一無舛戾乎
惟冀博聞彊識之君子痛加勘定箴其闕誤俾無毫

髮之憾所深願焉時乾隆壬寅三月既望長洲後學

褚寅亮謹識

金子良刻字

朱子年譜序

朱子之道孔子之道也朱子之
學孔子之學也欲知孔子之道
與學當明朱子之道與學欲明
朱子之道與學當考朱子之人
與世則行狀年譜二者其要也
行狀為門人黃勉齋幹所著年
譜為門人李果齋方子所著而

行狀余已屬門下劉昇之與明
道行狀合刻吾邑果齋初止輯
朱子言行未名年譜魏文靖序
言之然其名傳之已久其書終
不可得於是後之為朱子年譜
者紛然各出入自為說雖朱子
之道學昭如日星而其生平之
詳卒未大著明於天下後世惟

乾隆中寶應白田王氏所撰朱
子年譜又為之考異世稱善本
吳清卿先生視學吾秦曾以是
書見贈讀之誠歎其精嚴詳核
高出諸家而北方之學者實未
易數數覲也光緒己卯余遊鳳
翔謁張子祠遂至府學司訓吾
友長安寇允臣所晤郡人鄭治

亭先生後嗣余聞先生為朱子
之學也久因求著述乃得朱子
年譜及許魯齋年譜鈔本歸而
心倦二謂何無人鋟以公世已
乃屬寇君轉語郡士周宗釗士
甫士甫慨諾樂善重道其志洵
可尚已余與諸生讎校之餘竊
見先生所見徽譜即白田本建

譜即福建祠堂本祠堂本自有
誤而先生此本與白田本亦多
有異同白田獨不信家禮為朱
子作年譜削而不載先生亦沿
其說不能傳疑朱子年二十四
師事延平白田則載於三十一
歲為受學之始先生改從二十
九歲雖據趙師夏跋延平答問

領簿同安始棄所學而師事之
語而不知朱子三十四歲而延
平卒祭延平文有曰從遊十年
誘掖諄至則白田失之而先生
亦未見其為必然也至於五十
五歲辨浙學五十六歲辨陸學
之非辨陳學之非先生一皆去
之獨未提綱或恐開後人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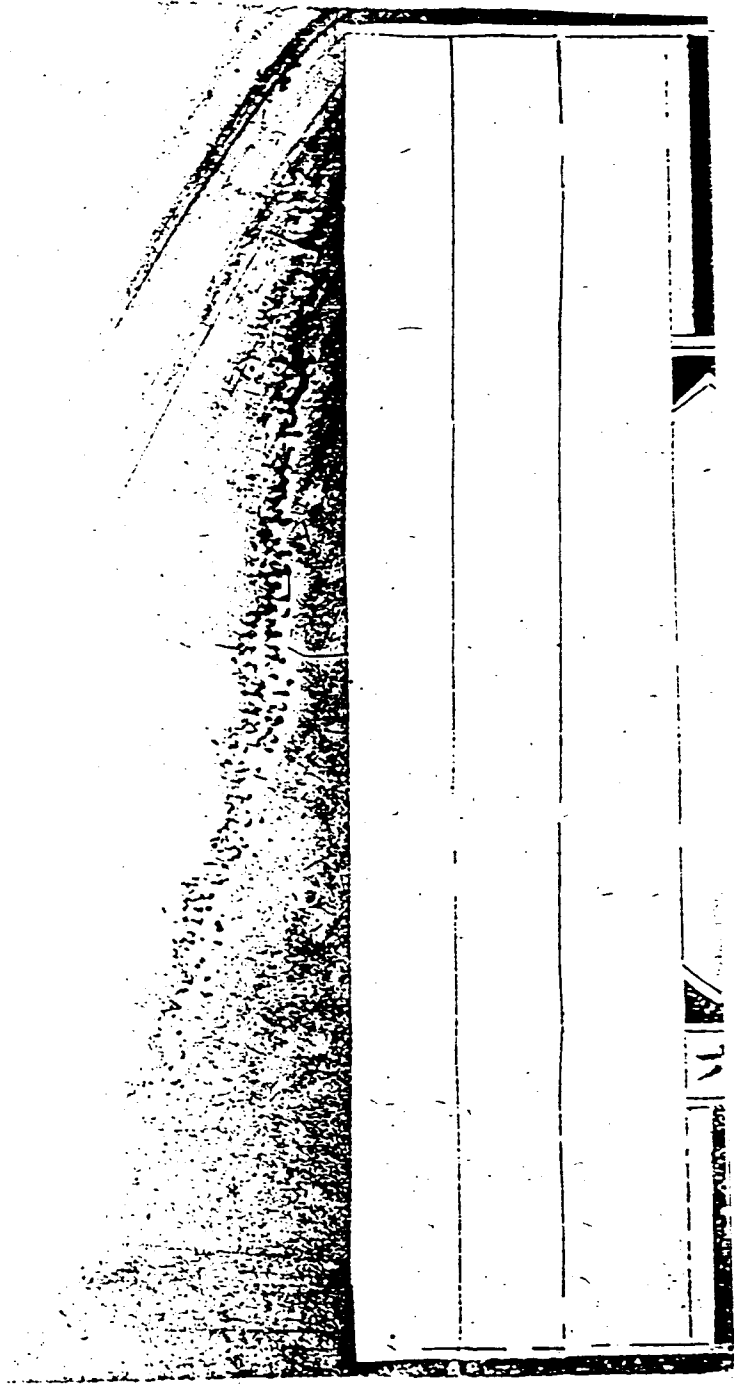
之端歟此皆朱譜大關鍵雖非
舊譜所有亦當大書特書况白
田固已引證明確乃猶有議其
為妄加者夫朱子一生極力所
明辨而今反為之回護不惟聖
賢衛道苦心指示親切之處黜
闇不明且使有志於學者亦將
混淆兩可道術因以蔽晦甚或

誣吾朱子可不為之大懼耶然
亦不敢輒為增補以俟讀者得
見其真而審察焉又如歸劉氏
田之在三十四歲通書解亦成
於四十四歲陳同甫來訪之在
五十三歲楚辭集注後語辨證
成之在七十歲白田本皆與此
未能如一此亦所當參考互訂

者也。要之先生此書於徽建兩
譜各有折衷。間復補注簡要切
實。誠有益於學者。即此以求吾
朱子之全。其於造道入德之方
進禮退義之節。忠君愛民之誠
著書立教之旨。本末體用亦略
可見。由是益進而文集語類諸
書熟讀精思。虛心切己。本果齋

原譜總論所謂居敬窮理反躬
聖學功夫與行狀如出一詞者
而實用力焉則一切空虛功利
馳騫博雜與夫陽儒陰釋顛倒
中晚始異終同之說舉不足感
其胸中然後孔子以來博文的
禮兩造其極者可得而信而孔
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

之大成學術道統淵源有歸即
以此為吾儒之指南麟雖淺陋
無聞竊願與吾黨士共證焉嗚
呼是刻豈小補哉庚辰九月丙
戌三原賀瑞麟復齋甫序



朱子年譜

鄭士範編集

庚戌

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朱子生

朱子先世居歙州之黃墩唐天祐中遠祖瓌以

刺史陶雅命領兵三千戍婺源因家邑之萬安鄉松巖里
七傳至章齋先生松當宣和末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方
臘亂睦道梗且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護國寺之側
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自後往來僑寓
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鄭氏而生朱子焉乳名沈郎小
字季延行五二諱熹屏山先生命字元晦以元為四德之
首不敢居更曰仲晦初任同安簿號牧齋乾道庚寅作晦
菴於蘆峯之雲谷因號晦菴後名雲谷老人己亥知南康
號拙菴癸卯建精舍於武夷山中有仁知堂稱仁知堂主
乙巳拜華州雲臺之命曰雲臺子雲臺隱吏雲臺真逸雲
臺外史丁未差主管南京鴻慶宮曰鴻臺外史己酉題通
鑑韻語曰嵩陽隱吏既而年週甲子遂名晦翁又曰晦菴
通叟至紹熙壬子始築室考亭更龍舌洲名為滄洲曰滄
洲病叟慶元乙卯擬上封事筮得遯之同人因號遯翁丁
巳注參同契度名鄭誼嘉定己巳賜諡文
我朝康熙中定詔誥奏章俱稱朱子

卷之三

三

一

一月五

辛亥 紹興元年。二歲。

壬子 二年。三歲。

癸丑 三年。四歲。

甲寅 四年。五歲。章齋與內弟程復亨書媳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初章齋師豫章羅仲素先生與延平

李先生為同門友聞龜山楊文靖公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卜筮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名其齋以自警飭朱子之學固自有來。

乙卯 五年。六歲。

丙辰 六年。七歲。

丁巳 七年。八歲。文集熹見時先子官中祕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為少監熹嘗於眾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

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為何等語也。今按綱目續編以尹焞為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實紹興七年。

戊午

八年九歲

胡泳錄孟子所謂弈秋只爭這些子一箇進前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

為學須如此做工夫。

己未

九年十歲

庚申

十年十一歲

韋齋書昆陽賦後云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

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界之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朱子跋云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來寓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

辛酉

十一年十二歲

壬戌

十二年十三歲

癸亥

十三年十四歲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韋齋卒於建州城南環溪

三

正流

精舍年四十七。文集先人自幼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爲賈誼。陸贄之學。久之。文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受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郎曹。與修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爲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又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

甲子

十四年十五歲葬韋齋先生於西塔山

在崇安縣五夫里。其後改葬於武夷

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原。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傳之弟子。輩彥冲。且願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傳爲築室於里第之傍。手書與致中。曰。於潭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矣。朱子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朱逢年。棣玉瀾。

集有天涯念孤姪。攜母依諸劉。書來話悲辛。心往形飄留。之句。方子錄。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乙丑

十五年十六歲六月服闋

語錄云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

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

丙寅

十六年十七歲

語錄某年十六七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又溫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

生為活卻說他人以生為生青之生者不然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子細看過少年被病翁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殺喫工夫又某十七歲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覺朱抹處太煩再用墨筆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會中自是灑落

丁卯

十七年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

三

三

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十二月丙申。劉屏山卒。某以童子侍疾。時

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某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歿。跋遺帖云。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疊疊不倦。

辰戊

十八年十九歲登進士第。語錄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

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或問先生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又某年十五六。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見他說得也殺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又某記少年應舉時。當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又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巳己

十九年二十歲。語錄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不可恁

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應脈絡相貫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硃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讀書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西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是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跋會南豐帖云某年二十許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義剛錄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云二月十日劉聘君卒墓表云初在太學云是要尋那精底

訪伊洛程氏之傳

得其書而抄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遠易學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遂棄錄牒而歸過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公皆請業焉精思力行踐履日以莊篤熹先君子棄諸孤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

誨之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妻之書帖後云橫渠西
銘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

庚午

二十年二十一歲春如婺源省墓韋齋之仕於闕嘗質其
先田百畝以為資同邑

張敦頤教授於劍請為贖之韋齋歿敦頤以書慰朱子於
喪次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墓婺源以租入充祭祀省掃
之費時董琦侍朱子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朱
子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語錄云縣有五
通廟最靈怪某初還或勸謁之不往是夜會飲灰酒遂動
臟腑次日又偶有蛇在階旁眾以為不謁廟之故因告以
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福
福請即葬我於祖墓之旁甚便

辛未

二十一年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迪功郎泉州

同安縣主簿邵武道中詩未黍經秋成收斂已空畦田翁
喜歲豐婦子亦嘻嘻而我獨何成悠悠長路

歧凌霧即曉裝落日命晚炊
不惜容鬢凋鎖日長空餓

壬申

二十二年二十三歲詩集有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
又有齋居聞磬讀道書作及贈仰上

詩人

癸酉

二十三年二十四歲夏見延平李先生

李先生愿中侗受學於羅公仲素龜

山倡道東南從遊甚眾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龜一人而已李先生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故往見之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掎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嘗言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為能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果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學釋李

朱子年譜

卷之五

周正誦堂藏書

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云。李先生命去聖經中求義理。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又云。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此是最切要處。舉以問李先生。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未曾子細理會。便與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又云。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秋七月之同安任。是月下西。子塾生。至任後。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楹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開以義理。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為文勸諭。以為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以為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因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得許生升而愛之。至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葺。云。答陳明仲書。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

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
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
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
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賀孫
錄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
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
時舉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
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
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
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
人怕過錄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豫
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
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委臨期吏覆云例
當展日又諭以斷不改日補試榜諭父兄有愛其子弟之
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
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
憂也德明錄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
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
志嘗過錄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
能寐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

杜鵑聲。畱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詩。有我來亦何事。吏桀古所記之句。

戊甲

二十四年二十五歲

有柯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憚不敢為非。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趣而與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學者翕然從之。申縣劄子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畱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

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共言行。得以矜式。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論語課會說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講禮記序說。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灑掃。炊。陘之閒。皆有儀節。聞之若不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惟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知。殆未可以差殊觀也。諭諸職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閒。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舉子而已。有屏弟子員。告先聖文。與李教。授書議贍學。錢州縣通得用之。

七月子堃生。

乙亥

二十五年二十六歲

時請於帥府盡模府中所有書以歸建經史閣以藏之而為之守視出內

暴掠之禁戒又料簡故匱治平中知縣林瀆所藏書得尚
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縣學釋奠
舊例止以人吏行事朱子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
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
禮圖訓釋辨明纖悉舉備執事學生得以旦夕觀覽臨事
無舛祠丞相蘇公頌以學術名節可師也常病州縣之間
士大夫庶民之家行禮為難因著臣民禮議以為宜取政
和禮凡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別加纂錄號曰禮畧刊印而
頒之州縣州縣刊印而頒之民間擇士之篤厚好禮者誦
其說習其容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使行禮者有考
焉其祭器祭服皆給一為式使州縣倣而備之禮書之所
未備則更加考正而皆為之圖與書並頒而藏之申嚴昏
禮狀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
聘或至奔誘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
或為之乞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
娶儀式行下以憑約束告先聖文一昨舉行鄉飲酒禮而
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今者賓與有日
嘉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射

卷之三

禮

周

禮書

圖記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泣與予備西北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為射圃屬其徒日射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閒往射如初

丙子

二十六年二十七日考滿賀孫營錄某向為同安簿

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

丁丑

二十七年二十八歲冬十月以四考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

與立祠於學畏壘菴記云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返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客或謂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遂書以畀陳氏今案所云旁郡蓋漳州也漳州教授廳壁記云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館予於其直寓之舍云還劉氏田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山去家頗遠特於中途建

獸馬莊置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共父璠盡以畀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平父珩不受謀於忠肅轉畀南峯寺○歸自同安彌樂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寅戊

二十八年二十九歲正月之延平從李先生受學先生云

要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脈絡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

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卯己

二十九年三十歲三月校定上蔡語錄序之八月召赴行

卷之三 語 一 周正遠堂藏書

在辭。用執政陳俊卿薦也。今案福公行狀。乾道三年。參知政事。是年。尚為殿中侍御史。時與湯思退同執政者。

陳康伯也。十一月。省劄趣行辭。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頃以多

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

云何。反自証。閱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寤嘆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朝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輓。

三十年三十一歲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庚辰

是歲延平與朱子書云。聞召命不置。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親友仕於朝者。以

書見招。戲以兩詩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畱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

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

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辛巳三十一年三十二歲。有與黃樞密書論恢復言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為能辦。

壬午三十三年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

平復寓西林者幾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

已日新四月十二日胡籍溪卒行狀先生從胡文定公學如此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又嘗

受易於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心為物漬故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

也耶由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祭籍溪文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

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斃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續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斯藏卜鄰

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舖我壯而頑見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

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啟手足我亦不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

無及袒跣而入哭於寢五月祠滿復請六月孝宗即位詔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

夫上上書

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

言講學以明理定計以養氣任賢以修政三事不報李先書

云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明道語云治道在於修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心

但無所伸爾亦是月得祠

未癸

孝宗隆興元年三十四歲

有答陳潛書論鹽法更須博盡眾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

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

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十月至

行在所辛巳入對垂拱殿

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者李先生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

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敵人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與魏元履帖云熹六日登對初

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鳴張則不復聞

聖語是月庚寅李先生卒

李先生年七十一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自建安

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遂過潭溪遊武夷而歸會閩帥汪錫聖以禮迎先生十月望至福唐是日疾作遂卒於

申甲

府署汪公躬視棺殮禮意喪具無不周悉數日諸子畢至以喪歸朱子在都聞訃今案祭文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然則延平是年夏過潭溪入秋乃去朱子聞訃在將發行在時也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資闕

拜命遂歸

答柯國材書武學闕尙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且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

生計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時事竟為和戎所誤奈何奈何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能感悟萬一為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

二年三十五歲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比葬又往會序述行狀請汪公應辰

志其墓又編次平日往來書中要語為延平師弟子答問方錄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困學恐聞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時無捉摸處困學恐聞成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序云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周正遺書

乙酉

乾道元年三十六歲四月請祠五月差監南嶽廟先是省

職既至而執政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與陳侍郎書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之非而已○作齋居感興詩

丙戌

二年三十七歲作雜學辨辨蘇氏易解蘇黃門老子解張

何鑄跋○古田林擇之用中來學

丁亥

三年三十八歲訪南軒張敬夫於潭州范伯崇念德林

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畱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耒州而別有南嶽唱酬集遊山後記南軒贈詩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答詩有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之句遂偕伯崇擇之東歸至家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是行也道經昭武謁黃端明通老中以其齒德俱

尊故先之以書納再拜之禮而見之十二月己丑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陳俊卿劉琪

薦也與劉共父書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櫛州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向未曾有別去殊惘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閒而不然也某嘗警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誦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此間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在長沙時未睹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羣彥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閒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一見明主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卻誤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二公為國計也○林擴之允中來

戊子

四年三十九歲

春崇安饑知縣事諸葛廷瑞以書屬朱子及鄉耆劉如愚勸賑時盜發浦城人情大

震朱子同劉如愚請於府時徐嘉知府事貸粟六百斛籍

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

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與魏元履

書廩窮亦是州縣閒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西府書且

夕遣去但一兩縣災傷似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

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屬偏頗況吾人已是出位犯分

盡誠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今一向如

此卻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

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不若更度

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命自申明而約

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四月編次程氏遺書成五月兩被省劄趣就

職辭申省乞嶽廟差遣七月奉府檄行視水災省劄再趣

就職

時國子學錄魏揆之以論曾覲去國朱子遂力辭賀陳丞相書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

丑己

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板汲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以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戀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五年四十歲正月戊午子在生

序中和舊說熹蚤從延平

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而前日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以自誤而已。

卷之三

周正諸堂藏書

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已發未發說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

八月省劄復趣行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孺人欽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粵國夫人答程允夫書某重念先世南來

人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與世不諸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倘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庚寅

六年四十一歲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

湖之陽

名寒泉陂作壙記又作皇考遷墓記云府君將沒

即西塔山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魄之不獲其安

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鷺子峯下云云

豈幸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止云初藏

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又不載寂歷的遷年月者竊意

當乾道間墓記雖成不果於遷其後始卜遷寂歷耳但明

年庚申朱子沒矣不知寂歷之遷果在何歲也朱子於父

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

加禮敵己以上則拜之

十二月召赴行在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

卯辛

七年四十二歲五夫三里擲立社倉

因前貸郡米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

為倉以儲之願貸者每石量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斂散

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後將元米六百

石納還本府見管三千一百石息米依前斂散更不收息

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

人不

闕食十二月服闋

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日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禭參酌古今

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去。至易箠後。其書始出。今案王編修懋竝考明家禮。決非朱子之書。是後人依託爲之者。見白田雜著。辨論甚詳。答張敬夫書。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斥廢。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又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瘵。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

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辰壬

八年四十三歲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名要義。改今名。二月省

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資治通鑑綱目成。六月省劄再趣

行以遭期親服辭。答呂伯恭書。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尤溪。通歲方歸。而

日前俗冗事狀殊迫。猝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以召命不置。欲自載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尋念無益。且亦貧甚。無辦裹糧處。遂復中輟。比復遭叔母之喪。憂瘁之外。無可言者。祭禮畧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

至。今又遭此甚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十月八朝名臣

言行錄成。二月西銘解義成。

巳癸

九年四十四歲。三月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嶽廟。四月太

辰壬

周正上祖堂藏書

極圖說解成序尹和靖言行錄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

辭。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奏乞褒錄之。上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左宣教郎。主管台

州崇道觀。任便居住。朱子以求退得進。義有未安。故辭。答

呂伯恭書。昨以召命之嚴。不免為造朝計。既而忽有改秩奉祠之命。知獲遂退藏之願。然褒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為懇辭。未知諸公頗見亮否。兒子久欲遣去。以此擾

擾未得行。謹命扣師席。與塾至。婺從學帖。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切為汝願之

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銘真自警云。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

其終。操有要。保無窮。有卜居詩。名堂室記。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九月序中庸

集解。○南劍廖子晦德明來從學。

甲午

淳熙元年四十五歲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屢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

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纂古今家祭禮。凡十六篇。答呂伯恭書。歲前附一書於城中。尋便不知。

未乙

達否。紙尾所扣。婆人翻開精義事。不知如何。此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說者。以為移書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為之。又以為此費用稍廣。出於眾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獨熹不便也。試煩早為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聽信。如其不然。即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為佳。蓋及其費用未多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頃辭免未獲。不欲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為道此意。此舉殊可笑。然為貧謀食。此意亦可諒也。

二年四十六歲

答傅守劄子。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為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答龔參政書。朝廷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矣。答林

高而時俗已不相察。五月東萊呂伯恭祖謙來訪編次近况其大者可嘆可嘆。

思錄成

呂公自東陽來會畱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

思錄。其後守臨漳日。錢東萊至鵞湖。復齋陸子壽九齡象

宋之三尊

於學

周正齋堂藏書

山陸子靜

九淵

來會

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驚湖寺江
西二陸及清江劉清之子登來會相

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子壽有詩。孩提知
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
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
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
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嶽岑。易簡工夫
終久太。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
只今。○答諸葛誠之書。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
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深究之。以歸於是。
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
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
蓋常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七
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一
月成晦。菴於蘆峯之雲谷。有雲谷記。雲谷三十六詠。跋袁
機仲通鑑記事本末。答敬夫書。
近日一種向外走。作之病。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
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抽
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答伯恭書。欲修
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

爲貧富可通行者。且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樂平金敬直去僞，邵武何叔京鑄從學，各錄所聞，鑄歸。十一月丁丑晦卒。

申丙

三年四十七歲。二月如婺源省墓。

蔡季通元定從。既至婺源，宰張漢率諸生請講

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之敬齋。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有歸新安祭墓，及祭告遠祖墓文。茶院朱氏譜序。答伯恭書。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六月除祕書省祕書郎。辭。八月再辭，遂復與祠。時上諭大

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參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旨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從其請。差主管武夷山神祐觀。答韓尙

書書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以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十一

月令人劉氏卒

答伯恭書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為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

痛也一體胖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內細碎便有不得不關心者衰嬾詎復堪此奈何奈何○三山黃直卿餘來學婺源李季子季札從錄所聞

丁酉

四年四十八歲二月葬劉令人於建陽之唐石大林谷

其名

亭曰萃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頤室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十月周易

本義成詩集傳成

戊戌

五年四十九歲

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或言宜以外郡處之五月陳福公改判建康朝辭上因語及

人材問公識某人否。公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上為沈思久之。八月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

借緋辭不允。令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十月丐祠。十

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二月又趣之任。東萊果書勉行。南軒亦謂

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卻有害也。朱子於是始有出意。答伯恭書。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雪為恨。亦可哀也。○上饒余正叔大雅從錄所聞。

紀

六年五十歲正月復丐祠未報啟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

崇壽僧舍。陸子壽來訪。朱子和前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劄二月在道丐祠省劄趣。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三馬正直室藏書

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南康任

初到郡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賦

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入學陪廚待補本軍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每五日一詣學首為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為敷暢其旨疊疊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濂溪周先生

祠以二別立五賢堂

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為蒙恩假

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曷司馬延義熊仁瞻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竊恐更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失載及目今見古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閒

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並覈其實。以告至是施行。乞賜陶威公廟額狀。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辨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願望之跡。比至灑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跋顏魯公栗里詩。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聞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奠故屯田劉公墓文。訪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爲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爲門垣。而亭以表焉。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告熊孝子墓文。二司馬之墓不可得。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赦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於朝。俟報修立。而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引以自劾。答伯恭書。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

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病疾。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候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愧歎也。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為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禁祖父母父園中蓬蒿。沒人。尙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

母在而子孫擅行違法別籍異財

已犯者復合之答伯恭書。郡事比亦甚簡靜。秋

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亦緣畧鋤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命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到陶公醉石處。過簡寂。開先而過。山水之勝。信非他處所及。十月復白鹿洞書院。以久不雨。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竝廬山而東。得樵者指示白鹿洞故基。喜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真羣。居講學。遊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命於其故趾。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救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

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
寓公。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仿開元禮。只爲
虛殿。遇釋奠。釋菜旋立主。將事。呂東萊爲記。每休沐。輒一
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
乃返。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
其閒。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人。不報約。聖賢教人爲學之
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
之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
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行爲敬。微
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
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爲詩以勉之。而去學規不用。又嘗爲
賦以紀復建本末。卒章云。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
允莘摯之所懷。謹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
俛拾。又解孝經。庶人章示俗。箇錄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
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釐之間。才失。則跌
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以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
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講語孟諸文。

庚子

皆五十以上做了，五十以後長進得甚不多。○
鄱陽程正思端蒙南康周舜弼謀從錄所聞。

七年五十一歲正月丐祠未報二月南軒張公訃至罷宴

哭之時南軒卒於江陵郡治祭文畧云蓋有我所是而

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嚼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返

者幾十有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神道碑云常言學莫先

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

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

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

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答直卿書南軒去冬得

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

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為懷聞其

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概說親君

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又南軒云亡吾

道益孤朋友間難得十分可指擬

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三月復丐祠不允申減

三縣科紐木炭錢歲減錢二千緡四月應詔上封事畧言天下國家之務在恤

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而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若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宰相兼統眾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天下之綱紀也。一二近習小人者。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壞之。疏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朕爲亡也。命分晰宰相趙雄。詭辭救解。乃已。與臺端書。此一二人之罪。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爲明主言之。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有不得而避。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悟矣。

秋旱甚。豫修荒政。
先是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卻蓋暴露。疏

食月餘。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是約苗失收。什入以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民毋流移。以待賑恤。準令聽民以七月。經縣陳訴。早傷。至月終止。委官驗視。據學生馮椅劄子。舊來踏旱。有醋息錢。接狀錢。買紙錢。投帳錢。著字錢。俵付錢。苗頭錢。爲民糜費。行下嚴行約束。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下戶無力投帳。遂行下當縣。取會五斗以下米單。名申軍。不待檢視。先次並與除放。據進士邵良劄子。官吏下鄉。不問人戶。早傷去處。惟於每戶帳狀。供具熟田。亦不

問分數勒令供作全熟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約束建昌官吏檢視熟田且如一坂之田大約百坵內有三五十坵成熟即約計畝角抄入熟田數內如一坂百畝只有一二十畝稍稍成熟即不須逐畝抄割令人戶一面收刈犁翻種麥量畱根查聽候檢放或有田面大概黃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出而白死者並係荒損便行貌約多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翻犁種麥如今來所檢熟田數內將來續有死損即仰人戶量畱穗稽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續與檢放約束遊手脅持之人見人戶旱田翻犁耕種妄作鄉村虛聲首熟欺詐乞覓使善良人戶不敢翻犁種麥失時仰被擾人戶經官陳理切待追送獄勘罪施行早傷住催官物一月放免官私房廊白地賃錢十分之一諭鄉民物貨市稅減饒三分之一免流移民船力勝在市闕米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出糶禁旅店不許傳遞單獨疾病之人出界許就近便米場量給口食萬一死亡即時報縣如法葬埋使主戶各存濟其客戶富民無增穀價以救鄉閭令饑民毋得強糶諭上戶恤下戶借貸將來如有不還官爲理索禁低價折人屋宇田園及吞圖婦女雇充奴婢約束質庫不許關閉而勸種蕎麥以接食隱度常平義倉爲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

數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
格因卽二事推廣爲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
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在
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乃可
遂以賞格諭先已認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張世亨張邦
獻劉師輿黃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三縣勸諭上戶承
認賑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使椿畱以待
復奏請截畱綱運米九千六百九十九碩五斗乞轉運常平兩
司錢米申出常平倉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斗零提舉
司支撥信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池州常平錢五千貫
省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糶之禁而通誘客舟
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及平人邀減平錢禁豪戶不
許盡行收糶如有民戶收糶不盡之數許命平人并有力
之家收糶客米到場當日交量卽時支給價錢不許畱滯
立式預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積米穀上戶及闕食之
家如后某都其幾家一富家有米可糶者幾家除逐家口
食支用供贍地客外有米幾石可糶開各戶姓名米數併
佃客地客姓名一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
給其地客佃客不闕仍各開名姓并佃客地客姓名一中
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開戶名

取見佃客地客姓名所闕之數。一下戶合要糶米者幾家。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業次。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兼經營甚業次。右件如前併是著實。卽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無詐冒重疊。仍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審實挑覆。卻有不實去處。甘伏重罪不辭。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逐都搨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攔。合賑濟人戶。黃筆圈攔。逐一子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縣市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產贍給。不合請給歷頭人戶若干。一中等。得過之家。并公人等。合赴縣倉糶米人若干。一下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小店業買賣不多。并極貧秀才。合請歷頭人戶若干。各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旣覈饑民之數。乃造歷頭牌面。置簿歷。印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冀稍振業。饑者舟患亦息。諭民修築陂塘。積水。許詣軍縣借米。并保借常平司米六百五十四石。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周濟焉。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熹

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饑饉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宜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屬別作情弊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命鄉眾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畧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諱以利害不可縱

命胥吏非禮騷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
閒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
減如更詐欺抵拒卽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一根括
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
著實開排再三丁宣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
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
讀示公共審實眾議平允卽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
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
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
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卽
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
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卽具因依申來
切待別行措置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
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諭當行改正右
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向仍前弊致此饑民一
有狼狽卽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千萬至
懇至懇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爲
頭賑糶賑濟至閏月終住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
監押監廂官三十五員前去各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
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並保正長作弊并

監轄賑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食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若干訖依數支米訖印子各六枚各三十五箇并合干人青絹號云某處監官隨行人吏某斗子某人使押並置造升斗委官較量及簿歷給下逐場交管行使。一印給賑濟戶歷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歷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鑿牌歷給付人戶附簿交領。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勒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往來。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之側爲一窗後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係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擔脚仍鈐束合干人不得減刻斛面官私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令各家自用客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三十里內二升十里內一升其米就所糶內支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內即就各家見安頓監糶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輸差能擔擎糶米人戶般送每

未子手譜

三

石依上項計里數支雇米水路卽本縣和雇人船裝錢比陸路減半支其人船食米並於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卽令本場上戶一面兌米出糶卽令監轄官具糶過賑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元兌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卽般運米斛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船腳支破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人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號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門外依資次旗下坐定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詣窗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溼布拭去手印卽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窗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更不用歷常平米錢縣司差人吏當廳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歷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卻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各以次

糴米訖。監官用支米訖青印印其厯內交錢印之左。仍用
溼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糴米人
不到。即時用不到印印於總簿姓名下。一賑糴人戶。逐都
各置絹旗一面。止用小絹一幅。約長二尺。各書第幾都字。
逐保各置小旗一面。或絹或紙。從便。各書第幾都第幾保
字。逐場都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答伯恭書。郡中賑
助檢放等事。卻已稍有緒。今日方得竟日之雨。民間遂可
種麥蒔蔬。庶幾有以係其心。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
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
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否耳。所幸民間卻稍稍相信。鄉
村人士有事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冬以旱傷
十分。相問。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撰處耳。

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

有旨二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

流徙與伯恭書再乞旱餘苗米已盡得之所遣人

猶未還而已被堂帖之命計此周參之力為多也十一月

作臥龍菴祠諸葛武侯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自為記

之所命之日起以為歲適大辰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

行矣皆捐俸資而屬西原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

長仁善

書

與焉畫諸葛武侯像於室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宏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之楣間。其微意必有識之者矣。○興國萬正。溘人傑從錄所聞。

丑辛

八年五十二歲正月開場濟糶。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

一升。其賑濟孤老殘疾等人。每月初二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卽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自三月一日爲頭。其上戶贍給地佃等口。前除豁不係賑糶之人。亦行抄劄。一例賑濟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爲頭。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二月。陸子無不畫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靜來訪。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志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諭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

在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答伯恭書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既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聞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曉。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

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

鹽。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爲善之利。三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講之於其終。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一二等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

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
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言白鹿賜敕額及監本九經多施
行者。道夫錄某南康臨罷。有驢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
死。某時在學中。命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
云。早上所諭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
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拷掠也。遂將吏人並犯者訊。賀孫
聞之。先生云。因出謁回。即使吏杖之。譙樓下。方始交割。次
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尙苦辱之。
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
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
挫強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
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
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
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玉山劉氏義學記。始予
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
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顧。相驚有逃去者。
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
令宦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下
爲之感泣。復相與滿持而歸。眾乃具以情。句州若部刺史。
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心竊善之。而問其里邑姓名。則曰。

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為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閏三月去郡東歸**。朱子治郡。視民如以信其為君子人也。民撓法。害政。擇其一二尤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又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詩集注。予以閏月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龍觀。度三峽。窺玉淵。憩西瀾。飲西原。宿臥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湯泉。康王谷觀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清之子澄。永嘉張揚卿。清叟。會稽陳祖永。慶長。潯陽王阮。南卿。周頤。龜父。長樂林用中。擇之。洛陽趙希。漢南紀。武當郝真。卿節忠。溫林。吳兼。善仲。達。廬陵許子春。景陽新安胡莘。尹仲。建安王朝春。卿長樂余。潤占之。陳士直。彥忠。黃榦。季直。臨淮張彥先。致遠。會稽僧志南。明老。俱行。是夕宿所謂廣福菴者。來日登山。道錦繡谷。至天池院。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

之盛而然耶。五日下午山。至東西林兩寺。是日題名。廬寺僧
 刻於咸通莊田記石。晚至太平興國宮。唐九天使者祠也。
 江州教授翁名卿。載酒肴。與鄉人游應和。歐陽文。及其諸
 生二十餘人。皆至。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為
 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為設食
 於光風霽月之亭。七日。辭洪持志。王仲傑之才。攜酒自南
 康來。飲罷。與張陳趙南還軍。子澄許張歸廬陵南。卿龜父
 還家。擇之之湖南。予與王余陳黃東渡湖口而歸。五月。答
 陳師中書。熹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病疾支離。且得休息。江
 西敕告。尚未被受。衰嬾。豈復堪此。幸闕期尚遠。得以徐為
 去就耳。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其家事
 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
 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
 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
 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
 觀之。當有以知。七月。除直祕閣。以荒政修舉。民無流殍。除
 其不可易也。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
 推賞不拜。告東萊呂公。訃至為位哭之。復奠於其家。
 下復辭不允。

答劉子澄

書目前為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頭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

痛加鑄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

平鹽茶時浙東薦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就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專十月堂帖報南康

出粟人已推朱子去國二十年十一月乙亥奏事延和殿一得見上極陳災

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乞賜

宣索上為動容悚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其一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為增減使得其平其三

豐儲倉米三十萬頃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

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嘗印榜招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

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度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

夫子手普

馬正誼堂藏書

愛民才力可仗者時暫差權復陳三說乞著令自今水旱
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
如及五分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次言
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請革其弊跋東坡與林子中帖淳熙
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
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
刻石常平司之西畧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
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
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蠶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
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
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
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廢卻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
饑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
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兄自二月閒奏乞且
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
賑濟如此開遞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加
恕察不一
軾惶恐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朱子既至司則前所募海
寓公鈞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晝既定
則親出按歷正月四日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

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不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賣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酸心。愴惻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今來措置。以口計之。日之所得。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閔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死亡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

何處之而熟視其饑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敘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以干聖聽。且乞措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論省劄督責稅賦狀。言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註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挽周侍郎詩注。頃年某以浙東荒政入奏。適公還自荆鄂。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饑民狼狽之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某渡江不旬日。即聞公計。今者會葬。又以偵伺失期。追送不及云。挽梁文靖公有極知求士切。端為愛君深之句。夏詔捕蝗復奏疏言專。畧云。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為收糴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後上時宰書云。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也。得旨頒行社倉之法。台婺有應。條奏諸州利病。和買丁絹義役鹽法酒法救荒之餘。凡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時巡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大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

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眾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
 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
 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鞠實丞相王淮與同里閤為姻家
 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
 西無礙官體究已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士丞相度
 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
 說開陳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王探上意以
 朱程學唐蘇學為解上笑而緩唐罪其黨流言謂呂伯恭
 陳同父與仲友不相能乘間飛誘以中仲友而朱子信之
 故力為擯劾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注
 是歲穀毀秦檜祠移文云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入專
 重熟恣睢戮善良銷阻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
 獎天下佞諛儉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
 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遠逮趙汾之獄蓋將掩眾正而盡
 諫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
 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
 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原尚使
 有祠無乃未講雖指田以示濡沫恐八月除直徽猷閣以
 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濟有勞進職二等。九月命下辭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生活一道餓饉流殍之民躡等蔬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為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尙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素賞刑之典與長兒書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著如今眾人扼腕時節我心卻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察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耳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改除江西提點刑獄詔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至祝即日解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畧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關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道夫錄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日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鄉日看亦只可量受日某在浙東都不曾受○薦楊敬仲孫季利項平父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力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

卷之三

三周正通堂藏書

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不允之命同下又辭以為前案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答劉晦伯書某以按發賊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十一月受職名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力辭新任乞祠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眾多某布星羅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上覽奏知不可

起強

癸卯

十年五十四歲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月拜命

初朱子起

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國之意所立卓然可紀及是
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眾然
憂世之心未嘗忘也有感春賦四月武夷精舍成詩注武夷溪凡九曲多
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上有蒼石屏此峯夷上削下拔地
峭立如方屋帽按舊圖名大隱屏峯下小山重複中有平
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迹乾道
己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醜羸志約初夏與
同志皆往遊集與趙帥書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
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煩官
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
更坐役官可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
而不可得者侍耶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於義既不
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
一爲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又蒙軫其乏絕割清
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
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爲
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
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復授來使且以歸
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嘉惠也人參
未子手書

附子則已拜賜矣。○三山潘謙之柄建昌包顯道揚從錄所聞。

甲辰

十一年五十五歲

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

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叔昌孫應時季和輩言之答陳同甫書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跡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祖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干五百

年之閒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非人力所能預只是此箇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序定南軒文集○包揚從錄所聞

乙巳 十二年五十六歲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月拜華州雲

臺之命贈周道士序十月甲寅君抱琴來屬予有功衰之喪不得聽其按抑○包揚從錄所聞

丙午 十三年五十七歲三月易學啟蒙成八月孝經刊誤成與

通書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言矣答陳同父書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為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閒調理稍似復常又為脚氣發動用藥過洽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尙未見效意氣摧頽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為世上人

三

三

矣。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吳壽昌錄。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未丁

十四年五十八歲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

俊卿。○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己。

且為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為文祭之。行狀云。如熹之。不肖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然熹蓋莫之知也。

序律呂新書。三月編次小學書成。題曰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四月拜命。

有感詩。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

不知何日去朝真。

七月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

上諭宰執朱熹入聞。可與監司。

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故有是命。與周丞相書。熹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畧無動意。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踣。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咏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九月。通書解成。十月拜命。四字疑衍。答曹晉叔書。熹第三女子。前月未間。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女已誌銘。月終。辜壬寅。識答俞壽翁書。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小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為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他女。再結姻好。之為善。而家門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其最長。才十有二耳。以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為悲痛。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跋程董二生學則。○清江張元德從錄所聞。

天字手普

三月正誼堂藏書

戊申

十五年五十九歲正月趣奏事之任以疾辭不允

與劉子澄書熹

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卻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三月遂行在路再丐祠五月復趣

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會宰相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諭意云上問

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獎諭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今畱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劄論新任本職四事其五劄末乃言竊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

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眾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口奏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蓋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一書可得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論謂爲不然臣恐疎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卒守夫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甘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

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為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私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意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用賢退，不肖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為苞苴。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迺遷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除兵部郎以足疾未供職，被劾丐祠。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不聽。翌日，栗疏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上曰：林栗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嚮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以前江西提刑之命。乙亥，依舊職名江西提點刑

獄仍給還改官後十有四年不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先是

行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迺遷西迫所部

乃一面還家待罪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

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

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

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

以私意劾熹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狼懷自用黨

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

最眾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栗遂

罷去出知泉州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

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

祠八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及職名皆

不許轉朝奉郎時朝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九月復

召辭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憂

之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

議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

朱子手書

臣局正諫堂藏書

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
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畧言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
是也。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古先聖王兢兢持守。是
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
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
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
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貨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
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
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
深居九重之邃。而懷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
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
而其遺風餘韻。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帖黃言。臣聞仁宗
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子以來
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闡而
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
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爲。以故相
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誚焉。夫世俗無知。旣以道學爲
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

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臧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翼日，除主管西太

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也。朱子因密草奏疏，言凡

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出。始出太極通書西銘

解義以授學者

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

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云。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是夏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爲之申其辨。朱子答書謂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七。象山復曰：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又答書云：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答陳同父書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

西己

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畱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專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又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建陽魏元壽。椿與國吳伯豐。必大。豫章黃子耕。管上饒陳才卿。文蔚。邵武李守約。閔祖。李公晦。方子。從學。各錄所聞。

十六年。六十歲正月。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二月光宗。即

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

庸章句。四月。再辭職名。

答陳膚仲書。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職辭未允。已再請矣。四明頗通

問否。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命學士院降詔獎諭。

詔詞云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

卿名節之為尤美也。乃上謝表。閏五月，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

東轉運副使，再辭。以祖鄉田產辭，詔免迴避。又以江東漕

守迭為賓主，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以光宗初政，再

辭。○建寧楊仲思道夫，子昂驥、劉炎，從錄所聞。

戊庚

光宗紹熙元年六十一歲。孟春對鏡寫真題以自警云：從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四月到

任。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寢薄，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

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麤布黯衫，麤布縵巾，繫麻

經，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又採古喪

葬嫁娶之儀，搗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釋氏之教

居，悉禁之。女道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

長之命，公行媒聘，從便婚嫁，俗為大變。時卽學校，誨誘諸

三

周正誼堂藏書

至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畱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技又熟聞知縣趙師慮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詞云履行深醇持心明恕後又薦翁德廣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以刑獄詞訟財賦考其治行庶幾循吏云賀孫錄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吏胥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文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須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畱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

奏蠲減本州諸色土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四千七百餘緡

奏經界利害

初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

殿論及此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朱子
既至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
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各一。所
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為公私
之利否則為害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
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說
而後可。差官置局先命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州縣
守令委任責成不宜遣使及泛委令佐又差官覆實以紛
更之打量步畝勢不得不不少勞民力但一縣分為數十百
保使之分頭打量亦不至多費時日至於攢造圖帳始於
一保山川道路人戶田宅必要東西南北連照頃畝之闊
狹水土之高低亦須共定得實只命役戶作草圖草帳而
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
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鄭昭叔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
行經界初得事日讀之茫然乃閉閣覃思旬日心口詰難
胸中洞無疑滯然後告語同官使之有疑相問數日同官
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各以紙籤
書姓名分為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項或物力高強或人

朱子年譜

長周正誼堂藏書

丁眾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必兼取此四色人。差定然後以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求。一日期集縣廷。有疑恣問。悉爲解說。疲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右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田多稅少。而善爲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疏於朝。入之未報。又與政府劄子云。經界規模措畫。蓋已十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摩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政。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某自到官。蓋嘗反覆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

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
秋冬之交早賜施行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

自劾仍丐祠不允郡刊四經四子書成
壬辰奉以告於先聖又各為說繫於

後以曉學者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

為一篇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則為一書以踵三

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

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
而遽及中庸則亦非所以為入德之漸
列土釋奠禮儀

數事先是守南康日嘗言之朝乞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

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為討究則高熙所鏤之

板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

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

官因格不下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觀亡友劉君子澄手

惠為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閒所以期

吾魯叔者為不淺矣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

字不吾欺只今六十
一歲方理會得恁地

辛亥

二年六十二歲春得旨本州先行經界

朱子以閩南春早事已無及請益講

究俟冬復除祕閣修撰與祠

長子塾正月癸酉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

歸治喪葬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鍾細舉備徭榜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漁者所不便既

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幸其有是請亟啟從之遂除祕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後遂有言經界不

便者漳州進士吳禹圭被人教誘資給訴於朝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竟不行如所料云

四月拜祠命

辭職名解組而歸

上初政嘗除祕撰力辭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故再辭焉治漳僅及一期

以崇教化正風俗為先務南陔僻陋驟聞正大之論始而慕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

欲任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滑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嶽之會

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依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

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常病本州醫鹽重為民害首

罷瀕海十有一鋪其餘諸鋪欲俟經界正賦稅均乃悉除
之人以不及行爲恨所立社稷風雨雷師壇壝之制皆稽
古今典可爲世法是月與雷丞相書云蒙垂諭深以士大
夫之朋黨爲患某竊願丞相先以分別忠邪賢否爲己任
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
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
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
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
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賀孫錄
則天下之專其庶幾乎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賀孫錄
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畱寒泉精舍殯所受弔望
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
掘地深三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
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
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
然也答同父壽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
乃可窆今且殯在墳菴其婦子卻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
壯實麓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卻似可望賴有
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也五夫
所居眼界殊惡不致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

卷之三

月正道堂

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
 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溪山卻儘可觀亡子素亦愛
 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可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
 已為宣白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慕兄之文
 此亦足以少慰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數語識之此
 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呼鴨如誦讀狀小
 見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
 甚望之既而雖稍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
 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
 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竊喜之且望其歸
 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
 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託伏惟憐而許
 之奠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賚
 到兩縑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卻封納卻可送官給還
 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
 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
 七月再辭職名詔論譔之職

以寵名儒乃不敢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
 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與趙

帥書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日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仇拙奇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乃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爲誦之○括蒼葉味道賀孫永嘉徐仁父容莆田鄭子上可學新安滕德粹隣同安王近思力行南劍游連叔敬仲黃升卿

從錄所聞

字壬

三年六十三歲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

與趙尙書書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

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眾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又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之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

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方。潛伺默聽。俟其閒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五季亂黃。端于後隨父禮部尚書入國。見建陽山水

秀麗。遂家焉。父歿而葬於三桂里李原。于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其後遂以考亭名地。先是章齋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故遷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於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陳同父來訪。同父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間。自負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答書。極力開諭。同甫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今案同甫是來。蓋弔且會葬也。十一月甲申。葬嗣子受之於大同北麓上。實天湖。自為壙。記見文集語錄云。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慟。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

錄

丑癸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說得之文卿答趙然道書荆門之訃聞之慘也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遠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議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敵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今案象山年譜子靜知荆門軍卒年五十四紹熙三年冬十有二月十四日癸丑日中時也○陳廷秀芝都陽汪長孺德輔平陽蔡行夫舉錄建陽周元興明作浦城楊與立同劉夔栗譚見從錄所聞

四年六十四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再辭賀孫錄以

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耐累日顏色憂戚二月仍舊主

管南京鴻慶宮七月序詩集傳十二月差知潭州湖南安

卷之四十五 正宜堂藏書

無辭或傳是使者至金閣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

辭○天台潘子善時舉林叔恭恪臨漳石子餘洪慶臨川

甘吉父節黃毅然義剛涪陵晏亞夫淵湖州鄭文湘南升

歐陽希遜謙之建宣游和之倪泉州楊至

之至潘立之植從錄所聞張元德洽來

甲寅

五年六十五歲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長沙巨屏得

賢為重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四月

啟行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攜扶來觀夾道填擁幾不

閒學者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遣諭洞獠降之獠以蒲

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土俗懼動

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

日不侔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

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

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更建獄麓書院

書院本樞密劉公延請南軒先生往來講學之區舊規久

浸廢墜擇士之淳實者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

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實母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奏撥飛虎軍隸本

路節制以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從之六月甲乞

歸田不允時孝宗陞遐哀痛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

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

所以內外相維大小順序雖有強猾奸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

其眾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禮言頗切直以宣宗即位不果上七月宣宗即位

召赴行在奏事辭先是蜀人黃裳為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

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熹或言長沙

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為宮寮因請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

熹

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龜年亦為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難合反為累耳蓋上在藩邸聞朱子名德傾心已久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薦首加迅召

考定太常

所下釋奠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

先是漳州任內得請施行所列上釋奠禮儀即

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乃復取往年所被命勅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覆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眚乃力疾躬為鉤校剛剔猥雜定為數條以附州案仍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太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

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

東晉王敦之亂湖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陳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章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議本州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

兼侍講辭

前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被除命。以為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

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與臨江王倅書。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而匆匆未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而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更當檢校討論。白守候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赴江西入辭時。永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卑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鑒其失。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悟從吏車帷當易紫。以青適即未出。而向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且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

卷之三

三

書

周正誼堂藏書

謬所繫匪輕蓋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
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
是月晦次闕外是

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
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
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
臣耶及至六合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
紛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几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
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初至宜春
門人廬陵劉敞遮見請曰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
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
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
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其事
太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啟沃
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
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
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豫計也
十月戊子

朔乞且帶舊職奏事己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言首

誠格親心講求政理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
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

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末三劄言湖南歲計邊防城壁事宜奏事後面納劄子辭待制侍講職名下不允有旨依已降指揮日

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

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

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受命

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

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

憚之議遂中寢朱子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

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報

受詔進講大學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

講月分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

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每講務積誠意

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遂拜命覃恩授朝請郎甲

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眾乞令

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詔差沈有開劉光

祖看詳限十日奏聞見看詳官進則其間帖說極為詳備

乞令因侍經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

帷面奏指陳報來日百官稱賀欲不

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御賀表不庚戌講

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從之

筵留身奏四事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壽康定省一

遽以特批逐之攢宮之下偏聽臺史欲於祐思諸陵之傍

趨那遷就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四事畧言臣願陛下首罷

修葺東宮之役而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

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

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

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

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若夫朝廷之

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語左右勿預朝政山陵之下亦望

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凡此

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

答天變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閒之燕矣。上為之感，然卒無所施行。閏月戊午朔晚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口。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孫承重

斬衰三年。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策，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閒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

三十一
周正

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嗣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因朱子言也後書奏藁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承重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癸亥奏疏

論廟祧 孝宗將耐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耐孝宗繼復有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當集議祧主所歸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以

為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僖祖則百事皆廢。雖三年一祧太祖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以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誦者也。又訪得故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併上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甲子在告**。書程子禘說熹未見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揚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為謂無功業乃乙丑直於熹言默契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定矣。

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丙寅得旨來日內

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綱陳

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祧孝宗時亦不曾祧太上皇帝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肅之別廟

續通志卷之五十五

矣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戊辰入史院朱

以實錄院畧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

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

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

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

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

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六房吏若周官史幾人各掌其事

時檢討官不從擬上政府劄子言紹興初壽皇未正皇嗣

葉正則適檢討擬上政府劄子之名范如圭進其所集昭

陵儲議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又聞故將

岳飛亦嘗有請而他臣僚亦嘗有獻言者望訪加褒顯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丙子晚講

畱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者

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

袖御劄固諫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

日戊寅丙侍王謙德徑遣付下即附奏以謝仍申省照會

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驛繼對奏畱之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御史吳獵登聞鼓

院游仲鴻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而密疏

論朱子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已依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熹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雷又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壬午

詔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十一月差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辭不允初上之立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

效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將侂胄入使喻意廟堂

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因免贖上微

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自發其姦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

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朱子既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

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

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四事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為首者

夫在事者

夫在事者

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令優人王喜義冠鬪，袖象大儒，效朱子容止進趨，爲戲以熒惑上聽。會朱子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閒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竊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由此聲勢益張。羣僉附和，并疑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適請爲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懸席賓位。因學者所講問而發明道要，四端之旨聞者興起。適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答鄭惠叔僑書，勿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敢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某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而聞。」

達也。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援伊川辭朝官

例也。與劉德修書。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異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起。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厚望。幸密為告之。勿以語人。十二月詔依

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後更名滄洲。朱子既

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釋奠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熹。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恭維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親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速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庶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長子。凡普。

馬正誼堂藏書

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克國公顏氏。郟侯曾氏。沂水侯孔
 氏。鄒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
 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
 祀論學者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
 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
 責人而不要作好人。是皆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
 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
 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
 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輔漢卿廣龍夢錫蓋卿廖益仲謙孫敬父自修潘坦翁
 履孫王幼觀過董仁叔拱壽林正卿學蒙楊伯長子孺吳
 仲方琮鍾春伯震蕭佐舒高李良仲杞從錄所聞楊驥劉
 來。

卯乙

宣宗慶元元年六十六歲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與

承和書夫緒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
又并遷二祖止祀入世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
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畧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
自劾前議不明致此疏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

助其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丞相以宗
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其
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
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
念之。答黃仁卿書。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
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
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卻。去冬亦嘗告之。而不
以爲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耶
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篡逆之罪
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爲國
家計。此可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三月再辭職名。不允。以
俸祖祧不合。自劾。并累申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
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吏部
取會磨勘。轉朝奉大夫。五月。乞致仕。不允。初侂胄即欲逐
趙丞相而難其
辭。及是。誣以不軌。罷之。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
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
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然後可以肆志。而莫予違。
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蓋謂

三司正道堂讀

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干進者遽起而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官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買禍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九月乞鑄職名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詔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答彭子壽書某今夏一病後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卽聽許欲將受之而去歲曾議敢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聞耳閒中讀書卻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靜坐卻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源虛靜明澈方能察識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正爲此也十一月再辭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十二月詔依舊充祕閣修撰宮祠爵帶侍從職名詔從之

丙辰

如故。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
皆所行也。初侂胄猶未敢有加罪。朱子之意。遜牘再上
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偽。望體此意。勿
固辭。朱子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常執弟子禮。恨不薦已
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是歲楚辭集註成。又有辨證及後
小人始敢直詆朱子矣。林聞一賜從錄。所聞李季札來。

二年六十七歲。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言昨來

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恩數皆當改正不許答劉德修書
餘干竟以柩還卜以此十日葬矣。冤哉痛哉。得其子壻書
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
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
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題
瀟湘詩卷後。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
高能賦客。箇中何似汨羅淵。余南遊不能過衡山。但見人
說衡州門外泊船處。風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
以訊。十二月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
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

長子戶普

臣周正謹堂藏書

知貢舉葉翥倪偁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
 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氣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
 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
 洵洵爭欲以朱子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
 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報朱子告曰死生禍
 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
 初嘗謁朱子於武夷精舍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
 則用薑醃浸三四枚共食紘至禮遇不能殊紘不悅退語
 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銳然任責
 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乃成章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
 繼祖為小官時嘗探撫朱子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
 論伊川得為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
 致富貴遂奏誣朱子供母米粗屢辭召命山陵異論受恩
 數而辭職名哭趙汝愚信蔡元定說欲得學地儲用逢迎
 遷學六大罪又不廉恕不能修身齊家治國等事乞覆職
 罷祠從之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編置道州朱子方與諸
 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日諸
 生方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
 誣也謝表末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

而憂國未忘。是歲始修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鄱陽董叔重銖從錄所聞。

丁巳三年六十八歲正月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郡縣逮捕元定甚急。

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與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寤。與鄭景實栗書。儲宰既去。為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為之。先後臺評所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果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眾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論也。是歲韓文考異成。參同契考異成。時黨禁益講。稱善類皆為厲禁。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朱熹以絕偽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今有何罪。而欲誅之。嘉語塞。乃止。朱子聞之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與同志講道不為報。或勸以謝絕生夫子手普。

全三周正堂書

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徵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會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訕謗，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又與留丞相書云：某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旣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某不得而拒也。不謂某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眾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絲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知外間風色，自不敢來矣。答劉德修書，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刊行方就，令納一冊，有紕繆處，得筆示甚幸。屈平以往者不見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未稍作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馮袁機仲所校參同契云：予頃年經行順昌，憇貧管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

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閒偶讀此書並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嘆篋管壁上詩按是年元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林子武夔孫錢子山木之會祖道從錄所聞度周卿來

戊午

四年六十九歲

祭蔡季通文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

山先生蔡君季通竊旅之櫬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於柩前嗚呼哀哉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閒未死且與了卻亦可瞑目矣今按十二月乞致仕季通之卒是年八月九日也見答直卿書初疑名在謫籍不敢陳請既思尙帶階官義當納歲乃以明年年及七十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答黃直卿書二孫

朱子書

皇周正直卿書

未已

切煩嚴督教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著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平時所望也。○沈杜仲儻。郭元德友仁。胡伯量。泳從錄所聞。

五年七十歲。四月詔從所請。守朝奉大夫致仕。始用野服。

見客

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見。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云。

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答輔漢卿書云。承許秋涼。見訪甚幸。此箇道理。工夫本不可有閒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工夫。則其閒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十二月更無凝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投下云云。

作皇考朱公行狀。懇周益公大作墓碑。

蒙恩忭。遂休致。陳招遠丈以詩見賀。

已和答之復賦一首。闌干首藉久空盤。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

喜聞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大歲又。浩難建隆
庚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
顧語。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
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
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盡然感涕云。○李
仲秉。儒用。呂德昭。燾德遠。煥。劉所。父子。寰。劉用之。礪林學
履從錄。
所聞。

庚申

六年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

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
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同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
同。謀忠責孝。獨槩予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
奉明諫。和劉叔通韻詩。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
申。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南城吳氏社倉書
樓。為寫道。因題其上。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
履薄臨深。諒無緩。且將餘日付殘編。三月甲子。朱子卒。夢奠記云。慶元庚申。
三月甲子。朱子卒。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子已先
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味道至先生侍
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

朱子戶譜

卷

卷

周正誼堂藏書

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如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臆臆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饒卻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惠。揆籍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要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涪謄寫。又改數字。江永年譜附考。按誠意章註。屢修改。然卒前數歲。已成定本。儀禮經傳通解學禮類載大學。其誠意章注。與今章句一字無差。唯聖經誠意註云。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今章句作欲其必自慊。是卒前二日所改者。一於善三字而已。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能復出樓下書院矣。初七日壬戌。先生臆臆甚脫。文之埜自五夫歸。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日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此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

子武夔孫陳器之。地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寓方伯起。劉
擇之成道。趙唯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願沈曰。某
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
方苦臟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
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
初因疝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
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爲
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榦書。命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
作敬之在書。命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
不及相見也。夜分。命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脈絕
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子。五更
命沈至臥內。先生坐牀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命坐
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葛德來。命無語。用治
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
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
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行狀云。
問溫公喪禮。曰。疏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
而逝。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今案。以門人從事者。觀
之。則勉齋之狀。較此。記爲徵實也。然不能言。意欲筆示。左
右以手。履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

夫子戶普

一

一

周正誼堂藏書

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
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台氣息漸微而逝午
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
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
記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九峯山下大林谷將
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喪命
守臣約束蓋言者誤以爲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從之范
念德爲鑄錢司主管官沿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未至鄱
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然會葬者幾
千人禁錮之嚴
有所不避焉

余所見紫陽年譜二。徽譜謹嚴。建譜簡明。皆遵李果齋
原本微修飾焉者也。果齋時考亭文字收拾未全。使後
之人不無遺憾。今參二譜錄之。於提綱稍有所刪而不
敢增。其目則仍全錄本文。而增文集語錄中之年月確

然宜入者以補其闕而訂其譌。管見數條書今案別之。既校定可繕寫。慨然嘆曰。烏乎。孟子以來臻斯境者幾人哉。其心亦人所生而有之心。其事亦人所得而知之事。而往往未之能信。以象山陸子之賢。偽之一字發自鵝湖諷詠。何況陳君舉輩媚嫉以惡之。密疏其迂闊。無惑乎羣小黨姦。禁偽任真。函韓首入金而後已。夫而後謚文封公晚矣。元明崇祀自我。朝升配廟堂。國家崇德報功之典宜然。究於朱子不爲加損。朱子一生學而時習。無放心無遺行。吉凶與民同患。以養完夫立達並生之欲。傳授孔門心法。初不以命之興廢道之汙隆而

殊揆異趨。知其所性。根心如。是也。讀斯譜者。真肯動心。忍性以求之。令有諸己。推以凡讀晦菴書。皆通矣。七十病夫。炳燭之明。於大本原時。雖有見。但能言之。未能行之。昕夕懷慚發憤。不能無望於後生之嗜學者焉。同治戊辰孟冬朔旦。冶亭鄭士範謹題。

朱子年譜終

長安梓人蕭鎰鐫

岐陽鄭治亭觀察先生關中純儒也生平
篤好先正書著述甚富朱考亭許魯齋年
譜其二種也朱譜前人有傳本而此則最
為詳備許譜嚮未曾見卽此可得全集之
精要儒者欲論世知人此等書安可不讀
原書係先生手抄本藏於家往年賀復齋
先生蒞鳳一見欣賞不置恐是書之不亟
刊而日久湮沒也囑信勸周士甫太守任

其事而士甫果慷慨付梓噫治亭先生編輯之苦心從此可流傳海內如周士甫之表章前賢其識力不加入一等哉

光緒六年秋八月長安寇守信謹跋

子朱子之學博文約禮兩造其極而有以集諸儒之大成焉蓋前人之論具矣夫博約孔子之教也而朱子造其極然則後之學孔子者舍朱子其誰適焉朱子既歿學者奉爲準繩數百年至明之中葉始頗爲異說以亂

之朱子之道幾於晦蝕我

國家崇尚正學表章朱子以風示天下
士之生於是時咸知向往而不惑於
岐途以臻於一道同風之盛者豈偶
然也哉靈少受學於家庭先君子留
村府君卽授以章句集註及太極通

書西銘解義曰此朱子晚年定說也
於時蓋已聞其學有早中晚之異顧
未有以辨久之徧讀遺書所見異詞
輒爲標識其端徐而察之則其間所
與知舊門人講學之餘徃徃旁涉時
事因可按以年譜及史而得其歲月

先後確有據依然後本其平生手筆
參以門人記錄逐一剖晰窺見其說
之遠至數十年近或數年亦或數日
而一變者其爲淺深踈密異同之辨
雖曲折纖悉猶可得而見焉因各其
編曰朱子爲學次第考書成閱十餘

年頃爲同學抄錄頗及遠近顧念朱子道學之精微非淺陋所窺而學者將由朱子以達於孔氏則於其生平議論本末先後與所爲淺深踈密異同之辨固有不可以不考者焉爰自識其卷端以質諸同志云

乾隆元年二月既望

後學連城童能靈謹識

凡例

一是編據朱子晚年定說以訂其早歲之異同其間剖晰處雖不遺餘力未嘗敢鑿空自出意見云

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皆序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歲其前一歲五十有九始貽書象山陸氏辨論無極太極而是歲始出西銘太極解以授學者蓋西銘已序於乾道壬辰太極已序於癸巳朱子行年四十三四一書實其生平定論之本然皆至辨無極之年始出以示人此所謂晚年之說也其學庸或問見於中庸序易學啓蒙成於五十七歲而論孟集註則自謂如經稱等不可

增減者皆晚年之說也其餘諸經悉見於本年之下
一朱子文集有關於議論本末先後次第者朱子間已自
註年月其餘與知舊門人講學之書多旁及一時之事
其係於國家者可考之於史係於一身者可證於年譜
今已悉見於本年而或有未盡見者朱子本書猶可按
也

一延平答問實爲朱子手輯其間自註年月甚詳無或遺
畧者正以自明其當年講說本末次第也今據朱子晚
年之說以訂其與延平異同處細加剖晰寧詳毋畧者
蓋以其語存乎道要卽以見朱子晚說之爲至當不易

不可以授受之迹而失乎義理之精也

一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

一是書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踈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微細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

一 是書之成已十餘年當時止剖析義理不暇作文字嘗

自覺傷繁前至鰲峯書院呈趙中丞師亦嘗云爾顧年
來衰病兼有圖書易範律呂及諸經諸儒文字精力不
能遍及姑仍舊稿序而存之俟諸有道云爾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一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子朱子生

紹興四年甲寅五歲

始入小學 朱子父希齋先生與內弟程復亨書云媳

婦生男名五二以行稱今五歲上學矣年譜

乙卯六歲

朱子曰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個天體不知是何物上

面是如何年譜繫此於四歲今據語類朱子自言者近是

丁巳八歲

通孝經大義署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

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識年譜

巳未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怠嘗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

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年譜

庚申十一歲

受學於家庭年譜

癸亥十四歲

帝齋卒奉遺命受學於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

之屏山劉彥中子翬三人之門初帝齋疾革以家事

屬劉彥脩子羽而訣于三人者且顧謂朱子曰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从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韋齋沒子羽為築室於里第之旁朱子奉母夫人祝遷

居焉乃稟學於三人之門白水妻以女而二劉尋沒亭

籍溪為最久云年譜

甲子十五歲

朱子曰某十五歲時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呂與

叔大臨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勵奮發語錄

乙丑十六歲

始從劉病翁所叩僧談禪語類詳見癸未歲

清瀾陳氏學部通辯曰病翁卽劉屏山朱子少嘗師事之其禪學亦從病翁來

能靈

謹按朱子生平論禪學較之二程張子尤悉

且透蓋以其好之蚤而又久且篤焉能深知其底蘊也後世或疑諸大儒未嘗親究禪理之妙誤矣

丙寅十七歲

朱子曰某十六七歲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

語錄

丁卯十八歲

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光烈 茲 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

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年譜

戊辰十九歲

登王佐榜進士

年譜

己巳二十歲

朱子曰某從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曰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看用粉筆三看用黑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矣又曰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語錄

庚午二十一歲

春如婺源展墓時鄉會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朱子獨歌

離騷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年譜

能靈謹按朱子於離騷晚年猶喜誦之且為之註

而序之矣顧又嘗竊考離騷首段屈子自敘之語

亦似有開宗明義一章之遺意蓋與朱子蚤題孝

經之旨有會焉然則朱子生平事親事君立身之

梗概已即此而可想見矣

辛未二十二歲

銓試中等授左廸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年譜

癸酉二十四歲

夏將赴同安任特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侗之門行狀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曰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又曰李先生只教看聖賢言

語

俱語錄末段
詳後癸未歲

能靈

謹按朱子初好禪學至此延平始教以從

用間做工夫又教以只看聖賢之書則其學亦一變矣然有不能盡變者如後此數年答人書馳心空妙之悔是也

秋至同安任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
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更名其燕坐之堂曰高士軒揭簿
所當為於楮間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克子弟員訪求名
士為學職使諸生相與漸磨學殿齋舍加整輯焉年譜

乙亥二十六歲

在同安任建經史閣貯書以便學者定釋奠禮立故相

蘓公頌祠於學宮年譜

能靈謹按是時朱子方好禪學而在官所行皆聖

賢事業也然年才二十有六耳

丙子二十七歲

七月秩滿代者不至冬奉檄走旁郡因併載老幼送之

東歸

年譜參文集

朱子曰同安薄滿到泉州侯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册

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語錄

丁丑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候代不至假陳氏館居焉數月友生之嗜學者相往還知學之有師爭尊慕之因作畏壘菴記以畀

陳氏

年譜

能靈

謹按畏壘之名本莊子庚桑子偏得老聃之

術以居畏壘之山者也今考朱子記中雖云菴名

出於客意且云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不足以知之則亦已不欲以之自居矣然此時竟用而不改者以其出於蚤年也朱子早年既嘗扣僧談禪而晚歲又嘗訂參同契註陰符經學者或以爲疑不知朱子蚤年之學其說未定故其見於文字間者不能一律朱子蓋已自謂馳心空妙之域而悔之屢矣至於參同陰符雖不免雜學之書然其所言者特陰陽五行之說其中實有理致焉卽亦物理之一端也朱子晚年僞學禁嚴時當自晦然亦必其不在實理之外者姑取以

玩焉正與其蔡季通討論琴律一例蓋所謂游於
藝之候也學者其可不深察哉

六月延平李先生答書曰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
好學之篤也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
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
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
養終不已物也更望勉之

延平
答問

能靈謹按此見朱子蚤年用力涵養之學也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士民懷思惠教爲立
祠於學宮旣還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

者甚衆年

能靈譜

謹按觀此及畏壘菴記則是歲蓋朱子朋來

之始也然朱子則方親師求友益勤不懈云

戊寅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年

譜

能靈

謹按年譜於此條之下載李先生云為學之

要在窮理致知及身實踐而以居敬為主又按語

類云李先生當時論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

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着模處竊謂語類乃親

承朱子之說而記之者年譜則搜輯於沒後而為

之自當以語類爲正卽今以延平答問及朱子所作李先生行狀考之則所謂論學許多意思皆可見而說敬字誠未有分明處也然此三言實程子教人門戶朱子中年以後則奉之以終身矣誠萬世學者之準繩也

歸自延平復上書於李先生問一貫忠恕之說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其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延平答問

又與范直閣書曰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其力

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

能靈

謹按前上延平先生之說據朱子自編延平

答問載在此年冬十一月之前則當卽往見延平之後既歸而復書問之也此與范直閣書亦不知其與問延平之說日月孰爲先後但此書後幅云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夾問以一貫之說云云則正是此年春往見延平事也文集與范書一連凡四篇皆論一貫忠恕之旨而四篇詞意次第相承

其爲一時之筆無疑其最後一書復云去歲在同
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則又正是上年丁
丑假館於陳時事也又據註類門人問先生與范
直閣書朱子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概也是然
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此尤可見此書卽爲
此年之說矣今謹並列於此

又按一貫忠恕之說語類朱子以此爲論語第一
章此蓋朱子生平所爲辨之最蚤而論之亦最詳
者也然其說晚而益精尤莫精於集註云集註曰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又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圈外註程子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如此則忠恕固宜有體用本末之分矣今觀其與延平先生書但曰自其盡已而言自其及物而言但因已與物爲差而不以體用本末爲忠恕之別也夫體者用之全用者體之分也故其當曰曲當其得曰各得而其殊曰萬殊也恕則用之殊而萬者乃偏主于一事不得與忠字竝列均曰大道之全體也夫理有全有偏有全

之偏有偏之全固不可以一概論也非全無以見理之一非偏無以見分之殊分之所殊也於其偏者也偏屬一事而不相假借此理之所以有定分也亦卽理之所以實而無妄也今日處也皆全則是無偏而非全矣分之定者何由而辨乎將并體之實者何由而憑乎定分之莫辨實體之莫憑此空妙之論所爲瀾翻疊出而事障理障之談皆自此而起也據後此數年朱子答汪尚書書猶自謂其馳心空妙之域者十有餘年則其在此時也固宜不免落空矣嘗試因而論之所謂理有偏全者

蓋理不孤立不單行也嘗一事之中而衆理畢具焉如父子之親別於君臣之義也而父之親子則必愛而勞之是仁中固有義矣推之於禮與智亦仁中所必具焉是則偏之全也天地之生萬物禽獸艸木各得一偏而一物之中各具頭尾各有消息是卽偏之全也然禽獸艸木各有定體而不相易焉是歸于偏矣父之勞子雖曰仁中有義而仁中之義固非義中之義也是偏于仁而已矣何謂全之偏如未發之中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宜莫全於此也然以之對乎已發而言則但屬陰之靜而

已是全而亦偏矣故朱子論太極嘗通舉性情而言曰太極者性情之妙未發已發之理也又曰太極無方所無地位可頓放動時屬陽靜時又只是陰此所以明乎太極之理乃合未發已發而言之其未發之時已發之時一時之頃一事之中皆非全體而誠無方所地位可以頓放也必如孔子之繫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合陰陽而言之是則太極之全體也斯爲全之全乎總之止一理耳未發而全者已發之偏而可以見全焉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惟其全也故曰太極惟其偏中之

全也故曰各一大極但細玩註中萬字殊字則體用偏全皆有定理矣而豈曰一之所貫莫非大道之全體乎語類朱子自言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是不可以不辨矣

又按朱子嘗有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者正言理有偏全處可証此與延平先生書所謂莫非全體之說未爲至當也其書在章句或問已成之後因問而及此蓋晚年定論也

附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
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文集

又按程子論仁有所謂專言偏言之異者尤可見
理之分殊處自屬偏也但朱子之答黃商伯可見
天地生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處而程子之論
仁可見人心及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也

又按一貫之說集註云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
各不同則所謂一貫者實以一而貫萬也而內外
之相貫自不待言矣此與范疇閣書但云無有內
外邊際則比於集註其說已踈矣此亦語類所謂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不似而合者得又較別者也近日稜書陸氏讀朱
隨筆欲據此與范直閣書以證合集註之說能無
失之毫釐者乎

又按朱子集註之精審愚嘗遍考朱子晚年之說
而詳辨之見于舊著理學疑問中矣今復述之于
此雖其詞過繁顧于其中曲折纖悉頗覺分明云
爾

謹按一貫章集註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
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
之所以萬殊也此其一為體而萬為用蓋劃然

分明有不待辨者矣雖然體則約於一也用乃侈而萬也初不知其用之萬者爲將自此一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一者之變而有萬耶此自昔諸儒之論所爲紛々而未定也前明虛齋蔡氏蒙引曰在心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此似亦集註渾然一理而用各不同之說然集註初不劃然以萬理屬之外也今旣以萬理屬之外則其所謂在心者誠只有一而無萬矣夫在心之云乃對乎用之發外者言之自當屬未發之體也雖未發已發一理流行集註但以至誠無息言之本無

分界然當其泛應而曲當之時自是已發之後矣
其所謂一理者至此已散而爲萬矣惟其未發之
先寂然不動則外無所感中無所應而在心之理
乃渾然未之分焉寂然未之變焉於是考一理之
實者必於此而致其詳焉中庸之論大本達道也
必截然分未發已發以爲之界者此也今欲觀此
章所謂一理者亦卽當於未發之前觀其體之實
矣昔程朱之論未發也以爲有思慮卽是發夫在
心未發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卽其爲一理者
且莫得見焉何從窺其中之有萬理耶無惑乎蔡

氏以在心爲只一理也在心只一理則在外之萬
理必自此在心之一理而分矣朱子亦謂恕是分
破出來底是也然謂一理而分則此一理之體必
實見其有可分者不見可分之實則此一理也混
混融上渺無面目當此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
雖曰如止水明鑑而此水鑑之體將毋有見於心
而無見於理乎此之不可不察也近世呂氏又爲
之說曰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果爾則是恕亦
不得謂之萬也卽集註所謂萬殊者特此一理之
變而萬也程子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亦謂中

無定體隨時而在則以萬爲一之變亦未始非也
然以一變而萬則此一理也又不特有其可變必
實有其當變者焉當變而變故雖變而適得乎當
然之分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不見其當變而但
以爲可變則恐誤認此一理也初無不易之定分
而僅如水之無定質焉流而爲川止而爲湖隨其
地勢之方圓曲折而就之又何以見仕止久速之
各當者雖復隨時變易而適得乎不偏不易之中
哉且夫循變之說而不已則如方變而爲圓左變
而爲右但因變而爲分之殊也初不以分之殊而

有變也雖以一變而萬而萬亦只是一也忠固一也恕亦一也雖謂忠卽恕之動者變而靜焉特爲萬變中之一亦無不可也又何必獨以其一本者屬之體而以其萬殊者屬之用哉此又不可不察也夫自昔諸儒之論一本萬殊者皆不出乎分與變之說矣特分而不察其所以分變而不察其所以變則未分之體幾無以自別於空寂而萬變之用實徒自眩爲靈幻彼夫道體之確然爲一本爲萬殊皆有當然之實而非思慮作爲之所及者何從而見之哉愚益深病焉竊嘗考程子之書及朱

子晚年諸說矣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又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盖言已應之理卽
其未應時之所具而未應時所具則卽其萬象之
森然於冲漠無朕中者也此冲漠無朕者卽其萬
殊之所以一本而未發之體也此最程子精要之
言朱子採入近思錄者夫能有誤哉迨朱子晚年
答陳器之書亦謂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
萬理又謂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此亦卽程子
萬象森然之說而無異義也其答徐彥章書又謂
未發之前萬理皆具於靜中已發之後所具之理

乃行於動中此又與程子萬象森然已具而未應
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之語如出一口其語意尤覺
分明也夫未發之前冲漠無朕者非卽泛應之本
而渾然一理之在心者哉然萬象之森然者已具
是矣是則其所以一理而可分萬殊之實也所以
一可變而萬而當變之理卽已具於萬象之森然
者也何以明之凡理之變皆起於不得而執一也
惟其一理之中已具萬分各各不同則此之一理
異乎彼之一理故不得執一而有變焉變不因乎
本然之理以應事也而但聽事之不同而生變亦

難免於義外之學矣且夫理之與事也理在先乎
事在先乎朱子曰未有此事先有此事之理則是
理固在先也其所以處事之理雖萬變不同亦但
卽以其事之理而處之若理原無當變者卽其事
已先無此萬變矣不此之察而漫言分與變者夫
豈有是處而亦何往而不遇其窮哉或曰雖然萬
象已具於冲漠之中又何得云一理耶曰程子固
嘗曰理一而分殊謂之分者正謂卽此一理之中
各別其分也非謂各出一理各自分派而爲萬分
也如卽此一處有方維上下之異位卽此一物有

表裏首尾之殊致是也愚亦嘗曰天地之間惟其無一則已有一則必具二焉而二中之一又應各各具二則十百千萬皆已在一中而具之矣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皆已具於六十四卦之中六十四卦已具於八卦之中八卦已具於四象之中而四象之未生也已在一兩儀中具矣兩儀之未判也已在一太極中具矣雖太極爲理儀象爲氣理中固不雜乎氣也然而太極之理固卽儀象卦爻之所從出者也朱子易學啓蒙曰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於其中又

曰由四而八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
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皆具於渾然之中不容毫
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今且卽以兩儀之有象者
觀之彼其一竒畫而爲陽儀也固未嘗分之而爲
偶也然而旣有一竒畫則必有一畫之首尾焉一
首一尾而偶者已具矣至於首尾之中又應各有
其首尾則迭分迭密而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
皆已無所不具矣此固不待分之而後具也卽此
一竒畫之體已無所不具也朱子又答黃直卿書
曰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之處又

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然則太極之一理而具
萬分也又何疑哉或曰此猶合理數而言之也今
專卽理以求之何如曰理則仁義禮智是已然以
仁言義已具矣以仁義言禮智已具矣如乾具四
德而坤亦具四德是也朱子小學題詞曰仁義禮
智人性之綱玩一綱字則知其中固有萬分之目
在矣今卽以四者之綱之發用者言之如父子之
親固主於仁而別於君臣之義春也然而仁之中
自有其定分焉自有其節文焉自有其分別焉是
義禮與智已在一仁中具矣推之於君臣之義復

然也天下無不仁之義亦無無禮無智之義以不
仁卽不義而無禮無智卽爲無義也是一義之中
而仁禮與智又已具矣推之於禮與智復然也是
則四者爲綱而其中有各具之仁義禮智如此也
此雖亦似乎忠恕莫非全體之說然而各有所主
則仁中之義自分屬仁義中之仁自分屬義各隨
其所主之仁義而分而統之固爲各具之一太極
而非統體之太極也然而統體之太極其無所不
具也從可知矣中庸之論至聖也五德皆備於時
出之先而智之一德則卽其未出而有別者也然

而曰文曰理曰密曰察其詳悉者已如此矣是則
五德之統備者可知矣仲尼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也卽其大德之中而小德已具足也不然持者
持何物載者載何事夫豈空無所有而漫以天地
譬之耶凡此皆可見一理中已具萬分之實也或
曰雖然朱子謂一卦一爻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
理則是所謂分之殊者誠有萬不同矣顧此有萬
不同者皆具於統體一太極之中各各分明能無
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耶曰不然五官百體
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皆具於一身之中未嘗不渾

然一身也初不見其龐雜破碎也蓋一身本是一氣而一氣之中自有陰陽五行表裏上下之別則則清陽在上而爲首濁陰在下而爲足五官爲表五臟爲裏細推之雖百骸畢備不過以完其一氣之全體也若不本於一氣而身外之物一毫或雜焉則如竹木之刺人雖小莫容矣何者爲其不是一氣而有以間吾渾然之體也嘗覽方書於一眼之中必分五臟論治此亦似各成一體者然而在人身固渾然一物也東坡嘗有言曰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則髮皆吾頭而毛孔

皆吾身也此其立說本意雖與吾之所指不同然正不妨借觀以見一毛一髮之皆渾然一體也且令一身之內毛髮或有不具之處不得爲一身之全體矣朱子又嘗謂合溱起來便成全體者正謂是也或曰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苟嘗有孝弟來據此則一理之中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大綱耳大綱有四自可以應萬變而不窮至於應變之中則自各見其爲仁中之仁仁中之義義中之義義中之仁要之不外此四者之大綱也今謂四者中又各具仁義禮智如仁中之義義中之

在皆已具於渾然一理之中此恐未盡然也曰據
子之說四者而外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爲將自
此四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四者之
變耶此非卽向所謂分而不察其可分變而不見
其當變之失也哉且程子之言朱子門人亦嘗及
之矣門人問曰先生以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
爲八又細分將去而程子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
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
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此可見四者之中當有各
具之仁義禮智矣又嘗於答胡廣仲書中引程子

此言而釋之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也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然則所謂曷嘗有孝弟者特在性中無孝弟之名無孝弟之事耳豈謂無孝弟之理耶今若以一分爲二之說而細分之則孝弟雖統屬一仁而孝則仁之仁也弟則仁之義也如孟子亦以事親從兄分仁義是也然孟子又嘗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中曷嘗有萬物顧不可謂無萬物之理也既有萬物之理則知四者之中必各具四者然後足以該萬物之數也故集註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

物細微其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君臣父子之理性中之大者故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卽謂率性之仁則爲父子之道率性之義則爲君臣之道仁之仁爲孝率仁之義爲弟而率之之云初非人而率之也朱子曰率循也又嘗以隨字代率字明隨其性之所具則自有此道也且非獨此而已其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非屬義者乎然以五常而分配五倫則敬兄之敬乃長幼之序自當屬禮也此其所以別於君臣主敬之大義者也然則庸敬在兄者禮中之禮也斯須之敬在

鄉人者又以義裁之而爲禮中之義也方其酌鄉人時卽率此禮中之義以行於斯須之間故其斯須之敬亦爲出於一定之分而非私智之所安排也今謂性中只有四者之大綱而無各具之細目則是應變之處仍不免於私智之所爲耳又況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卽安排擬議有所不及也哉大抵自其統體而觀之則四者不具固不得成其爲一理也而既有四者之大綱則又必有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無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亦不得成其四者之綱也如此則一

理之中已具萬分者已較然矣然此四者中所各
具之細目既已有萬不同而卒不病其龐雜破碎
者何哉蓋以有萬不同之分正各有所統而僅以
成其四者之綱也四者之綱僅以成其統體之一
理也周子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此也而
又何患於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哉且子之
所疑龐雜破碎者以其各各不同耳愚又譬之一
身焉正惟百體之具俯仰向背各各不同乃得相
互相成而互爲一體也若使耳目手足形體皆同
或耳目手足之體各具耳目手足而與統體之一

身同則反當各自成一身而不得相爲一體矣此
可見萬殊之分乃所以成其爲一理之妙而萬分
之各各不同者皆一理之所應有也惟一理之中
應有萬分則一身之中應具百體而閱萬人之身
如出於一體焉則知一理之具萬分者爲此理不
易之體矣又何疑其不渾然也哉無已請更以孟
子決之孟子旣稱萬物皆備於我矣然又嘗言四
端而不及五常之信豈謂四端之中果無信乎分
明有一信而不爲之區分則性在四端之中渾然
而無迹也而一理之具萬分者其渾然無迹亦若

是則已矣朱子嘗謂中間自有間架條理又謂非有墻壁遮攔爲界至者蓋反覆言之以明此一理之體本具萬分而無迹也要而論之此一理也橫言之則以大統小而爲體焉如楊子太元以方州部家相統是也豎言之則以踈統密而爲用焉如邵子經世以元會運世相統是也夫一理之未發者卽橫言之而爲體者也萬殊之已發者卽豎言之而爲用者也而苟非體之無不具也又何以用而無不周耶是亦可知一理具萬分之實而萬分皆一理之所分見矣然則一又何爲而不貫乎萬

也哉嗚呼自有集註以來此義理沒者已數百年矣愚顧安能已於辨也夫

附錄朱子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間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七分明白故外邊所遇隨感

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孟子析而爲
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
文集

能靈

謹按玉山講義出于甲寅歲是時朱子年六
十有五而此書則因問講義而答之者正其晚年
親筆宜爲定論也開首便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
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蓋曰綱領則
知固有條目在矣曰大者則知固有小者在矣此
其所以爲涵具萬理也或云綱領在內而統乎萬
理之在外者則何以云其中涵具萬理也况曰其

中自有條理間架則是萬理之具亦非拉雜堆積
在一處也以綱領之說推之蓋大畧如愚所謂方
州部家之相統是也

附錄朱子答劉彛仲問目曰仁義禮智四者固性之
綱維然其中無所無不包更詳味之
文集 此書中
或問已作之後矣

附錄朱子答徐彥章書曰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
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着模故謂之中
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
文集

能靈
謹按萬理皆具於未發之前即所謂謂之

朱子為學
卷一
中者則一理之具萬分明矣又按朱子四十以後始分未發已發而此書已分得鑿々固其晚年定論也

附錄朱子答黃直卿書曰所喻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嘆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及通書一部種々諸說耶蓋旣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

文集

能靈

謹按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便有陰陽五行

許多道理則統體之太極固涵具萬理矣故曰與一貫之旨萬物皆備之說相合也

又按一貫章語類皆只說一理之貫萬理處多而言一理之具萬分處少正與集註合蓋此章本旨原重在一理故也然亦有推原到一理之具萬分處今附錄一條最明白者於此使讀語類者得以

通考而明辨之焉

附錄語類備錄一條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事萬物無不各得其理

能靈

謹按語類諸條異同愚另有辨說此不盡載又按一理之具萬分者若以爲畫定界至如鐵板鑄成塊然一物卽非道無方體之妙而亦不得謂之渾然矣大抵一中有四而四各具四以至於萬雖分明各有定分而萬只合於四四合於二二合於一也要之禮智已只是仁義中之仁義矣然豈

可謂但有仁義而無禮智乎又豈可謂仁義之外別出一禮智乎是則雖有四者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卽推之雖有萬分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只爲此處不分明遂以泛應曲當者爲一理之所變化而認得此理極靈極妙便覺與心無別而人於空妙矣蓋理本在心理感而心卽動心靜而理亦藏初非有兩時兩處也幾何不卽以心爲理耶朱子初說正不免此如是歲所作存齋記可考也嗚呼不有朱子晚年之書吾烏從而見此理之實哉

是歲爲同安許願之作存齋記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

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
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
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
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
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
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清瀾陳氏學部通辨曰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個
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能靈

謹按朱子早晚之分只在心與理之辨而語

類朱子自謂初見延平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

學禪延平教以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做工夫處
便自見得今存齋記獨舉心而言曰日用之間無
適而非是也此其與延平之所謂日用者果同乎
又曰心之爲體瞭然有見云云則分明以心爲理
矣

又按語類延平謂朱子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
前事却理會不下則其所謂道理者原與事不相
涉應卽指心之靈妙者泛謂之道理也故曰說得
無限道理又曰也曾去學禪此處道理二字恐只
當話頭二字看也今謹於癸未歲條下備錄語類

全文以便考云

冬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

巳卯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先生語錄序朱子所較定也 八月召

赴行在辭十一月省劄促行辭

俱年譜

庚辰三十一歲

夏五月延平答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
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
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
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徃徃不能無補

也
延平
答問

能

謹按此延平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而以授朱子之要言也但未發時本靜而未動之時愚於論一貫處已詳言之至於太極動而生陽便當屬之已發矣顧延平先生他日答書乃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則其所謂未發者似不專屬之靜時也又參下一書引呂與叔無形聲之說則但無形與聲雖一動一靜而點然流行者皆當以爲未發也此恐卽中和舊說序未嘗發之旨而朱子自謂與延平之意不遠者乎若朱子晚年之說則

今章句或問可據而向所附錄答徐彥章一書尤
爲明晰也

七月延平答書曰所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
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何如須
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
今此本忘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
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無形聲接於耳目而可以近也必有事焉者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

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不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溟溟濛濛疑未然

也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此書所述呂與叔之言厥後朱子於中

庸或問嘗痛駁之然此時則延平先生方以授朱子也中引孟子必有事焉一段考明道程子嘗以

此爲與鳶飛魚躍同意雖是斷章取義然却正在上下昭著處禁人活潑潑地也朱子於此乃以爲在非着意非不着意處延平先生述呂與叔之言又以爲在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處便覺得杳冥恍惚殊與程子之意不相合也朱子旣存其說於答問而仍痛駁之於中庸者一則不沒早年講學之實一則恐人終惑於其說也願學者深察之

又按此書以必有事焉爲言道體處而其所謂有事者則指不見不聞無形聲之可接不可求之於

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獨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
感之而能應者焉此便是延平先生下歲答書所
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之意也夫動而
生陽當是已發矣但延平之意以爲太極之動本
無形聲可接卽如此書感而能應處雖是已動而
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便是不可作
已發看也大抵延平論未發已發在有形聲可接
與無形聲可接處不在動靜上分界也須將延平
前後諸書細考之自見其後朱子中和舊說遂謂
人生皆是已發而但於已發中時時有未發者存

焉蓋實胚胎於此書而展轉以求之之過也朱子於壬辰歲作中和舊說序固已自明其誤而自謂其與延平之意不遠矣嗚乎李朱當日授受及此可謂入微然正不能無誤若此後之學者其可不悉心以辨之歟

又按中庸指定喜怒哀樂而分已發未發以爲界不惟已發者分明可見卽未發者亦只是此喜怒哀樂之理也此何其着實明白而於一動一靜一體一用之間又何其條理自然不廢安排也此書所述呂與叔之言不惟說到不可求之耳目不可

道之言語處爲近於心思路絕言語道斷之說卽
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亦復覺得
杳冥恍惚而使人用心於冥寂之境也嗚乎講學
之得失如此是豈易言歟人心實實有其理故隨
感而各應如朱子所謂
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其言便字字着
實今但曰昭昭曰不可欺曰能應便只似昭昭靈
靈之說以其
落空故也

附中庸或問曰經文所謂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
欲使人戒慎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
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
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旣失其指

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
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
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
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
也豈不誤之甚哉

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寓舍傍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年譜

辛巳三十二歲

二月以書問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
是理做已發看不得某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

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
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作
兩節看不知得否延平答書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
源只是動靜闔闔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
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
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
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統同只是此理此理就
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
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

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
 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
 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
 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
 不遠復爲之此只是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
 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是度內耳

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延平先生此書當以前歲一書參之其

以動而生陽爲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先生
 固以理爲未發也其所謂未發者以前書考之則

卽指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言語處與
今章句專以屬之於靜者不同也惟不專屬靜故
雖動而生陽動靜闔闢終始萬物然但無形聲可
接便謂難以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此理也其於
程子論復卦見天地之心處亦謂天地之心非真
有形聲之發只是理無間斷陽盡復來要人於此
識得而常存此心焉如顏子之不遠復則自無間
斷耳蓋不實指一陽之復爲天地之心只作假象
以示人看乃正所以見天地之心未嘗發而可見
也彼其平居教人看未發時氣象恐只是此意竊

謂若果如此則是已發者但在有形聲可見處而不可以論理矣但可於人身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上見此理之大本達道而不可以徑以此無形聲可接之理為已發未發矣其後朱子遂欲單從未發上體認既以心認之則不能不發而益不可以見未發之體也遂至展轉之間以為時時皆已發而特於已發之中則自有未發者存焉而已發未發乃至不分兩時矣既不分兩時故遂又總統言之曰昔聞之師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心契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云云凡此諸說見於答

何叔京及張欽夫書中蓋皆原於此書以動靜皆
爲未發也然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太極解義
之說不同矣然則延平此書正不若朱子晚年之
精而實不足據今性理大全中乃首載此書於太
極圖下小註殊與朱子解義及其他說話俱不合
蓋徒使學者茫然而莫知所從焉竊謂延平答問
乃朱子自編者亦特以明其學之有自而不沒其
實耳抑或朱子自註中和舊說所謂存之以見議
論本末者焉而朱子生平雖得力於延平顧其於
延平精約之語如以當理而無私心論仁之屬皆

已採入集註矣答問之編雖多微至之處要自有不合於程子及朱子晚年所見處朱子惟據實編次以不沒當年所聞次第耳非遂以此爲字字皆傳心之要也學者但奉朱子晚年之說爲據自可論定於千載云

又按朱子與延平先生授受之秘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後之爲學者當以朱子爲宗則自有不得不辨者焉大抵朱子之得力於延平者在置禪說而讀聖賢之書因一理而窮分殊之實蓋已見於語類及趙氏答問書後矣至於延平先生生平涵

養之之粹自得之深則又未始不隱然見於答問及語類文集中然其立說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則毫釐之差卽有如朱子早年中和舊說之誤者其所係豈小哉世但以朱子師承之故不敢一置是非甚且必以延平之說爲準則終身所見不出朱子早年之學亦已自誤矣竊謂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又出於龜山然龜山之學已不能無議而見於朱子之說者屢矣噫人心天理之公萬世學術之辨聖賢又何嘗以一己之私義而闕其口耶試觀朱子通書後跋則知其卽周子之書所得之於延

平者已僅云一二矣何得遂以此等書爲據哉

壬午三十三歲

春迎延平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數月 注

端明聖錫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而不懈每一去而復

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末三句朱子延平行狀中語

五月祠秩滿復請

以上俱年譜

六月延平答書曰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

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

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

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
得而與焉若如此恐有礙蓋天地所生物本源則一雖
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但人得其秀而最
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若以爲此理
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
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
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
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
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

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此朱子論仁之始也論語集註曰仁者

愛之理蓋愛情而仁性也性者未發之體而情者已發之用也性者生理而情則生理之發生意亦從可見也不可遽以生意當仁况可徑以生機而論理乎其曰心之德則又言理之得於心者亦卽心之所得以爲心也蓋理不離乎心而亦不雜乎

心之謂也集註定於晚年故一語之間而體用之別心理之分皆瞭然可見而仍不失爲一物也今朱子於此旣以仁爲心之正理矣其下面推廣處又只是說得個生機是不離乎心而已雜乎心也然延平先生乃深許之而復引上蔡知覺了了之說此正朱子後來仁說中所譏以覺爲仁之謬也不獨此也旣以知覺爲仁之體矣而卽以從知上用着力者爲仁之用則是本體工夫直爲一物而體用亦俱在一時一處矣故其說曰本源體用兼舉也凡此皆異乎朱子晚年之說惟其論惟人獨

得之語則延平爲精耳然自是數年朱子論仁皆
不脫知覺之意迨四十以後始變其說而益精焉
及作集註乃獨有取於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一
言亦可知延平之言朱子不能無所擇也明人困
知記謂諸儒中延平爲無病近更有以橫渠延平
南軒勝於程朱者亦不察矣

八月應詔上封事復予祠

八月後又書問延平先生曰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
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竊謂天地
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但

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
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
理一分殊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先生以
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亦是此意也又詳伊川之語竊
謂理一分殊此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
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
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
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二句乃
是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
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

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

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前一書以仁爲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又謂義是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此書則以仁爲人物之所不得不同而義不出乎仁之外此固已承延平之說而推之益密矣但其間專以理之本

然者屬之未發而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處以證之
程子嘗以必有事焉數句作道體看延平及朱子早年亦云爾專以下工夫處屬
之發用而曰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此則亦因
延平前書之說而言之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
不同也蓋如章句之說則未發已發皆爲理之本
然而特分體用耳若論下工夫處則二者皆各有
其所有事焉如云自戒懼而約之卽未發時致中
工夫也自謹獨而精之卽發用時致和工夫也何
嘗專以理之本然者屬之未發而以工夫屬之發
用耶夫理之本然自有發用豈曰發則見於形迹

而但可屬之工夫耶惟此處剖判未定故自此以後數年之間或欲專向未發時下工夫或欲併執夫未發已發之機又或以爲未發者不專在夢寐之時如中和舊說紛紛之論皆是此處剖判不定故也又此書雖以理之本然爲未發而其所謂未發者亦是因延平前書之意而不專屬之寂然不動也但謂不出於人力工夫處便看作未發耳觀其下文曰仁是天理流動之機又曰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則是雖謂分殊卽在理一之中較之前書爲已密然其所謂理一而分殊者終是時時見其

流動耳此卽中和舊說之意也試玩天理流動之機只下一機字便是以機爲理而與心無別矣此其所以未免有馳心空妙之悔如後來答汪尚書及薛士龍等書之言也大抵朱子誤處亦是學者最易誤處顧後之學者未入深微處又往往入而遂不得出焉是以不可不詳考而精辨之也

又按此書謂理一分殊句是言理之本然全在本體未發時看朱子卽於此句之下自註延平批語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令合內外爲可竊謂本體自當屬之未發而已發則屬用矣今延平

乃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可知體用不分兩
時者延平之意也此中和舊說之所由失歟况所
謂合內外爲可者亦只是要將發用應事之在外
處俱合在本體上看正與太極動而生陽之書謂
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同一意也此延平先
生之說所爲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審者乎

又按此書有全在未發時句已下一時字似
亦分兩時矣但旣以下工夫處爲發用則其所謂
時者乃下工夫與未下工夫之時以此而分兩時
也非以動靜分兩時也然則凡延平先生所謂未

發之前及未發之時雖下前字時字皆只是未下工夫之時耳非以靜之時爲未發也須合前後諸處細考之方可見其得失

甲申歲答江元適第三書其得失與此上延平書畧同辨說見後

心理之辨未發已發之辨亦詳於後

十月答延平書曰承論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檢點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乍明乍暗乍喧乍靜

皆未熟之病也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此可見朱子是時體認用力之效蓋如

此然竊意此病非止此一時也更以後此數年之
說考之迨至癸巳以後庶幾可免乎抑義理無窮
工夫難熟學者或未嘗以身體之又安知此病之
難免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三月再召辭有旨促行

年
譜

五月延平答書曰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
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既曰就事則專屬用上工夫矣而云兼體用者延平先生蓋不分體用爲兩時也

延平先生與羅宗約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鮮與倫比晚得此人商量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

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卽非矣

年譜

能靈

謹按此書年月未詳顧末幅所云漸能融釋

於日用處下工夫又曰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正與是年答朱子書所謂應事脫然所謂久久純熟漸見渾然氣象者語意相合也又朱子明年甲申歲始力闢禪說而此書云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今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皆可見其不出於此時也

六月延平答書曰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

程子語錄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畱在心中爲悔來

論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消隕得胷中若如此卽於道理還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畱在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卽隨處發現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

今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
 橫渠教人令且畱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
 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
 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朱子從延平先生講學之書自此

以後止有一二論時事之語因朱子將趨召命而
 言之者惟此一書可見是時師弟子講摩所至云
 十月至行在召到垂拱殿奏劄凡三上先是朱子將趨
 召命問所宜言於延平先生首用其說以對

年譜

能靈

謹按奏劄卽前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但愚於此編特所以考朱子生平進學次第耳若其微言則有傳註其經世則有奏劄是乃朱子全體大用之所存學者又當編考之此旣不能盡載而亦未敢以是爲足以盡朱子之學也

是月延平李先生卒

朱子門人趙氏師夏日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

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

能靈

謹按觀趙氏此言及下條語錄教讀賢書之

書延平
答問後

言則知朱子之學得力於延平先生之大者此也

其他雜見於答問語類中者不一然此則其要也

朱子晚年於滄洲精舍列祀延平先生者

事見甲寅歲

殆正以此歟若夫未發之論則遂至沿誤數年而
不已蓋其義理雖大而且要然自不能無失矣今
趙氏所述朱子之言並不及此固有微意况厥後
朱子集註於程張獨稱子他皆稱氏既不敢概尊
延平於程張之列而亦不敢與他家同稱但據實
而稱以師者蓋明其學之所得力而仍斟酌至當
也若劉聘君於朱子爲翁壻然亦其少時之師也
則又不敢與延平同稱矣此朱子精義之一端須
合而考之卽當時之意可見矣慎勿以未發之論

爲授受宗旨庶幾後學不誤於所入也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年譜

是歲論語要義成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

能靈

謹按此朱子諸經傳註之始也先是徧求古

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及講於延平始獨主程氏而刪其穿鑿支離之說補輯訂正爲要義一書既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而成口義一書通其訓詁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要義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而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得之於心思者間附見焉二書皆

有序見文集中今述其梗概如此云又按文集答汪尚書第一書本註是歲癸未六月其第三書本註甲申十月而其第二書無註應在甲申十月之前是歲六月之後也因謹錄於此

答汪尚書第二書曰某於釋氏之學蓋嘗尊其人師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

初心不可得矣

能靈

謹按據此書則朱子之學自十五六時扣僧

談禪以來至此而一變矣語類有一條與是書相
出入謹以並列於此

語類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

謂禪也 一日

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
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
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
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
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

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鏤漏百出

能靈

謹按語類此條又可見朱子之得力於延平

先生者也所謂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者卽上條答汪書內所謂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是也是時朱子年三十四其云一二年來

者蓋三十二三時也自十五六至三十二三而始

覺禪學罅漏百出故其明年甲申歲答李伯諫及

汪尚書書皆是指其罅漏處顧何以至四十以後

於答薛士龍書內又有馳心空妙之域二十餘年

之悔也歟大抵罅漏猶易見而其精深處乃直相

似而難辨也如楞嚴下半部便見罅漏其上半數

如史遷所謂宿學難自解免也卷愈入愈微自非此理十分透熟即

他佛說得相似近年方看得分曉則難分曉處又

不在此罅漏之迹矣學者正須於明年甲申以後

壬辰癸巳以前得朱子仍自悔為空妙之域者庶

幾見朱子晚年之學爲繼往開來顛撲不破之理
歟

才二 齊 趙 三

六 一

四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二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甲申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有祭文及李先生行狀

能靈

謹按行狀之作在此年蓋早年之說也說見

後

力辨學術 見於答李伯諫書及答汪尚書江元適書

能靈

謹按延平在時云極能指其差誤於答汪尚

書第二書則自謂心獨有所自安而不復求之外

學至是答李伯諫書始力加辨晰而言之愈決矣理

固自有漸也

答李伯謙書曰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
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
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
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
然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
力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
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
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
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本註甲申然分條辨論今摘錄此
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
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
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
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
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城
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
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
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處

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
耳毋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
究寧煩無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
存久自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矩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
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
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

文集本註
甲申十月初

能靈
謹按此書之說乃全關外學廓然一悟之失

也所謂此二而彼二此實而彼虛者大意亦已盡之矣然細考其間尚不能無得失而實皆從延平先生之說而來其得處則所謂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者蓋延平之教理不患其不一而所難者分之殊是也其失處則不分酬酢之際獨屬已發之用而云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蓋延平之教謂本源體用兼舉又謂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且謂用處如何昭合渾然體用無間是也今以朱子晚年定說考之則酬酢之際當屬已發之用而未酬酢之前當屬未發之體今但曰酬酢之際體用

渾然則是體用不分兩時而特於發用之際隱然常有未發之全體存於其間也蓋中和舊說之說已根於此矣

或問酬酢之際如應此一事則止是於吾心全體之中分出一事之理以應之所謂理之發而屬用者也非其體之全也然方其發時感而遂通既非擬議之所及矣且隨事泛應各出而不窮焉又豈臨時杜撰之所有乎是必有渾然全體者常存於其間以爲大本焉其體無時而不存斯其用無時而或竭是故體與用必不可分兩時也今獨以酬

醉之際屬已發之用而以未酬酢之前屬未發之
體則方其酬酢乎此一事也彼所爲渾然全體以
爲萬事之本者至此將安往乎曰不然未發之前
渾然之中固已具夫萬事之條理矣已發之際則
卽此渾然全體之中分屬此一事之條理以應之
此非遂與渾然之全體離而相失也譬之一身焉
未應用之前其爲渾然全體者固無所偏屬矣及
其目有所視也則耳之神亦注乎目而手與足皆
爲目用焉其手有所持也則足之力亦從乎手而
耳與目又皆爲手用焉是故用發於親親之愛則

敬亦行於親矣用發於長長之敬則愛亦行於長矣蓋已發之後一理爲主則衆理卽畢從之不得謂其體之全者至此而遂亡也且理更有以相反而見其存者如喜樂之時可謂無怒與哀矣顧其所以爲喜爲樂者亦卽此怒哀者而反用之耳豈得謂怒哀之體至喜樂之時而遂亡乎又豈得謂別有一喜怒哀樂渾然之全體雖其喜樂方發而彼全體者自未發乎是故用主乎仁則義亦在仁中天下原無不義之仁也用主乎義則仁亦在義中天下原無不仁之義也何者分雖殊而理目一

故也其用之偏主者分之殊也其體之渾全者理之一也惟其理之一而千條萬派皆統於一而無二理也此其體之所以無不全也惟其分之殊而千條萬派不可淆亂而各有殊分也此其用之所以偏有所主也且惟其理之一也故一事之理發用則衆理不錯出而畢向於一也已向於一則亦自當從其所主而不復兼主卽不害其爲分之殊矣如愛主於親親則凡其敬親者亦皆爲愛中之敬矣敬主於長長則凡其愛兄者亦皆爲敬中之愛矣卽如耳之從乎目則不得謂目視左而耳且

聽右耳目將有並用也抑不獨此也凡此體此用之所以分者亦第惟其理之一而分之殊故耳蓋未發之體卽此已發者之存而已發之用卽此未發者之著此所謂理之一也但體用雖一理而其分又自殊焉故未發之前以其一無所向也則渾然而全具已發之後以其偏有所主也則判然而各殊此則性情之所以分而仍非有兩物者也如謂發用之後旣已條分派別判然而各殊矣而其體之渾然者仍自渾然而不分則是已發之理特此全體未發者之聲影緒餘而其見於酬酢之際

者亦皆非所性中存之實矣况卽此全體者之渾然而終不變則是用雖紛然而其體仍自寂然也豈不異於晚年分別體立用行之說哉是故體用之辨不明用必歸於幻而無實以其非卽體之所發現故也體必入於寂而常空以其非卽用之所蘊藏故也如此展轉之間必將馳心空妙之域而不自知矣此朱子早年所以雖已力闢外學之誤而四十以後仍不免馳心空妙之悔而自謂其因彼說相似遂至於鶻突者也千古學術之界其所爭有毫釐千里之異者蓋以此而已矣

或曰親親長長之大處固是一理發而衆理卽畢從之矣若夫暫而乍見之所感微而動容之所中其於此理之應亦僅得見其端倪耳豈可謂衆理皆向於此一處乎曰感有淺深事有久暫則理之應者亦因之而爲微爲顯之不同焉然皆卽此全體者之端倪也以其事之大者言之則固如愚所謂目有所視而四體畢從之矣以其事之小者言之則又當如東坡所謂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者不妨借喻以見端倪之不離乎全體也但其各有所當則偏主於一而自是條理

之分見者耳此亦如杜甫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方其仰看時豈不四體畢從乎仰然已錯
應人矣可見發用之偏而必不能兼營也要之一
動一靜一偏一全此卽體用之所以分而確然不
入於空幻者也

附錄朱子體用定說

答呂伯恭別紙曰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
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
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
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處認得

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

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說分別未發為體已發為用與章句

合乃癸巳以後定說也下條同此

又答徐彥章曰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

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

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

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

用之分哉

文集

能靈

謹按併體與用合而言之本不見於吾儒經

傳然有時言體有時言用亦可互見也彼立體用之說者而實有卽體卽用之意則有如所謂用而常空空而常用者於空用皆着個常字便是不分兩時矣朱子所謂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殆正與相混亦癸巳所聞自謂鶻突者也必如此附錄二條定說則物理之固然始分明不可易矣

文集答江元適三書其詞意與此答汪書相出入而其首篇中幅論及奏劄流傳云云正在召對垂拱之後是爲此年也謹採其畧並載於此

答江元適第一書曰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

及人以先生君子之餘教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
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
始知所向之大方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
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無偏
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
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以高明中庸無異體
故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全與上條答汪書同意顧此書旣
云前此之出入者十餘年矣其後答薛士龍書年
已四十餘又謂馳心空妙之境者二十餘年是此

時雖已力闢空妙然尚有涉於空妙而不自覺者也竊謂此病便是體用渾然一句爲之根蓋體用旣不分兩時則時時皆見其發用雖物理差別處無過不及處皆覺得是活動處而心之與理難於分別矣觀後此諸說自可見也

又按此書及下答元適書其通體說理雖云無過不及有是非可否處然皆看得有流動不息之意蓋正不脫壬午書中所謂天理流動之機於一機字內見此理也此便是心與理不分明處學者讀朱子文集正須於此等處辨其爲早年之說耳近

見當湖陸氏於此書及下一書中摘取一二處揭

而書之於讀朱隨筆殆考之不詳也謹識於此以

爲讀朱子者告焉

晚年心理定說見戊子歲

再答江元適書曰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

具乎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

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

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第而一以貫通

無分畧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

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而自得之然後爲至

文集

三答江元適書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月之間

而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
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
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
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三書中第一書云高明中庸無異體

第二書云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是非審可否
由是精義八神以致其用第三書云大端全體卽
所謂仁其定位不易不可差謬處卽所謂義此皆
與晚年定說大致相同也特後來益加精審耳惟
其第一書有體用渾然句第二書有無分段無時

方三... 卷之三
節句第三書有流行發用無一息之不然句此則
與晚年之說不同矣然細玩三書實同一意蓋惟
無一息之不流行則卽以爲無一息之不發用旣
無一息之不發用則本體便在發用之中而更無
獨立之時故曰體用渾然又曰無分段無時節也
若以後此定說考之則發用處固是流行然流行
豈專屬已發耶惟其一發而一未發斯卽一動一
靜而不已焉此流行之說也今以流行發用合併
言之卽與太極通書解義諸說不同矣

又按前壬午書中謂理一分殊一句全在本體未

發時看其所謂未發者原只指未著人工工夫
便雖動處亦看作未發今則因動處未免看來是
發用了故又稍變延平之說以爲無一息之不發
用而特於發用之中則時時見有未嘗發之本體
存焉蓋已漸入於中和舊說之解矣自是以後說
已發處皆只在流動處看而不專屬人力工夫矣
然其所謂未發者則仍是延平不見不聞無形聲
可接之意固非章句之所謂未發也若如章句之
說則體用已判爲兩時而不得謂之渾然矣
延平動而
生陽難作已發看則發字作有形看朱子壬午書
中遂將發用作工夫看此處又將發用作自然看

稍與延平異但謂無一息不發用則入於中和舊說矣由是看未發者即在發用之中體用同時亦依然延平之意也

又答柯國材書曰近衢州有一江元適登仕派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嘗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偶然默識試一思之何如又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武學闕尚有三年中間因及

時事考之史與年譜皆在甲申年也書中又引元

適來書云云蓋知答元適三書正在此年矣今試竊論之朱子後此數年嘗有答南軒書於先謙仁體之說深不以爲然也而此則方有取於元適之言其爲得失可知矣其中言仁氣象試按而推之則不頑者其心之虛靈也不任已知者謙退認理也此雖亦是仁者氣象然已覺四德皆包在內矣於仁之界限不清而亦未見心理之別性情之分也試以後此答南軒論仁諸書參之精粗深淺又何如耶

又按書中有云論語比年畧加工夫然亦只是文

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觀此則諸經傳註之功自成論語口義以來蓋積累而為之矣

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

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年譜

乙酉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五月從差監潭州南嶽廟年譜

丙戌三十七歲

作雜學辨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
句訓詁之學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事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能靈

謹按此書之下答叔京數書中及時事皆丙

文集

戊丁亥戊子問事也而此書又在其前當不出乙
酉丙戌之間况味其語意亦當去延平之沒未久
也因繫於此

節齋蔡氏作朱子像贊曰文公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

中節云云又曰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者必於此而求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說在程子時原但屬之於靜即

今章句所本是也故龜山承之亦只主靜說耳至延平先生之教始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則動靜皆在未發之內矣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其與延平之意不遠可見也朱子於己丑之春已變其說而又於壬辰歲序之以爲戒固未嘗以之立教也然龜山之說雖以靜爲未發而嘗有未發之前體

所謂中之語及延平行狀中有驗未發時氣象之語朱子晚年皆論其失今語類文集可考也又何嘗以此教人即節齋親受業於朱子之門第弗深考遽引此早年答何叔京書以爲朱子教人宗旨豈不貽誤後學耶

又按甲申書中猶謂不離乎事物之間辨其是非審其可否而此書乃遽云但求之大本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是此時中間又畧一小變也然此病朱子於下條答書已自言之着未發氣象雖受之延平然延平嘗令着意分殊處故甲申書猶不失其意此却單向理一上用工夫

謹附朱子定說

附答胡季隨書曰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

發矣

文集

附語類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此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能靈

謹按此段云李先生下工夫處亦是有此子偏以下抑揚其詞亦終是恐人於此作病耳豈肯以此爲教人宗旨耶

又附語類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前所謂寂然不動也然朱子嘗謂此時亦不恁困則此心本體之明固未嘗或息

而天下之大本卽於此存焉但念慮有不生耳若
於此下體認字則未免便是已發而未發者不可
見矣於是遂以爲時時皆已發而已發之中時時
自有其未嘗發者焉此蓋延平不以動而生陽屬
已發而朱子自是以後相沿至於中和舊說之論
也

又答何叔京書曰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
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
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
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究亦

未能一蹴而造其域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有近年南北交兵語事在甲申
十月若乙酉以後已講和矣今不云去年而云近
年亦當爲丙戌之書也此書之下又一書云歲前
報葉魏登庸此正丙戌年事而謂之歲前當是丁
亥開歲之書矣下書作於丁亥益知此書爲丙戌
也其間以未發已發合併言之已漸近中和舊說
之論然味其通體之意卽後來姚江固亦不出於
此旨矣

丁亥三十八歲

答何叔京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曰夫其心儼然常
 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夫豈足以亂吾之知
 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
 心泰然有以應萬物之求而何躁妄之有哉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歲前報葉魏登庸當爲丁亥

歲首之書也大意亦不出丙戌之論其中幅有云

遺說所疑重蒙鑄諭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

之說併以求教其下卽有一書首云昨承遺說及

後八篇云云則是一時之書矣其書分十餘條今

謹摘一條於後

其一條曰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未發之時則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

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一條卽中和舊說之論也但彼則言之愈暢而意愈決耳

七月爲張仲隆記其讀通鑑之室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

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言則分闕以覺爲仁矣所云卽吾

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亦與前答何叔京書所謂執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者語意相合也而其源則從延平先生引上蔡仁是知覺了了之說來其後壬辰歲答張欽夫書乃力言以覺爲仁之非此尤不可不考也要之仁是生理覺是生氣是一是二其辨甚微謂覺不離仁則可謂仁屬於覺則不可也論語言仁曰仁者樂山曰仁者靜壽曰仁不能守之曰剛毅木納近仁易曰安土敦乎仁此皆不可以覺爲仁之明証也朱子後來嘗以此意辨之矣此時則方以仁屬之於覺也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

棧

於潭州范伯崇

德念

林擇之

用

中侍行

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

能相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

有南嶽遊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抽繹心事兩

編濂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

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是行也道經昭武謁端明黃通老中於其家端明端莊

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

子之列其敬慕如此

年譜

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

俊卿

劉

琪

薦也

年譜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戊子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時盜發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畱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年譜

編次二程遺書 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年譜

省劄屢促就職固辭 時太學錄魏揆之以論會覲去國遂立辭

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以上年譜

答何叔京書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闕鎖重重未知何日

透得盡耳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之末正言戊子年事觀此則可見

朱子遜志時敏之功不敢自是之意矣假令於此

時自矜獨得而不復求之則晚年精義入神博約

兩盡之功豈復得見也哉

又答何叔京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

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端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
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曰所諭多
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
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乖離如所謂因諸
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
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鑑耶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築揚州城亦戊子年也

文集

學菑通辨曰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
王陽明指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
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

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識
面何得爲晚合何得爲晚年定論耶顛倒誣罔莫斯
爲甚

又答何叔京書曰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
乎又曰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在上言築城一書之後下言賑饑

一書之前亦戊子年也旣曰性心只是體用又曰
心者體用周流則分明以心爲性矣語類曰口是
體說話處是用又曰不成香爇是火箸之體火箸
是香爇之用蓋言體用本是一物故也明儒羅整

庵雖力闢心學然猶不免以心爲性之用是亦朱子早年之見也今以程朱定說推之則性卽理也心則氣之精爽也故性之用爲情情之體爲性此獨指理而言也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此則指氣而言也心靜則性之爲體者以立焉心動則情之爲用者以行焉是故性之體用常乘乎心之體用以爲體用也非謂性爲心之體而心爲性之用也大抵學者雖知性之爲理却疑理則道體無爲不可以用字加之而理之用時又只在心之知覺中見則似只爲知覺之妙耳今附錄朱子心性理

氣體用定說以明之

附答楊子直書曰某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未當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

文集下同

附答姜叔權書曰性與心字所主不同如邵子謂心者性之邪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附答徐子容書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

能靈謹按以上即章句集註太極解義之說乃為

卷之二 卷之二
定說也而心性之分可見矣蓋性惟是理則毫釐
不容紊故必有學問思辨之功若心則只是人之
神明耳自不假書冊言語也今既以心爲性於是
又有下條之說

又答何叔京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
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
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
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
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學部通辨曰此書首言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工
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
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所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
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
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
叔京墓誌

陽明何得指爲晚

年哉

附錄朱子晚年論學定說答項平父書曰大抵人之
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
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未嘗教人專守此心
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大學章句一本漫徃則當是

大學章句已成之後乃為定說也與是歲所謂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者誠判然不同矣蓋自丙戌答何叔京書至此皆有緝見聞書冊之意皆執

此一意而不變也惟中和舊說則云致知格物工夫自是始有所施又似稍變其說者故愚嘗以爲中和舊說以心爲性雖不脫前此數年之見且或從而甚之然於此稍變處又竊疑其或在此歲之末也故以編於此書之後云

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一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其暫而休息未與物接之時爲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
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
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兀感之而通觸之
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
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
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
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
隨處發現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誘之私
所能壅遏而牴牾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
良心萌蘖亦未嘗不發現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

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文集朱子自註此篇曰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能靈

謹按此下三書皆卽所謂中和舊說也據朱

子自序中和舊說則此書作於己丑之前而丁亥

往見南軒之後也故於丁亥歲答何叔京夜氣一

條謂未發不專在夢寐間者已有此意但彼書語

意猶疑而未決惟至此則言之始暢而持之始決

卽朱子序中亦謂其自此不復有疑也又上條錄

是歲答何叔京書亦云曉然無疑又云日用之間

身之... 卷之二
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正與此書所說不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天理本然不少停息者同一意也今列於此證據甚明云

又按朱子於辛巳歲嘗以動而生陽爲已發處是必以靜而生陰爲未發處矣循此而求之則動靜體用條理固自分明惟延平先生之說獨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且於朱子所謂在本體未發時看者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看則體用不分兩時而特以可見者爲已發不可見者爲未發矣朱子因之於已發遂有兩說焉始但從用工夫上看爲已

發既乃從靜中之動魂交而夢上亦看爲已發遂
覺時時皆已發而絕無靜而未發之時矣夫安得
不以未發者獨屬之不可見之地耶未發之體朱
子前此雖未明言然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則
猶覺是有物流行不息者特不可見耳雖不可見
而此物既流行不息亦尚未遽斷之以爲寂然不
動也至於此書則又非獨以爲不可見而已且謂
萬起萬滅之中此流行之全體常自見其寂然焉
於是已發者一邊發而未發者一邊未發已發者
自時時發動而未發者自時時不動其與後來解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之旨分別體立用行之說不同矣蓋愈推而愈深乃愈細而愈誤此朱子所以卒自悔其馳心空妙之域者乎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二曰前書所扣正恐未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隔斷絕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又曰向見所著中庸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

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
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何如細玩中庸只消
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
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耳

文集朱子自註曰此書所論尤乘戾

能靈

謹按前書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

之本體未嘗不寂然則是寂然者原不起不滅而
起滅之中却自有其不起不滅者存也故曰認爲
兩物此書乃以方往方來論之蓋謂方往者已發
也方來者卽未發也以其時時來便是時時未往

也故曰常有未行乎用之性又曰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而此個未發底隱然未往而無形聲可接則亦卽所謂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如此則打成一物矣然如此愈覺無涵蓄安息之時矣故曰所論尤乖戾要之只是從不息之機上認來認去便成此病其大意固不出延平先生動而生陽俱看入未發之旨也朱子序此書固曰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其所未言者或不遠矣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三曰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現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

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
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
不待安排徃徃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
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工夫自是其所施
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
物流行發用無容間息據其已發而指其未發者則已
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
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
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

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
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文集

能靈

謹按前書云發者方往未發者方來而此書

云發者人心未發者皆其性則是心性之別只在
前後往來之間見之而又統名之曰天機活物是
明明以心爲性矣况人心亦自有靜定之時今求
之太過翻覺滾滾不得靜故又有下一書之說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四曰大抵目前所見累書
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個太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

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屢蒙
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工夫處蓋只見
得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
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倚泊蓋其所見一向如
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
雍容之意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
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個安宅正是
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
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徃
方來之說正是手茫脚亂無着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

是亦可笑矣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又於前書所論方往方來之中特見一個主宰知覺處要之只主知覺也然方往方來一書雖云只見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圓為大化所驅無立脚處然於丁亥歲答何叔京書所謂其心儼然有事之云則固嘗從心上立脚下工夫矣蓋此時議論之不定如此

又答石子重書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

說個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儻侗非
聖門求仁之學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去秋走長沙即丁亥秋訪南

軒於潭州事也則此書當在戊子矣大化二句即
前答張書之說可知答張諸書所謂中和舊說者
在戊子作此書之前也但其或出丁亥初歸之後
或即作於戊子即無可證耳要之相去未久也

巳丑四十歲

春始易中和舊說

能靈

謹按此爲朱子進學大節目故謹書之然實

據朱子所自作中和舊說序也其序作於後三年
壬辰而實追論是歲己丑之學故載於是歲之下
但其間亦特未發已發條理初分耳若夫心性之
辨則猶在壬辰癸巳之間云

朱子中和舊說序曰余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
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
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
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
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
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

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
程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
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
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
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
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
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
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
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悞以至於此
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

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舊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知所戒也

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新安朱某

仲晦云

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序則延平已沒始訪問張欽夫而告以所聞又未之省也退而沉思始有人生莫非已發而其未發者特未嘗發之論即所與張往還諸書題曰中和舊說者是也又云早歲受中庸於延平求未發之旨末復云恨不奉而質諸李氏之門但以其所已言者推之即知其所未言者不遠矣則中和舊說固爲延平先生之意也然朱子乃

重以爲戒如此學者其可不深考乎又云乾道己丑之春爲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忽而自疑則舊說之變實在己丑歲也而朱子年已四十矣但己丑雖已變舊說而仍有未盡處殆至癸巳以後其說始爲無病云

又按朱子旣作此序以訂中和舊說之誤矣其後丙申歲朱子年四十有七又嘗於讀列子時偶記一條追悔己丑以前之學而重以爲戒者正當與此序並看也

觀列子偶記日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

此文
集

能靈

謹按中和舊說序所謂未嘗發者實卽列子未嘗終未嘗有之說而彼書所謂覺性不動常自寂滅者正此旨也朱子特記之以自識其誤而兼爲學者戒焉此亦可見明季諸人皆掇拾朱子之所棄也

又按是歲己丑始分未發已發條理今考文集答林澤之有一書正是未發已發初分之說其文甚

明宜繫於此

答林澤之曰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向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字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旨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文集

能靈

謹按中庸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其字指喜怒哀樂之情蓋性情本一物特以其未發則靜而為體者正所以別之為性也今此書云未發時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則與章句異矣又謂已發時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乃以心性交互言之而下文即單承心字以為通貫已發未發一動一靜之全體是混心於性也心性之實豈能無差乎然乃自謂未有差又可知此僅為初分未發已發條理之言而心性之辨蓋猶有待也愚故曰在壬辰癸巳之間文集中尚有未發已

發說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與此書同

一初分條理之言今不具錄

八月省劄復促行會九月丁母祝孺人憂乃止

年譜

庚寅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之寒泉塢自爲壙記朱子於

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敵已以上則拜之

是歲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

歸奠於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定爲喪祭禮又

推之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大更

定云

七月遷葬父肅齋先生墓作遷墓記云府君將歿欲葬
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寔其里靈苑院側時某幼未
更事卜地不祥旣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
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鷺子峯下後至慶元間再遷
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爲銘矣

以上
年譜

辛卯四十二歲

創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 朱子所居里每歲春夏
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搆變遂因前
貸郡米創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
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

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十二月服闋

以上年譜

是歲作知言疑義

知言五峯胡氏書也朱子與南軒

張氏東蓬呂氏同著疑義

答呂伯恭書曰陰陽動靜之說竟未了然何耶今以來

論所引者推明之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

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

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

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

是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知

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正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爲中正仁義之用不亦矛盾

祝稅之甚乎

文集

能靈謹按文集中答呂伯恭書其首八篇無可考

自論欽夫去國一書以下凡數十篇皆有事跡及冬春時序可按以稽其歲月而欽夫去國事在辛卯之歲此書適在其前故當繫於辛卯也又按朱子議論早晚皆有次第其始但泛就體用上說其

次乃就中庸未發已發上說然皆條理未分也自

已丑春間始分未發已發條理而猶謂未發不可

謂之性又其次始以性情分動靜而別體用見於

答張欽夫書矣然尚未向陰陽上說也至此書始

漸向周子動靜陰陽上說不惟以性情分陰陽而

又以中正仁義分陰陽矣但其解中正仁義却與

癸巳所解太極圖說不同謹錄於此以見其所見

之與年俱進也

答張欽夫性情分動靜書未錄

又答呂伯恭書曰工夫易簡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

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

文集

壬辰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集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精義後改今名

四月有肯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能靈

謹按年譜據序繫綱目之成在是歲然此後

正復修改故乙未鷺湖會後答呂伯恭書曰綱目草藁畧具蓋朱子著述皆於成後不輟修改也

西銘解義成

八月名臣言行錄成

以上年譜

作仁說

答張欽夫書曰在中之說來論說得道性未嘗相離此
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畧某所未曉
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
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
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個恰
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
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在矣但能
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
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

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之分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此書文集朱子自註壬辰冬

能靈

謹按此書謂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

於外此愚所據以爲用卽體之現者也體既現於用中則方其用時豈得謂更有渾然之全體雖已發而仍未發如所謂常挾以相隨者乎以此言之

則體用之各分一時愈明矣分之則用卽體之現
而用皆所性之實也體卽用之藏而體亦非洞然
無物卽非條理不具者也但用時各有所主如愚
所謂目之視則百體之神皆從乎目而不雜出雖
其全體者不相離而要不可害其爲分之殊也

又按此書謂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卽漂蕩淪胥
而不知其所存此亦非實有一物忽然而漂蕩也
蓋所中之節卽理之無過不及者也過與不及卽
不中其節矣不中其節則節亡矣此所謂漂蕩淪
胥也是故能反之則又卽此而枉焉

又按中和舊說序作於是歲八月而此書朱子自註壬辰冬大抵當時特自記其年月者蓋以紀其議論之一進也如甲申答李伯諫書亦自註年月而延平答問於李先生來書及朱子問之者皆謹書年月正以明其爲早歲之所聞與其學之所到也後人徃徃忽之則朱子垂教之心遂隱矣愚是以表而出之焉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

別有包四者之心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
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
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
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現處方下愛字則是但
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 又曰仁
但主於愛若其差等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
則各有所主而不相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禮與智
皆無所用矣又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
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

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
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旨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
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見其以公爲遠仁便謂直
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
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
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
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
非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
仁體也 又曰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
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且不能有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愛乎 又曰謂仁者
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
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言知所羞惡辭讓
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
此也 又曰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
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
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
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

文集

能謹按癸巳歲答呂伯恭書中云仁字之說欽

夫得書云已無疑矣然則以上諸書宜在癸巳前

一歲以繫於是歲壬辰也蓋當時朱子既作仁
說又因張之疑而與之徃復皆所謂仁字之說也
其剖晰之精詳者如此此張之所以無疑也夫學
者試參觀前歲朱子與延平先生論仁書及答柯
國材諸書言仁之說則其淺深疎密誠大有逕庭
矣

又按是歲朱子議論乃爲切近的當然考其早歲
講學自延平先生沒後獨與南軒張氏復徃爲多
其間多有不遽合處而朱子於張之言必痛駁其
失一字不肯放過張卒亦徃徃從之此可見聖賢

之心以義理爲公初無嫌疑繫吝之私也其後朱
張三子並入聖賢之域豈不宜哉

癸巳四十四歲

二月朔作敬箴又作六先生贊

文集

能靈

謹按敬箴見工夫之要六先生贊見識議之

精此皆前此之所未及而後此之所莫能易也自
是則守有定而愈純知有定而愈密云爾

三月省劄促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

前除樞密院

修屢召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孝宗曰朱某安貧
也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朱子以改秩昇祠皆朝廷進
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
私義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

以上
年譜

答薛士龍書曰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
先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
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庶幾銖積寸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下段叙免喪辭召事正在壬辰以

後而以答呂伯恭書中事迹考其書之作於癸巳歲而又言及薛士龍者有三書焉其一云薛湖州昨日得書下一書云士龍無因緣相見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未知收得否則卽此書也又下一書云聞士龍物故可駭可嘆則是答薛諸書皆不出於此年矣蓋朱子方與士龍通書而士龍遽卒也

廖德明錄癸巳所聞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符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

能靈

謹按廖子晦乃朱子門人記其癸巳歲所聞於朱子之語也記稱二三年前者應指庚寅辛卯之歲也是時朱子年四十一二矣蓋尚未免鶻突也考朱子於己丑春己分未發已發條理又歷庚寅辛卯至於壬辰然後西銘解義成而於理一分殊之辨洞然矣然太極通書二者尤爲奧杳則又歷癸巳四月而二書之解始成於是精密詳審而無復遺憾故論朱子之學者當以壬辰癸巳以後

之說斷爲終身定論也讀朱子之書者亦自當以不合於西銘太極通書之說者斷爲早年之論明矣顧學蒞通辨但以朱子四十歲爲斷近日當湖陸氏又以壬辰爲始分未發已發之年恐皆有所未盡也自此而後則但有愈精愈密愈純熟而愈簡潔者蓋無復向時異同之說矣

又按廖氏所記時繫之癸巳者正以明夫是歲之當爲定論也

又按朱子進學次第分明可考而不可不詳考者至是蓋已粗畢矣以後但據年譜錄其事蹟以備

朱子全觀云

<p>朱子全觀云</p>																				
<p>朱子全觀云</p>																				
<p>朱子全觀云</p>																				
<p>朱子全觀云</p>																				
<p>朱子全觀云</p>																				
<p>朱子全觀云</p>																				

三ノ宮

三ノ宮

三ノ宮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三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

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屢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一月何叔京卒除夕答呂伯恭書云爲欽夫作修舜

廟碑文又云欲修鄉約鄉儀及冠昏喪際之儀

二年乙未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氏伯恭

祖謙

來訪編次近思錄成

呂自

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子二程子張子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守
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金溪陸氏子壽九齡其弟象山陸子靜九淵偕東萊會
於鵞湖東萊歸朱子送之信州之鵞湖寺江西二陸
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焉陸子壽
有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
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詩墟

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
石崇成泰嶽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
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和詩德義風流
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
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
罷

七月成晦菴於蘆峯之雲谷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

二月如婺源省墓 蔡季通 元定 從旣至婺源宰張漢

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敬齋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是除朱子答韓尚書書云某狷介之性矯揉萬分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

誦遺經叅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
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
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文集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遂有是命

年譜

十一月十三日劉氏令人卒

年譜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

二月葬劉氏令人於建陽縣嘉禾里石唐大林谷名其

亭曰萃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順寧

年譜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

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

正矣

年譜

十月周易本義成 朱子答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

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

文集

詩經集傳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

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爲主而訂

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年譜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

劇暑答東萊曰近看論孟等書儘有平高就低處

文集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降旨疾速之任 宰相史浩

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

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十月丐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

十二月又趣疾速之任

以上俱年譜

六年己亥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 東萊屢書勉行南軒

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

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

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

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

年譜

陸氏 九齡 來訪 年譜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 初到軍首下
教三條其一延訪民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二
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豐饜
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 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某
蒙恩假守卑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勵風俗非
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
宮以二程先生配焉又以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
陳了齋別爲一堂祀之乃旌表孝子熊仁瞻之門三先生祠

南軒張氏記五賢
堂延之尤氏記

六月奏乞蠲減屋子縣稅錢 屬邑屋子土瘠賦重疏
乞蠲免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
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時李勃故址榛廢
已久朱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
於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又
捐俸買書以益之並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屬
鄉宦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每暇輟一至諸生從
而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乃立五教之目為學 並脩

身處事接物之要俾學者規守之尤致意於明誠敬義
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
道其間稍假之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書院東萊
呂氏記

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廟在都昌縣祀晉侍中大

尉長沙陶威公侃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據縣稅戶董翌

等狀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

以上俱
年譜

朱子嘗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作

了語
錄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
朱子屢爲文祭之及爲作神道碑

申減屬縣科紐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

四月應詔上封事

以疾請祠不報 時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上薦朱

子甚力

大脩荒政 時值南康軍屬星子都昌建昌至秋大旱
失收朱子竭力措置爲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
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卽推廣爲奏乞降
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

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
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貳萬
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
米充庫糧備賑濟又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郡濱大
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免
於饑并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
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缺食甚者先加賙給比
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闔本軍稅租苗米四萬
七千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
數既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十一月作臥龍菴 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祀諸葛

武侯像於堂而別起亭於臥龍潭上書武侯制表中宏

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亭楹

皆捐俸為之而囑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

預焉朱子自為記以上俱年譜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現任寄居指使添差監

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

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

悉令起赴場就糶餼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令賑濟

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糴皆濟半月都昌無米
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週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
民老幼三十餘萬丁口其施設次第人爭錄傳以爲法
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
得行其志民無流離之患

二月陸氏

九淵

來訪

陸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陸氏以君
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
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
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

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
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 南康任將滿廟堂
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是命

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 原有南康任滿奏事之旨因
奏本職四事

閏三月去郡東歸 朱子治南康郡視民如傷至姦豪
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
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

諸生說太極圖

是月十九日至家

以上俱
年譜

答東萊曰道間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脩定
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
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哉

又一書曰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頽惰無提撕警策
之益旦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稍自益

耳

以上
文集

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閣辭 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
有是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

呂東萊訃至為位哭之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先是王淮為相問侍讀

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 萬里曰人才 淮因問其人即

疏朱子以下六十八人會浙東荐饑上軫宸慮淮遂薦

朱子因拜命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前納粟人未推賞乞

奏事

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專延和殿 奏疏內條陳救荒之策畫

為七事以上

十二月視事於西典 朱子初授命即移書他郡招募

海商販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
糶更不裁減至是海艘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鈎訪
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
按歷始於會稽詣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
問存恤不遺餘力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
自齎以行秋毫不煩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
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
去者若衢州守臣李嶧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由是
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而尤以戢盜
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

活不可勝計有短朱子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宰相王
熹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冬以社倉法奉詔頒行於諸路 初條陳荒政入奏時
請推行崇安社倉之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
發有應時爲之者以上俱
年譜

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隸荒事宜 以浙東荒政拯救事宜列爲九
條並乞借撥官倉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
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有詔捕蝗復上奏狀 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

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爲取
糴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復上宰相書極言民之與
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倘民散國危則措身
無所矣

條奏諸州利病 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減歲額然
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
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
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差役之法請令民均出
義田罷去役首免排設次官差保正副長輸收義田仍
令上戶兼克戶長沿海四川鹽法乞取會福建下四川

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為經久之計焉

毀秦檜祠 祠在永嘉學移文毀之

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是月行部將由台

趨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

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眾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

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

劾之仍送紹興鞠實宰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為奏仲友

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西無礙官體

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六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語

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隙故他無鑄削
止罷江西新任時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

獎賑濟之勞也未子以爲徒費

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

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

雖已罷其新任而跟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

誅豈敢冒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朱子初聞江西

之命卽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所除官乃填唐

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及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則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今來所除仍可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風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仇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力辭新任職名仍請祠 極言昨來所按賍吏

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註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大府丞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子欲沮之因以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時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皆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年譜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是命。朱子初守南康再使浙東即有以身徇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衆甚。以上俱年譜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

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之言務收歛疑
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
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
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

孫應時

輩言之
以上俱
年譜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觀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年譜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 朱子旣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
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示初學

八月孝經刊誤成

以上俱年譜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四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時上諭宰執朱熹久閒可

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其所長故

有是命

以上俱年譜

十五年戊午五十九歲

五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會宰臣王淮罷政周必大為

相薦之及入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令
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獎諭甚渥因再三辭謝
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前
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西銘不合至是迫以供
職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翌日栗遂疏朱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餘緒爲浮誕宗主謂之
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
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
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

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所以
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
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
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効舉厥罪惟均望將
熹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故事無以待郎劾本部
郎者滿朝皆駭異之於是足疾請祠上曰林栗言似
過當丞相周必大奏曰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
請仍授提刑從

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
朱子既行且疏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
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太常博士葉適上疏
曰考票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而遂
忘其欺耳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
者輒以道學歸之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
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言橫生良
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
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
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狠愎自用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爲僞最人之所惡聞遂出栗知泉州詔
朱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
可卽速之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是
職

九月復召辭 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爲兩
罷之策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辭以爲遷官進職
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
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六月入奏事迫於疾
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准具封事以聞

至是趣入對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人夜漏下
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翌日除主晉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時上感其

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爲燕翼謀也朱子因密草奏
疏凡十事將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力辭新
命不果上

是歲四月象山貽書十一月朱子答書辨無極

能靈 謹按朱子文集答陸氏無極之辨在是歲朱

子年垂六十而議論不合如此王陽明等早異晚
同之說誣矣學菑通辨於朱陸異同言之已詳今

不復爲之辨也但此係要節年譜反刪去今特著
之云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辭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尊孝宗爲壽皇聖帝退居重

華宮

是月甲子序大學章句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二書定著已久猶時竄改至

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著學庸或問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

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 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

事朱子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以光宗初政再

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

四月之漳州任 見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

父母喪不服衰經者朱子首下教令述古今禮律以開

論之又取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
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
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
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
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又教習
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
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
成精技又熟聞知錄趙師慮之爲人試之政事尤得其
實遂首舉之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詔等
以褒其直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
四百萬緡

奉行經界法

初朱子爲同安簿時已知經界之害會

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至是卽加訪問講求纖悉
畢寃以至弓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
朝及宣德意勝之通衢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土居豪
右兼併侵漁者以爲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有是
奏亟啓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法後竟有沮之
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詞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 各著爲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云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語錄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

二月與趙帥汝愚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脩撰主官南宮鴻慶宮任便居住 正月長子壘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行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 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
詔褒許難以復受故再辭焉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
風俗爲先務葺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
辭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 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

使節事不相關可卽速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頽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争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

正月再辭

二月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是冬使者至金

還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
有是除朱子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不允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

正月再辭 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毋執謙
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

熾遂拜命

五月始之鎮 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填擁長
沙士子夙知向學四方雲集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
士俗懽動

洞僚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 徃人蒲來矢出省地作
擾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爲可招斯以某日不
俘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千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
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
三宮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劉樞密及南軒先生之舊人

而廢陞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
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
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晷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
之學懇惻周至

奉請飛虎軍諱本路節制從之 以本路別無軍馬惟
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遣諫襄陽不便故以為請
六月申乞歸田不允 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
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申
省乞歸田里

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黃裳為嘉王府翊

善自以學不及朱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
爲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
此難合反爲累耳上在潛邸聞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
官至是趙汝愚首薦焉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
禮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
事又苦目眚乃力疾躬爲鉤校刪剔定爲數條頒行巡
內州邑僅畢兩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
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

彥卿

趙民彥卿

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

玠

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朱子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幸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

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
養用人或謬所繫匪輕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
習已有用事者故預爲是言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止饒聞以

內批逐首相

罷左丞相留
正出知建康

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
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
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
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
蓋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辛卯
奏事行宮便殿朱子立朝以辛卯日爲始朱子行至宜春時門人

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

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
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
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絜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
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
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
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
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待制職名不允 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
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
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効涓埃而疾病不支遂
竊待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
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乃拜命

上孝宗壽皇山陵議狀

時趙彥逾

按視山陵謂土肉

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

達吉

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

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

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
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
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故寧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
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
日分講畢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
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
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
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
隱上亦虚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 再辭不允遂拜命

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

乙巳晚時乞介後省看詳封事 時以雷雨之變下詔

求言朱子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

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

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 瑞慶節前一日晚開報來日

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

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後復謂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

各奉慰從之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上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
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慶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
朱子不勝憂慮因講畢乃疏奏四事謂凡此四事皆今
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
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
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于孤危
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已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矣
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朱子進講數
次論及盤銘丹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

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且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劇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矣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辛酉晚進講

請脩嫡孫承重之服 上居壽皇喪有司請於易月之

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子上疏畧曰陛下以世嫡承大
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法當時倉卒不
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後
墜臣竊痛之至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
視事蓋因朱子言也

上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

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時宰

相趙

汝愚

禮官孫

逢吉

等各持所見紛紜不一癸亥當

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
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之

者狀上廟堂不以聞

甲子在告

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宣引入對 朱子上朝祧議狀未聞於廟堂丙寅
得旨來日內引是日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朱子
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
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
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
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會祧
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

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然之
既退卽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更創別廟以
祀四祖矣時相旣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
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恨之朱子與汝愚書謂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
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
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

畧無

脩撰官三員

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
攝所脩前後徃徃不相
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

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編排各具首末
然後類序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
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
討官不從

丙子晚講

是日晚會彭

龜年

出護使客因請畱身申

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袖御批見
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

德謙

遣其內侍王

德謙

封內批付朱子朱子卽附奏謝

仍申省照會遂行中書舍人陳

傅良

起居郎劉

光祖

起

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獮吏音登聞鼓院游

仲鴻給事中樓鑰交章劉之皆不報朱子立朝終於丙子僅四十六日進

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

壬午詔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

不允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入對問所以逐朱熹之

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

帝不聽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

上曰朱熹之言多不可用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為憂

慮辭免職名已徵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

卷二 朱子 龜年

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容佖胄益

得志朱子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汝愚當以厚

賞酌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荷以為

腹心謀事諸人又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

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佖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基間之意由是佖胄之計遂行及

龜年出護使容回而朱子已去國矣即上章攻佖胄云

止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大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

人既而佖胄聲勢益張羣儉附和並疑及丞相視正士

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 初還

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

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 邁刻講義

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竹林精舍成 朱子旣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率諸

生行釋菜禮於先聖後更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正月辭舊職名

三月又辭並不允 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並累申省

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
揮不得再有陳情

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不允

初 侂胄

即欲併逐趙

相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下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

歸 侂胄 矣 侂胄

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

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

肆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學太府寺

丞呂 祖儉

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

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
諫以爲必自賣禍不聽蔡元定入諫亦不聽門人朝奉
郎劉炳請以著决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
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乞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克秘閣脩撰宮祠如故
先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不報自劾待罪乞
鑄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
御詔從之

是歲楚辭集註成 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謫死
於永朱子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

又有辯證及後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

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

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賜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禡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

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門人楊道

夫

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

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時

臺諫皆韓侂

侂

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然

憚清議未敢先發者胡縉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縉不能易也縉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朱子自任專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縉者爲小官時嘗采撫朱子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縉以疏章授之縉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十罪言朱子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殮粗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鵞湖之寺或呈

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魔乞禡熹職罷

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逆別州編管詔落朱子職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

學宰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是歲始脩禮書 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

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

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

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編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

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

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會去國不及
上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

正月別蔡

元定

於寒泉精舍

時郡縣遠捕

元定

甚益

元定色不爲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

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

微視

元定

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

元定

會宿寒泉相與訂正

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

元定

卒於春陵朱子爲哀慟

韓文考異成 是歲元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

作書傳 文集內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 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朱子致仕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則一介弗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

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
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附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游肆市以別其非黨而朱子曰與諸生
講學不休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
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會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
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詔落秘閣脩撰依前官差遣

答李季章書曰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
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

卷之三
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又云舊來諸經說間因講說時有更定

能靈

謹按據此則朱子於諸經說此時猶有更定陽明以集註爲朱子早年之作非其實矣

五年己未七十歲

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兼秘閣脩撰致仕

始用野服見客 坐客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

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正月爲陳氏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爲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爲之贊

三月丙辰朔己未夜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 太極圖西銘二書蓋朱子奉以終身者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詳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沒寧之意深切著明

矣改太學誠意章 先是戊午歲朱子嘗與廖德明帖

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矣至是

日將此章再為定酌午刻疾甚莫能與前言若為之識

甲子朱子卒於考亭滄洲精舍 三月初九日午初刻

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朱子終時自是月丁巳至

甲子蔡沈撰夢奠記甚悉備載於後朱子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云

門人蔡仲默沈撰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

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味道至

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

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脩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巳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

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臚臚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

饌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接藉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

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騰寫又改數字

又脩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

下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臙臘甚脫文之塾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

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

固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式夔孫陳器之

堊賈孫葉味道徐居父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

唯夫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疾

勢一般决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疾兩月餘先生方苦臙

腑然老人氣體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人疾實與先

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

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

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

為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

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嘆

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疾源劉擇之云

卷之三

三

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

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

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

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

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

生搔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搔首沈曰儀禮書

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

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

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

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爛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

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六木皆拔未
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與嗚呼痛哉

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石塘里大林谷

今名嘉禾里

將

葬右正言施

康年

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

喪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論時政得失令守
臣約束然會葬者幾千人禁錮之嚴有所不避焉



ZW 21181808772147

S
Z82-6
17(29)

夕三
夕三
夕三

夕三

夕三